

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3

杂宝藏经 10 卷

[卷第一](#)

[卷第二](#)

[卷第三](#)

[卷第四](#)

[卷第五](#)

[卷第六](#)

[卷第七](#)

[卷第八](#)

[卷第九](#)

[卷第十](#)

No. 203

杂宝藏经卷第一(有九缘)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十奢王缘

王子以肉济父母缘

鹦鹉子供养盲父母缘

弃老国缘

佛于忉利天上为摩耶说法缘

佛说往昔母迦旦遮罗缘

慈童女缘

莲华夫人缘

鹿女夫人缘

(一) 十奢王缘

昔人寿万岁时，有一王，号曰十奢，王阎浮提。王大夫人，生育一子，名曰罗摩。第二夫人，有一子，名曰罗漫。罗摩太子，有大勇武，那罗延力，兼有扇罗，闻声见形，皆能加害，无能当者。时第三夫人，生一子，名婆罗

陀。第四夫人，生一子，字灭怨恶。第三夫人，王甚爱敬，而语之言：「我今于尔，所有财宝都无吝惜，若有所须，随尔所愿。」夫人对言：「我无所求，后有情愿，当更启白。」

时王遇患，命在危憊，即立太子罗摩，代己为王，以帛结发，头着天冠，仪容轨则，如王者法。

时小夫人，瞻视王病，小得瘳差，自恃如此，见于罗摩绍其父位，心生嫉妬，寻启于王求索先愿：「愿以我子为王，废于罗摩。」王闻是语，譬如人噎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「正欲废长，已立为王；正欲不废，先许其愿。」然十奢王，从少己来，未曾违信；又王者之法，法无二语，不负前言。思惟是已，即废罗摩，夺其衣冠。

时弟罗漫，语其兄言：「兄有勇力，兼有扇罗，何以不用，受斯耻辱？」兄答弟言：「违父之愿，不名孝子。然今此母，虽不生我，我父敬待，亦如我母，弟婆罗陀，极为和顺，实无异意。如我今者，虽有大力、扇罗，宁可于父母及弟，所不应作而欲加害。」弟闻其言，即便默然。

时十奢王，即徙二子，远置深山，经十二年，乃听还国。罗摩兄弟，即奉父勅，心无结恨，拜辞父母，远入深山。

时婆罗陀，先在他国，寻召还国，以用为王。然婆罗陀，素与二兄，和睦恭顺，深存敬让。既还国已，父王已崩，方知己母妄兴废立，远摈二兄，嫌所生母所为非理，不向拜跪，语己母言：「母之所为，何期勃逆，便为烧灭我之门户。」向大母拜，恭敬孝顺，倍胜于常。

时婆罗陀，即将军众，至彼山际，留众在后，身自独往。当弟来时，罗漫语兄言：「先恒称弟婆罗陀义让恭顺，今日将兵来，欲诛伐我之兄弟？」

兄语婆罗陀言：「弟今何为将此军众？」弟白兄言：「恐涉道路，逢于贼难，故将兵众，用自防卫，更无余意。愿兄还国，统理国政。」兄答弟言：「先受父命，远徙来此。我今云何，辄得还返？若专辄者，不名仁子孝亲之义。」如是殷懃，苦求不已，兄意确然，执志弥固。

弟知兄意终不可回，寻即从兄，索得革屣，惆怅懊恼，赍还归国，统摄国政。常置革屣于御坐上，日夕朝拜问讯之义，如兄无异。亦常遣人，到彼山中，数数请兄。然其二兄，以父先勅十二年还，年限未滿，至孝尽忠，不敢

违命。其后渐渐年岁已满，知弟殷懃屡遣信召，又知敬履如己无异，感弟情至，遂便还国。

既至国已，弟还让位而与于兄。兄复让言：「父先与弟，我不宜取。」弟复让言：「兄为嫡长，负荷父业，正应是兄。」如是展转，互相推让，兄不获已，遂还为王。兄弟敦穆，风化大行，道之所被，黎元蒙赖，忠孝所加，人思自劝奉事孝敬。婆罗陀母，虽造大恶，都无怨心。

以此忠孝因缘故，风雨以时，五谷丰熟，人无疾疫，阎浮提内，一切人民，炽盛丰满，十倍于常。

（二）王子以肉济父母缘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在舍卫国。尔时阿难，着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见一小儿，有盲父母，乞索得食，好者供养父母，龯者便自食之。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小儿者，甚为希有！乞得好食，用奉父母，择麤恶者，而自食之。」

佛言：「此未为难，我过去世中，供养父母，乃极为难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过去之世，供养父母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乃往过去，有大国王，统领国土。王有六子，各领一国。时有一大臣名罗睺求，计谋兴军，杀彼大王及其五子。其第六小子，先有鬼神，来语之言：『汝父大王及诸五兄，悉为大臣罗睺求之所杀害，次欲到汝。』王子闻已，即还家中。妇见王子颜色忧悴，不与常同，而问夫言：『汝何以尔？』夫答妇言：『男子之事不得语汝。』妇言：『王子！我今与汝生死共同，有何急缓而不见语？』夫答妇言：『适有鬼神，来语我言：「汝父大王及与五兄，悉为他杀，次来到汝。」以是忧惧，莫知所适。』

「夫妇作计，即共将儿，逃奔他国。持七日粮，计应达到；惶怖所致，错从曲道，行经十日，犹不达到。粮食乏尽，困饿垂死。王子思惟：『三人并命，苦痛特剧，宁杀一人，存二人命。』即便拔剑，欲得杀妇。儿顾见父，合掌白言：『愿父今者莫杀我母，宁杀我身，以代母命。』父用儿语，欲杀其子。子复白言：『莫断我命，若断我命，肉则臭烂，不得久停，或恐其母不得前达；不断我命，须臾削割，日日稍食。』未到人村，余在身肉，唯有

三齋，子白父母：『此肉二齋，父母食之，余有一齋，还用与我。』掷儿放地，父母前进。

「时释提桓因，宫殿震动，便即观之，是何因缘？见此小儿作希有事，即化作饿狼，来从索肉。小儿思惟：『我食此肉，亦当命尽，不食亦死。』便舍此肉，而与饿狼。

「释提桓因，即化作人，语小儿言：『汝今割肉，与汝父母，生悔心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悔。』天言：『汝今苦恼，谁当信汝不生悔心？』小儿于是即出实言：『我若不生悔心，身肉还生，平复如故；若有悔者，于是即死。』作此言已，身体平复，与本无异。

「释提桓因，即将其子并其父母，使得一处，见彼国王，心大悲喜，愍其至孝，叹未曾有，即给军众，还复本国。释提桓因，即渐拥护，作阎浮提王。尔时小儿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父母，今日父母是也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赞叹慈孝，于无量劫常亦赞叹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过去世中，供养父母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昔迦尸国王土界之中，有一大山，中有仙人名睽摩迦。父母年老，而眼俱盲，常取好菓鲜花美水，以养父母，安置闲静无怖畏处。凡有所作，举动行止，先白父母。白父母已，便取水去。

「时梵摩达王，游猎而行，见鹿饮水，挽弓射之，药箭误中睽摩迦身，被毒箭已，高声唱言：『一箭杀三人，斯痛何酷！』

「其王闻其声，寻以弓箭，投之于地，便即往看，谁作此言？『我闻此山中有仙人，名睽摩迦，慈仁孝顺，养盲父母，举世称叹。汝今非睽摩迦也？』答言：『我即是也。』而白王言：『今我此身，不计苦痛，但忧父母年老目冥，从今饥困，无人供养耳。』王复问言：『汝盲父母，今在何许？』睽摩迦指示王言：『在彼草屋中。』王即至盲父母所。

「睽摩迦父时语妇言：『我眼瞶动，将非我孝子睽摩迦有衰患不？』妇复语夫：『我乳亦惕惕而动，将非我子有不祥事不？』时盲父母，闻王行声索索，心生恐怖。『非我子行，为是谁也？』王到其前，唱言作礼。盲父母言：『我眼无所见，为是谁礼？』答言：『我是迦尸国王。』时盲父母，命

王言坐。『我子若在，当以好华菓奉上于王。我子朝往取水，迟晚久待不来。』

「王便悲泣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我为斯国王， 游猎于此山，
但欲射禽兽， 不觉中害人。
我今舍王位， 来事盲父母，
与汝子无异， 慎莫生忧苦。』

「盲父母，以偈答王曰：

「『我子慈孝顺， 天上人中无，
王虽见怜愍， 何得如我子？
王当见怜愍， 愿将示子处，
得在儿左右， 并命意分足。』

「于是，王将盲父母往至睽摩迦边。既至儿所，搥胸懊恼，号咷而言：『我子慈仁，孝顺无比。天神地神，山神树神，河神池神诸神』说偈而言：

「『释梵天世王， 云何不佐助，
我之孝顺子， 使见如此苦？
深感我孝子， 而速救济命。』」

「时释提桓因，宫殿震动，以天耳闻盲父母悲恻语声，即从天下，往到其所，而语睽摩迦言：『汝于王所，生恶心也？』答言：『实无恶心。』释提桓因言：『谁当信汝无恶心也？』睽摩迦答言：『我于王所有恶心者，毒遍身中即尔命终；若我于王无恶心者，毒箭当出身疮便愈。』即如其言，毒箭自出，平复如故。王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便出教令，普告国内：『当修慈仁孝事父母。』

「睽摩迦从昔已来，慈仁孝顺，供养父母。欲知尔时盲父者今净饭王是。尔时盲母者，摩耶夫人是。睽摩迦者，今我身是。迦尸国王，舍利弗是。时释提桓因，摩诃迦叶是。」

（三）鸚鵡子供养盲父母缘

佛在王舍城，告诸比丘言：「有二邪行，如似拍毬，速堕地狱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不供养父母。二者于父母所作诸不善。有二正行，如似拍毬，速生天上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供养父母。二者于父母所作众善行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来极能赞叹父母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于过去世，雪山之中，有一鹦鹉，父母都盲，常取好花菓，先奉父母。尔时有一田主，初种谷时，而作愿言：『所种之谷，要与众生而共噉食。』时鹦鹉子，以彼田主先有施心，即常于田，采取稻谷，以供父母。」

「是时田主按行苗行，见诸虫鸟掬谷穗处，瞋恚懊恼，便设罗网，捕得鹦鹉。鹦鹉子言：『田主先有好心，施物无悞，由是之故，故我敢来，采取稻谷。如何今者而见网捕？且田者如母，种子如父，实语如子，田主如王，拥护由己。』作是语已，田主欢喜，问鹦鹉言：『汝取此谷，竟复为谁？』鹦鹉答言：『有盲父母，愿以奉之。』田主答言：『自今已后，常于此取，勿复疑难。』」佛言：「鹦鹉乐多菓种，田者亦然。尔时鹦鹉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田主，舍利弗是。尔时盲父，净饭王是。尔时盲母，摩耶是也。」

（四）弃老国缘

佛在舍卫国。尔时世尊，而作是言：「恭敬宿老，有大利益：未曾闻事而得闻解，名称远达，智者所敬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如来世尊！而常赞叹恭敬父母耆长宿老。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我于过去无量劫中，恒恭敬父母耆长宿老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过去恭敬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久远，有国名弃老，彼国土中，有老人者，皆远驱弃。有一大臣，其父年老，依如国法，应在駈遣。大臣孝顺，心所不忍，乃深掘地，作一密屋，置父着中，随时孝养。」

「尔时天神，捉持二蛇，着王殿上，而作是言：『若别雄雌汝国得安；若不别者，汝身及国，七日之后，悉当覆灭。』王闻是已，心怀懊恼，即与群

臣，参议斯事，各自陈谢，称不能别。即募国界，『谁能别者，厚加爵赏。』

「大臣归家，往问其父。父答子言：『此事易别。以细软物，停蛇着上。其躁扰者，当知是雄；住不动者，当知是雌。』即如其言，果别雄雌。」

「天神复问言：『谁于睡者，名之为觉？谁于觉者，名之为睡？』王与群臣，复不能辩，复募国界，无能解者。」

「大臣问父：『此是何言？』父言：『此名学人。于诸凡夫，名为觉者；于诸罗汉，名之为睡。』即如其言以答。」

「天神又复问言：『此大白象，有几斤两？』群臣共议，无能知者，亦募国内，复不能知。」

「大臣问父，父言：『置象船上，着大池中，画水齐船深浅几许；即以此船，量石着中，水没齐画，则知斤两。』即以此智以答。」

「天神又复问言：『以一掬水，多于大海，谁能知之？』群臣共议，又不能解，又遍募问，都无知者。」

「大臣问父：『此是何语？』父言：『此语易解。若有人能信心清静，以一掬水，施于佛僧及以父母、困厄病人，以此功德，数千万劫，受福无穷。海水极多，不过一劫。推此言之，一掬之水，百千万倍，多于大海。』即以此言，用答天神。」

「天神复化作饿人，连骸拄骨，而来问言：『世颇有人饥穷瘦苦剧于我不？』群臣思量，复不能答。」

「臣复以状，往问于父，父即答言：『世间有人，慳贪嫉妬，不信三宝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，将来之世，堕饿鬼中，百千万岁，不闻水谷之名，身如太山，腹如大谷，咽如细针，发如锥刀，缠身至脚，举动之时，支节火然。如此之人，剧汝饥苦，百千万倍。』即以斯言，用答天神。」

「天神又复化作一人，手脚杻械，项复着锁，身中火出，举体焦烂，而又问言：『世颇有人苦剧我不？』君臣率尔，无知答者。」

「大臣复问其父，父即答言：『世间有人，不孝父母，逆害师长，叛于夫主，诽谤三尊，将来之世，堕于地狱，刀山剑树，火车炉炭，陷河沸屎，刀道火道。如是众苦，无量无边，不可计数。以此方之，剧汝困苦，百千万倍。』即如其言，以答天神。」

「天神又化作一女人，端政瓌玮，踰于世人，而又问言：『世间颇有端政之人如我者不？』君臣默然，无能答者。」

「臣复问父，父时答言：『世间有人，信敬三宝，孝顺父母，好施、忍辱、精进、持戒，得生天上，端政殊特，过于汝身，百千万倍，以此方之，如瞎猕猴。』又以此言，以答天神。」

「天神又以一真檀木方直正等，又复问言：『何者是头？』君臣智力，无能答者。」

「臣又问父，父答言：『易知。擲着水中，根者必沈，尾者必举。』即以其言，用答天神。」

「天神又以二白驎马，形色无异，而复问言：『谁母谁子？』君臣亦复无能答者。」

「复问其父，父答言：『与草令食，若是母者，必推草与子。』」

「如是所问，悉皆答之。天神欢喜，大遗国王珍琦财宝，而语王言：『汝今国土，我当拥护，令诸外敌不能侵害。』」

「王闻是已，极大踊跃，而问臣言：『为是自知？有人教汝？赖汝才智，国土获安，既得珍宝，又许拥护，是汝之力。』臣答王言：『非臣之智，愿施无畏，乃敢具陈。』王言：『设汝今有万死之罪，犹尚不问，况小罪过。』臣白王言：『国有制令，不听养老。臣有老父，不忍遣弃，冒犯王法，藏着地中。臣来应答，尽是父智，非臣之力。唯愿大王！一切国土，还听养老。』」

「王即叹美，心生喜悦，奉养臣父，尊以为师，济我国家一切人命，如此利益，非我所知。即便宣令，普告天下：『不听弃老，仰令孝养。其有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当加大罪。』」

「尔时父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臣者，舍利弗是。尔时王者，阿闍世是。尔时天神，阿难是也。」

（五）佛于忉利天上为母摩耶说法缘

佛在舍卫国，告诸比丘言：「我今欲往忉利天上，夏坐安居，为母说法。汝诸比丘！谁乐去者，当随我去。」作是语已，即往忉利天上，在一树下，夏坐安居，为母摩耶及无量诸天说法，皆获见谛，还阎浮提。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能为其母，九十日中，住忉利天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我过去时，亦曾为母，拔苦恼事。」

时诸比丘，而白佛言：「过去所为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往昔久远，雪山之边，有猕猴王，领五百猕猴。时一猎师，张网围捕。猕猴王言：『汝等今日，慎勿恐怖，我当为汝破坏彼网。汝诸猕猴！悉随我出。』实时破网，皆得解脱。有一老猕猴，担儿脚踏，墮于深坑。猕猴王觅母，不知所在，见一深坑，往到边看，见母在下，语诸猕猴：『各自尽力，共我出母。』时诸猕猴，互相捉尾乃至坑下，挽母得出，离于苦难。况我今日，拔母苦难。尔时拔免深坑之难，今复拔母三恶道难。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拔济父母，有大功德。我由拔母，世世无难，自致成佛。以是义故，诸比丘等！各应孝顺供养父母。」

（六）佛说往昔母迦旦遮罗缘

佛时游行，到居荷罗国，便于中路一树下坐。有一老母，名迦旦遮罗，系属于人，井上汲水。佛语阿难：「往索水来。」阿难承佛勅，即往索水。

尔时老母，闻佛索水，自担盥往，既到佛所，放盥着地，直往抱佛。阿难欲遮，佛言：「莫遮。此老母者，五百生中，曾为我母，爱心未尽，是以抱我。若当遮者，沸血从面门出，而即命终。」既得抱佛，鸣其手足，在一面立。

佛语阿难：「往唤其主。」其主来至，头面礼佛，却住而立。佛语主言：「放此老母，使得出家。若出家者，当得罗汉。」主便即放。

佛告阿难：「付波阁波提比丘尼，使度出家。」不久即得阿罗汉道，比丘尼中，善解契经，最为第一。

诸比丘疑怪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缘，系属于他，复以何缘，得阿罗汉？」

佛言：「迦叶佛时，出家学道，以是因故，得阿罗汉。当于尔时，为徒众主，骂诸贤圣胜尼为婢，以此因缘，今属于他。五百生中，恒为我母，慳贪嫉妬，遮我布施，以是因缘，常生贫贱。非但今日拔其贫贱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不审于过去世拔济贫贱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世时，波罗捺国有一贫家，母子共活。儿恒佣作，以供养母，得少钱财，且支旦夕。尔时其子，即白母言：『我今欲与诸贾客等远行商估。』其母然可，于是发去。儿发去后，贼来破家，劫掠钱财，并馱老母，异处出卖。儿既来还，推觅其母，即知处所，多赍钱财，勉赎其母，即于本国，而为生活，资财满足，倍胜于前。尔时母者，今迦旦遮罗是。尔时儿者，我身是也。我当尔时，已拔母苦。」

（七）慈童女缘

昔佛在王舍城，告诸比丘：「于父母所，少作供养，获福无量；少作不顺，获罪无量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罪福之报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我于过去久远世时，波罗奈国有长者子，名慈童女，其父早丧，钱财用尽，役力卖薪，日得两钱，奉养老母。方计转胜，日得四钱，以供于母；遂复渐差，日得八钱，供养于母；转为众人之所体信，远近投趣，获利转多，日十六钱，奉给于母。

「众人见其聪明福德，而劝之言：『汝父在时，常入海采宝。汝今何为不入海也？』闻是语已，而白母言：『我父在时，恒作何业？』母言：『汝父在时，入海取宝。』便白母言：『我父若当入海采宝，我今何故不复入海？』母见其子慈仁孝顺，谓不能去，戏语之，言：『汝亦可去。』得母此语，谓呼已定，便计伴侣，欲入海去。庄严既竟，辞母欲去。母即语言：『我唯一子，当待我死，何由放汝？』儿答母言：『先若不许，不敢正意。母已许

我，那得复遮？望以此身立信而死。许他已定，不复得住。』母见子意正，前抱脚哭，而作是言：『不待我死，何由得去？』儿便决意，自掣手出脚，绝母数十根发。母畏儿得罪，即放使去。共诸商贾，遂入于海。达到宝渚，多取珍宝，与诸同伴，便还发引。

「时有二道，一是水道。一是陆道。众人皆言从陆道去，即从陆道。时彼国法，贼来劫夺，若得商主，诸商人物，皆入于贼；不得商主，虽获财物，商主来还，尽归财物。以是之故，是慈童女，恒出营别宿，商人早起，来迎取之。一夜大风，商人卒起，忘不迎取；商主于后，即不得伴，不识途径。见有一山，便往至上，遥见有城，绀琉璃色，饥渴困乏，疾走向之。尔时城中，有四玉女擎如意宝珠，作倡伎乐，而共来迎，四万岁中，受大快乐。于是自然，厌离心生，便欲舍去。诸玉女言：『阎浮提人，甚无反复，共我生活，经四万岁，云何一旦舍我而去？』不顾其言，便复前行。见颇梨城，有八玉女，擎八如意珠，亦作伎乐，而来迎之，八万岁中，极大欢乐。生厌恶心，复舍远去。至白银城，有十六玉女，擎十六如意珠，如前来迎，十六万岁，受大快乐，亦复舍去。至黄金城，有三十二玉女，擎三十二如意珠，如前来迎，又三十二万岁，受大快乐，亦欲舍去。诸玉女言：『汝前后所住，常得好处，自此已去，更无好处，不如即住。』闻是语已，而自念言：『诸玉女等，恋慕我故，作是语耳，若当前进必有好处。』即便舍去。

「遥见铁城，心生疑怪，而作是念言：『外虽是铁，内为极好。』渐渐前进，并近于城，亦无玉女来迎之者，复作念言：『城中甚似极大快乐，是故不及来迎于我。』转转前进，遂入铁城。门关已下中有一人头戴火轮，舍此火轮，着于童女头上，即便出去。慈童女，问狱卒言：『我戴此轮，何时可脱？』答言：『世间有人，作其罪福，如汝所作，入海采宝，经历诸城，久近如，然后当来代汝受罪。此铁轮者，终不堕地。』

「慈童女问言：『我作何福？复作何罪？』答言：『汝昔于阎浮提，日以二钱，供养于母，故得琉璃城，四如意珠，及四玉女，四万岁中，受其快乐。四钱供养母故，得颇梨城，八如意珠，八玉女等，八万岁中，受诸快乐。八钱供养母故，得白银城，十六如意珠，十六玉女，十六万岁，受于快乐。十六钱供养母故，得黄金城，三十二如意珠，三十二玉女，三十二万岁，受大快乐。以绝母发故，今得戴铁火轮，不曾堕地；有人代汝，乃可得脱。』

「又问言：『今此狱中，颇有受罪如我比不？』」答言：『百千无量，不可称计。』闻是语已，即自思惟：『我终不免，愿使一切应受苦者尽集我身。』作是念已，铁轮即堕地。慈童女语狱卒言：『汝道此轮，不曾有堕。今何以堕？』狱卒瞋忿，即以铁叉打童女头，寻便命终，生兜术陀天。欲知尔时慈童女者，即我身是。

「诸比丘当知！于父母所，少作不善，获大苦报；少作供养，得福无量。当作是学，应勤尽心奉养父母。」

（八）莲华夫人缘

佛在舍卫国，告诸比丘：「若于父母，若复于佛及弟子所，起瞋恚心，此人为堕黑绳地狱，受苦无量，无有边际。」

诸比丘问佛言：「世尊！敬重父母，若于父母，不生敬重，作少不善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久远无量世时，雪山边有一仙人，名提婆延，是婆罗门种，婆罗门法，不生男女，不得生天。此婆罗门，常石上行小便，有精气，流堕石宕。有一雌鹿，来舐小便处，即便有娠。日月满足，来诣仙人窟下，生一女子，华裹其身，从母胎出，端正殊妙。仙人知是己女，便取畜养，渐渐长大，既能行来，脚踏地处，皆莲华出。婆罗门法，夜恒宿火，偶值一夜火灭无有，走至他家，欲从乞火。他人见其迹迹有莲华，而便语言：『遶我舍七匝，我与汝火。』即遶七匝，得火还归。」

「值乌提延王游猎，见彼人舍有七重莲华，怪而问之：『尔舍所以有此莲华？』」即答王言：『山中梵志女来乞火，彼女足下生此莲华。』寻其脚迹到仙人所。王见是女端正殊妙，语仙人言：『与我此女。』便即与之，而语王言：『当生五百王子。』遂立为夫人，五百嫫女中，最为上首。王大夫人，甚妬鹿女，而作是言：『王今爱重，若生五百子，倍当敬之。』

「其后不久，生五百卵，盛着篋中。时大夫人，捉五百面段，以代卵处，即以此篋，封盖记识，掷恒河中。王问夫人言：『为生何物？』」答言：『纯生面段。』王言：『仙人妄语。』即下夫人职，更不见王。」

「时萨耽菩王，在于下流，与诸嫫女，游戏河边。见此篋来，而作是言：『此篋属我。』」诸嫫女言：『王今取篋，我等当取篋中所有。』遣人取篋，

五百夫人，各与一卵，卵自开敷，中有童子，面目端正，养育长大，各皆有大力士之力，竖五百力士幢。

「乌提延王，从萨耽菩王常索贡献，萨耽菩王闻索贡献，愁忧不乐。诸子白言：『何以愁恼？』王言：『今我处世，为他所[凌*欠]。』诸子问言：『为谁所[凌*欠]？』王言：『乌提延王，而常随我，责索贡献。』诸子白言：『一切阎浮提王，欲索贡献，我等能使贡献于王。王以何故与他贡献？』五百力士，遂将军众，伐乌提延王。

「乌提延王恐怖而言：『一力士尚不可当，何况五百力士？』便募国中能却此敌。又复思忆：『彼仙人者，或能解知。』作诸方便，往到仙人所，语仙人言：『国有大难，何由攘却？』答言：『有怨敌也。』王言：『萨耽菩王，有五百力士，皆将军众，欲来伐我。我今乃至，无是力士，与彼作对。知何方计，得却彼敌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汝可还求莲华夫人，彼能却敌。』王言：『彼云何能却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此五百力士，皆是汝子，莲华夫人之所生也。汝大夫人，心怀憎嫉，掷彼莲华所生之子，着河水中。萨耽菩王，于河水下头接得养育，使令长大。王今以莲华夫人，乘大象上，着军阵前，彼自然当服。』即如仙人言，还来忏悔莲华夫人。

「共忏悔已庄严夫人，着好衣服，乘大白象，着军阵前。五百力士举弓欲射，手自然直不得屈伸，生大惊愕。仙人飞来，于虚空中，语诸力士：『慎勿举手，莫生恶心，若生恶心，皆堕地狱。此王及夫人，汝之父母。』母即按乳，一乳作二百五十岐，皆入诸子口中。即向父母忏悔，自生惭愧，皆得辟支佛，二王亦自然开悟，亦得辟支佛。

「尔时仙人即我身是。我于尔时，遮彼诸子，使于父母不生恶心，得辟支佛；我今亦复赞叹供养老父母之德也。」

（九）鹿女夫人缘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告诸比丘：「有二种法，能使于人疾得人天，至涅槃乐。有二种法，能使于人速堕三恶，受大苦恼。」

「何等二法，能使于人疾得人天，至涅槃乐？」

佛言：「一者供养父母，二者供养贤圣。」

「云何二法，速堕三恶，受大苦恼？」

佛言：「一者于父母所，作诸不善。二者于贤圣所，亦作不善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速成善恶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久远无量世时，有国名波罗奈，国中有山，名曰仙山。时有梵志，在彼山住，大小便利，恒于石上，后有精气，堕小行处，雌鹿来舐，即便有娠。日月满足，来至仙人所，生一女子，端正殊妙，唯脚似鹿，梵志取之，养育长成。梵志之法，恒奉事火，使火不绝。此女宿火，小不用意，使令火灭。此女恐怖，畏梵志瞋。有余梵志，离此住处，一拘屡者(秦言五里)，此女速疾，往彼梵志，而求乞火。梵志见其迹，迹有莲华，要此女言：『遶我舍七匝，当与汝火。若出去时，亦遶七匝，莫行本迹，异道而还。』即如其言，取火而去。

「时梵豫国王，出行游猎，见彼梵志，遶舍周匝十四重莲华，复见二道有两行莲华。怪其所以，问梵志言：『都无水池，云何有此妙好莲华？』答言：『彼仙住处有一女，来从我乞火，此女足迹，皆生莲华，我便要之：「若欲得火，遶舍七匝，将去之时，亦复七匝。」是以有此周匝莲华。』王寻华迹，至梵志所从索女看。见其端正，甚适悦意，即从梵志，求索此女。梵志即与王，王即立为第二夫人。

「此女少小仙人养育，受性端直，不解妇女妖[廿/(阿·可+辛)/女]之事。后时有娠，相师占言：『当生千子。』王大夫人，闻此语已，心生妬忌，渐作计校，恩厚招喻鹿女夫人左右侍从，饶与钱财珍宝。尔时鹿女，日月满足，便生千叶莲华。欲生之时，大夫人以物瞞眼，不听自看，捉臭烂马肺，承着其下，取千叶莲华，盛着槛里，掷于河中，还为解眼而语之言：『看汝所生，唯见一段臭烂马肺。』王遣人问：『为生何物？』而答王言：『唯生臭烂马肺之物。』时大夫人而语王言：『王喜到惑，此畜生所生，仙人所养，生此不祥臭秽之物。』王大夫人，即便退其夫人之职，不复听见。

「时乌耆延王，将诸徒从夫人媵女，下流游戏。见黄云盖，从河上流，随水而来，王作是念：『此云盖下，必有神物。』遣人往看，于黄云下，见有一槛，即便接取，开而看之，见千叶莲华，一叶有一小儿，取之养育，以渐长大，各皆有大力士之力。

「乌耆延王，岁常贡献梵豫王，集诸献物，遣使欲去。诸子问言：『欲作何等？』时王答言：『欲贡献彼梵豫国王。』诸子各言：『若有一子，犹望能伏天下使来贡献，况有我等千子，而当献他？』千子实时将诸军众，降伏诸国，次第来到梵豫王国。王闻军至，募其国中：『谁能攘却如此之敌？』都无有人能攘却者。第二夫人，来受募言：『我能却之。』问言：『云何得攘却之？』夫人答言：『但为我作百丈之台，我坐其上，必能攘却。』作台已竟，第二夫人，在上而坐。尔时千子，欲举弓射，自然手不能举。夫人语言：『汝慎莫举手向于父母，我是汝母。』千子问言：『何以为验得知我母？』答言：『我若按乳，一乳有五百岐，各入汝口，是汝之母；若当不尔，非是汝母。』实时两手按乳，一乳之中，有五百岐，入千子口中，其余军众，无有得者。千子降伏，向父母忏悔。诸子于是和合，二国无复怨讎，自相劝率，以五百子与亲父母，以五百子与养父母。时二国王，分阎浮提，各畜五百子。」佛言：「欲知彼时千子者，贤劫千佛是也。尔时嫉妬夫人瞞他目者，交鳞瞽目龙是。尔时父者，白净王是。尔时母者，摩耶夫人是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此女有何因缘，生鹿腹中，足下生莲华？复有何因缘，为王夫人？」

佛言：「此女过去世时，生贫贱家。母子二人，田中锄谷，见一辟支佛，持钵乞食，母语女言：『我欲家中取我食分与是快士。』女言：『亦取我分并与。』母即归家，取母子二人食分，来与辟支佛。女取草采华，为之敷草坐，散华着上，请辟支佛坐。女怪母迟，上一高处，遥望其母，已见其母，而语母言：『何不疾？鹿骤而来。』母既至已，嫌母迟故，寻作恨言：『我生在母边，不如鹿边生也。』母即以二分食与辟支佛，余残母子共食。辟支佛食讫，掷钵着虚空中，寻逐飞去，到虚空中，作十八变。时母欢喜，即发誓愿：『使我将来恒生圣子，如今圣人。』以是业缘，后生五百子，皆得辟支佛，一作养母，一作所生母。以语母鹿骤对言因缘，生鹿腹中，脚似鹿甲。以采华散辟支佛故，迹中一百华生。以敷草故，常得为王夫人。其母后身，作梵豫王，其女后身，作莲华夫人。由是业缘，后生贤劫千圣，以誓愿力，常生贤圣。」

诸比丘，闻是语已，欢喜奉行。

杂宝藏经卷第一

杂宝藏经卷第二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六牙白象缘

兔自烧身供养大仙缘

善恶猕猴缘

佛以智水灭三火缘

波罗[木*奈]国有一长者子共天神感王行孝缘

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

波罗[木*奈]国弟微谏兄遂彻承相劝王孝化天下缘

梵摩达夫人妬忌伤子法护缘

驼骡比丘被谤缘

离越被谤缘

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

波斯匿王女善光缘

昔王子兄弟二人被驱出国缘

须达长者妇供养佛获报缘

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

内官赎所犍牛得男根缘

两内官共净道理缘

(一〇) 六牙白象缘

昔舍卫国，有一大长者，生一女子，自识宿命，初生能语，而作是言：「不善所作，不孝所作，无惭所作，恶害所作，背恩所作。」作此语已，默然而止。此女生时，有大福德，即为立字，名之为贤。渐渐长大，极敬袈裟。以恭敬袈裟因缘，出家作比丘尼。不到佛边，精勤修习，即得罗汉。悔不至佛边，便往佛所，向佛忏悔。佛言：「我于彼时，已受忏悔。」

诸比丘疑怪问佛：「此贤比丘尼，何以故从出家以来不见佛？今日得见佛忏悔，有何因缘？」

佛即为说因缘：「昔日有六牙白象，多诸群众。此白象有二妇，一名贤，二名善贤。林中游行，偶值莲花，意欲与贤，善贤夺去。贤见夺华，生嫉妬心：『彼象爱于善贤，而不爱我。』时彼山中有佛塔，贤常采花供养，即发愿言：『我生人中，自识宿命，并拔此白象牙取。』即上山头，自扑而死。寻生毘提酰王家作女，自知宿命。年既长大，与梵摩达王为妇，念其宿怨，语梵摩达言：『与我象牙作床者，我能活耳；若不尔者，我不能活。』梵摩达王，即募猎者：『若有能得象牙来者，当与百两金。』实时猎师，诈被袈裟，挟弓毒箭，往至象所。

「时象妇善贤，见猎师已，即语象王：『彼有人来。』象王问言：『着何衣服？』答言：『身着袈裟。』象王言：『袈裟中必当有善无有恶也。』猎师于是遂便得近，以毒箭射。善贤语其夫：『汝言：「袈裟中有善无恶。」云何如此？』答言：『非袈裟过，乃是心中烦恼过也。』善贤即欲害彼猎师，象王种种慰喻说法，不听令害。又复畏五百群象必杀此猎师，藏着歧间，五百群象，皆遣远去，问猎师言：『汝须何物而射于我？』答言：『我无所须；梵摩达王，募索汝牙，故来欲取。』象言：『疾取。』答言：『不敢自取。如是慈悲，覆育于我，我若自手取，手当烂堕。』白象实时，向大树所，自拔牙出，以鼻绞捉，发愿而与：『以牙布施，愿我将来，拔一切众生三毒之牙。』猎师取牙，便与梵摩达王。

「尔时夫人，得此牙已，便生悔心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今云何取此贤胜净戒之牙？』大修功德，而发誓言：『愿使彼将来得成佛时，于彼法中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。』」

「汝等当知！尔时白象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猎师者，提婆达多是也。尔时贤者，今比丘尼是也。尔时善贤者，耶输陀罗比丘尼是也。」

（一一）兔自烧身供养大仙缘

舍卫国，有一长者子，于佛法中出家，常乐亲里眷属，不乐欲与道人共事，亦不乐于读经行道。佛勅此比丘：「使向阿练若处精懃修习，得阿罗汉，六通具足。」

诸比丘疑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如是长者子，能安立使得阿练若处，得阿罗汉道，具六神通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非但今日能得安立，乃于往昔，已曾安立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不审世尊！过去安立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诸比丘：「过去之时，有一仙人，在山林间。时世大旱，山中菓蓂根茎枝叶，悉皆枯干。尔时仙人，共兔亲善，而语兔言：『我今欲入聚落乞食。』兔言：『莫去！当与汝食。』于是兔便自拾薪聚，又语仙人：『必受我食，天当降雨，汝三日住，华菓还出，便可采食，莫趣人间。』作是语已，即大然火，投身着中。仙人见已，作是思惟：『此兔慈仁，我之善伴，为我食故，能舍身命，实是难事。』时彼仙人，生大苦恼，即取食之。菩萨为此难行苦行，释提桓因，宫殿震动，而自念言：『今以何因缘？宫殿震动。』观察知是兔能为难事，感其所为，即便降雨。仙人遂住，还食菓蓂。尔时修习，得五神通。」

「欲知尔时五通仙者，今比丘是。尔时兔者，今我身是也。我舍身故，使彼仙人住阿练若处，获五神通；况我今日，不能令此比丘远离眷属，住阿练若处，得阿罗汉，获六神通？」

（一二）善恶猕猴缘

佛在王舍城。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依止提婆达多，常得苦恼，依止如来世尊者，现得安乐，后生善处，得解脱道。」

佛告比丘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乃往过去时，有二猕猴，各有五百眷属。值迦尸王子游猎，围将欲至。一善猕猴语一恶猕猴言：『我等今渡此河，可得免难。』恶猕猴言：『我不能渡。』善猕猴语诸猕猴言：『毘多罗树枝杆极长。』即挽树枝，渡五百眷属。恶猕猴眷属，以不渡故，即为王子之所获得。尔时善猕猴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恶猕猴者，提婆达多是。所将眷属，尔

时苦恼，今依止者，亦复如是。尔时依止我者，长夜受乐，现得名称供养，将来得人天解脱。尔时依止提婆达多者，长夜受衰苦，现身得恶名称，人不供养，将来堕三恶道。是故诸比丘，应当远离恶知识，亲近善知识。善知识者，长夜与人安隐快乐。以是之故，应当亲近善知识。恶知识应当远离，所以者何？恶知识者，能烧焦然，今世后世，众苦集聚。」

（一三）佛以智水灭三火缘

有国名南方山，佛欲往彼国，于中路至一聚落宿。值彼聚落造作吉会，饮酒醉乱，不觉火起烧此聚落。诸人惊怕靡知所趣，各相谓言：「我等唯依凭佛，可免火难。」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愿见救济。」

佛言：「一切众生，皆有三火：贪欲、瞋怒、愚痴之火。我以智水，灭此三火。此言若实，此火当灭。」作是语已，火实时灭。诸人欢喜，信重于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道。

诸比丘疑怪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为此村落作大利益，聚落火灭，心垢亦灭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为作利益，于过去世，亦曾为彼诸人，作大利益。」

诸比丘问言：「不审世尊过去利益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之世，雪山一面，有大竹林，多诸鸟兽，依彼林住。有一鸚鵡，名欢喜首。彼时林中，风吹两竹，共相揩磨，其间火出，烧彼竹林，鸟兽恐怖，无归依处。尔时鸚鵡，深生悲心，怜彼鸟兽，捉翅到水，以洒火上。悲心精懃故，感帝释宫，令大震动。释提桓因，以天眼观，有何因缘，我宫殿动？乃见世间，有一鸚鵡，心怀大悲，欲救济火，尽其身力，不能灭火。释提桓因，即向鸚鵡所，而语之言：『此林广大，数千万里，汝之翅羽所取之水，不过数滴，何以能灭如此大火？』鸚鵡答言：『我心弘旷，精懃不懈，必当灭火；若尽此身，不能灭者，更受来身，誓必灭之。』释提桓因，感其志意，为降大雨，火即得灭。

「尔时鸚鵡，今我身是也。尔时林中诸鸟兽者，今大聚落人民是也。我于尔时，为灭彼火，使其得安，今亦灭火，令彼得安。」

又问：「复以何缘得见谛道？」

佛言：「此诸人民，迦叶佛时，受持五戒，由是因缘，今得见谛，获须陀洹道。」

（一四）波罗[木*奈]国有一长者子共天神感王行孝缘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告诸比丘言：「若有人欲得梵天王在家中者，能孝养父母，梵天即在家中。欲使帝释在家中者，能孝养父母，即是帝释在家中。欲得一切天神在家中者，但供养父母，当知一切天神已在家中。但能供养父母，便为和上已在家中。欲得阿闍梨在家中者，但供养父母，即是阿闍梨在其家中。若欲供养诸贤圣及佛，若供养父母，诸贤圣及佛即在家中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如来世尊！极为希有恭敬父母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极为希有恭敬父母，于过去世亦曾希有恭敬父母。」

比丘问言：「过去恭敬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往昔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一贫人，唯生一子，然此一子，多有儿息，其家贫穷。时世饥俭，以其父母，生埋地中，养活儿子。邻比问言：『汝父母为何所在？』答言：『我父母年老会当至死，我便埋之。以父母食分，欲养儿子，使得长大。』第二家闻，谓此是理，如此展转，遍波罗[木*奈]国，即以为法。复有一长者，亦生一子，此子闻之，以为非是，即作是念：『当作何方便，却此非法？』遂白父言：『父今可应远行学读，使知经论。』其父便去，少得学读，而便还家。年转老大，子为掘地，作好屋舍，以父着中，与好饮食。作是思惟：『谁当共我，除此非法？』天神现身，而语之言：『我今与汝，以为伴侣。』天神疏纸，问王四事：『若能解此疏上事者，为汝拥护，若不解者，却后七日，当破王头令作七分。四种问者：一者、何物是第一财。二者、何物最为乐。三者、何物味中胜。四者、何物寿最长。膀着王门上。』

「国王得已，促问国中：『谁解此者？若有解者，欲求何事，皆满所愿。』长者子取此文书，解其义言：『信为第一财，正法最为乐，实语第一味，智慧命第一。』解此义已，还着王门头。天神见已，心大欢喜，王亦大欢喜。王问长者子言：『谁教汝此语？』答言：『我父教我。』王言：『汝父安在？』长者子言：『愿王施无畏！我父实老，违国法故，藏着地中。愿听臣

所说。大王！父母恩重，犹如天地，怀抱十月，推干去湿，乳哺养大，教授人事。此身成立，皆由父母，得见日月，生活所作。父母之力，假使左肩担父，右肩担母，行至百年复种种供养，犹不能报父母之恩。』时王问言：『汝欲求何等？』答言：『更无所求，唯愿大王去此恶法。』王可其言。宣下国内：『若有不孝于父母者，当重治其罪。』

「欲知尔时长者子，今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为彼一国，除去恶法，成就孝顺之法，以此因缘自致成佛，是以今日，亦复赞叹孝顺之法也。」

（一五）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

昔佛在舍卫国，告诸比丘言：「有八种人，应决定施，不复生疑。父母以佛及弟子，远来之人，远去之人，病人，看病者。」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如来世尊！甚奇甚特！于父母所，常赞叹恭敬。」

佛言：「我非但今日，过去已来，恒尊重恭敬。」

诸比丘问言：「尊重赞叹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久远，有二国王，一是迦尸国王，二是比提酰国王。比提酰王，有大香象，以香象力，摧伏迦尸王军。迦尸王作是念言：『我今云何当得香象，摧伏比提酰王军？』时有人言：『我见山中有一白香象。』王闻此已，即便募言：『谁能得彼香象者，我当重赏。』有人应募，多集军众，往取彼象。象思惟言：『若我远去，父母盲老，不如调顺往至王所。』尔时众人，便将香象，向于王边。王大欢喜，为作好屋，毳毼毼[登*毛]，敷着其下，与诸伎女，弹琴鼓瑟，以娱乐之。与象饮食，不肯食之。时守象人来白王言：『象不肯食。』王自向象所。上古畜生，皆能人语。王问象言：『汝何故不食？』象答言：『我有父母，年老眼盲，无与水草者。父母不食，我云何食？』象白王言：『我欲去者，王诸军众，无能遮我，但以父母盲老，顺王来耳。王今见听还去，供养终其年寿，自当还来。』王闻此语，极大欢喜。『我等便是人头之象，此象乃是象头之人。』先迦尸国人，恶贱父母，无恭敬心，因此象故，王即宣令一切国内：『若不孝养恭敬父母者，当与大罪。』寻即放象还父母所，供养父母，随寿长短，父母丧亡，还来王所。」

「王得白象，甚大欢喜，实时庄严，欲伐彼国。象语王言：『莫与鬪诤，凡鬪诤法，多所伤害。』王言：『彼欺凌我。』象言：『听我使往，令彼怨敌」

不敢欺侮。』王言：『汝若去者，或能不还。』答言：『无能遮我使不还者。』象即于是往彼国中。比提酰王闻象来至，极大欢喜，自出往迎，既见象已，而语之言：『即住我国。』象白王言：『不得即住，我立身以来，不违言誓，先许彼王，当还其国。汝二国王，应除怨恶自安其国，岂不快乎？』即说偈言：

「『得胜增长怨， 负则益忧苦，
 不诤胜负者， 其乐最第一。』」

「尔时此象，说此偈已，即还迦尸国。从是以后，二国和好。」

「尔时迦尸国王，今波斯匿王是。比提酰王，阿闍世王是。尔时白象，今我身是也。由我尔时孝养父母故，令多众生亦孝养父母，尔时能使二国和好，今日亦尔。」

（一六）波罗[木*奈]国弟微谏兄遂彻承相劝王教化天下缘

昔者世尊，语诸比丘：「当知往昔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不善法，流行于世。父年六十，与着敷屨，使守门户。尔时有兄弟二人，兄语弟言：『汝与父敷屨，使令守门。』屋中唯一敷屨，小弟便截半与父，而白父言：『大兄与父，非我所与。大兄教父使守门。』兄语弟言：『何不尽与敷屨，截半与之？』弟答言：『适有一敷屨，不截半与，后更何处得？』兄问言：『更欲与谁？』弟言：『岂可得不留与兄耶？』兄言：『何以与我？』弟言：『汝当年老，汝子亦当安汝置于门中。』兄闻此语惊愕曰：『我亦当如是耶？』弟言：『谁当代兄？』便语兄言：『如此恶法，宜共除舍。』兄弟相将，共至辅相所，以此言论，向辅相说。辅相答言：『实尔，我等亦共有老。』辅相启王，王可此语。宣令国界，孝养父母，断先非法，不听更尔。」

（一七）梵摩达夫人妬忌伤子法护缘

佛在王舍城，语提婆达多言：「我恒深心慈念于汝，及身口意于汝无恶，今可共忏。」提婆达多，骂詈而去。

诸比丘言：「云何如来慈心若此，提婆达多，反更恶骂？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。于过去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王名梵摩达，夫人名不善意，有子法护，聪明慈仁，就师教学。时梵摩王，将诸婬女，于园苑中而

行，游戏安乐，以饮残酒，送与夫人。夫人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宁刺法护咽中，取血而饮，不饮此酒。』王闻是语，瞋恚而言：『学中唤法护来。』法护来已，欲割其咽。子白父言：『我无过罪，王唯有一子，何为杀我？』王言：『我不杀汝，汝母意耳。能白汝母忏悔，令彼欢喜，终不杀汝。』儿即向母忏悔，而作是言：『唯有我一子，亦无过罪，何为杀我？』母不受悔，便刺儿咽，与血使饮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父王，拘迦离是也。彼时母者，提婆达多是。彼时子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于尔时，都无恶心，不受我悔，今日亦尔，不受我悔。我于尔时，虽为所杀，都无一念瞋恨之心，况于今日，而当忿恚有恶心也？」

（一八）驼骠比丘被谤缘

昔有比丘，名曰驼骠，有大力士力。出家精勤，得阿罗汉，威德具足，恒营僧事，五指出光，而赋众僧种种敷具。由是佛说营事第一。弥多比丘，自薄福德，当次会处，饮食羸恶，乃反恚言：「若此驼骠，料理僧事，我终不得好食自活，当设方便。」弥多有姊，作比丘尼，往共相教谤于驼骠，乃至满三。驼骠厌恶，即升虚空，作十八变，入火光三昧，于虚空中，如火焰灭，无有尸骸。「诽谤贪嫉，能使贤圣犹尚灭身，况复凡夫？是以智者，当慎诽谤，莫轻言说。」

时诸比丘即便问佛：「驼骠比丘有何因缘，而被诽谤？复以何因缘，得是大力？复以何因缘，逮得罗汉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世时，人寿二万岁时，有佛名曰迦叶。尔时迦叶佛法中，有年少比丘，面目端正，颜色美妙。彼年少比丘，乞食未还，有一少妇，惑着是色，看此比丘，眼不舍离。驼骠比丘时为食监，会见此妇随逐比丘，目不暂舍，即便谤言：『此女必与彼比丘通。』由是因缘，堕三恶道，受苦无量，乃至今日，余殃不尽，犹被诽谤。又以过去迦叶佛时出家学道，今得罗汉；以其过去经营僧事，驴驮米面，溺于深泥，即能挽出，缘是之故，得力士力。」

（一九）离越被谤缘

昔罽宾国，有离越阿罗汉，山中坐禅。有一人失牛，追逐踪迹，径至其所。尔时离越煮草染衣，衣自然变作牛皮，染汁变成为血，所煮染草变成牛肉，

所持钵盂变成牛头。牛主见已，即捉收缚，将诣于王。王即付狱中，经十二年，恒为狱监，饲马除粪。离越弟子，得罗汉者，有五百人，观觅其师，不知所在，业缘欲尽。有一弟子，见师乃在罽宾狱中，即来告王：「我师离越，在王狱中，愿为断理。」王即遣人，就狱检校。王人至狱，唯见有人，威色憔悴，须发极长，而为狱监，饲马除粪。还白王言：「狱中全无沙门道士，唯有狱卒比丘。」弟子复白王言：「愿但设教，诸有比丘，悉听出狱。」王即宣令诸有道人，悉皆出狱。尊者离越，于其狱中，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踊在虚空，作十八变。王见是事，叹未曾有，五体投地，白尊者言：「愿受我忏悔。」实时来下，受王忏悔。

王即问言：「以何业缘，在于狱中，受苦经年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我于往昔，亦曾失牛，随逐踪迹，经一山中，见辟支佛独处坐禅，即便诬谤，至一日一夜。以是因缘，堕落三涂，苦毒无量，余殃不尽，至得罗汉，犹被诽谤。」

（二〇）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

昔波斯匿王有女，名曰赖提，有十八丑，都不似人，见皆恐怕。时波斯匿王募于国中，其有族姓长者之子穷寒孤独者，仰使将来。尔时市边，有长者子，孤独单已，乞索自活。募人见之，将来诣王。王将此人，入于后园，而约勅言：「吾生一女，形貌丑恶，不中示人，今欲妻卿，可得尔不？」时长者子白王言：「王所约勅，假使是狗，犹尚不辞，何况王女而不可也？」王寻妻之，为立宫室，约勅长者子言：「此女形丑，慎莫示人，出则锁门，入则闭户，以为常则。」有诸长者子，共为亲友，饮燕游戏，每于会日，诸长者子妇皆来集会，唯此王女，独自不来。于是诸人，共作要言：「后日更会，仰将妇来，有不来者，重谪财物。」遂复作会，贫长者子，犹故如前，不将妇来，诸人便共重加谪罚。贫长者子，敬受其罚。诸人已复共作要言：「明日更会，不将妇来，复当重罚。」如是被罚，乃至二三，亦不将来诣于会所。贫长者子，后到家中，语其妇言：「我数坐汝为人所罚。」妇言何故？夫言：「诸人有要，饮会之日，尽仰将妇诣于会所。我被王勅，不听将汝以示外人，故数被罚。」妇闻此语，甚大惭愧，深自悼慨，昼夜念佛。于是后日，更设燕会，夫复独去，妇于室内，倍加恳恻，而发愿言：「如来出世，多所利益，我今罪恶，独不蒙润。」佛感其心至，从地踊出，始见佛发，敬重欢喜，已发即异变成好发。次见佛额，渐覩眉目耳鼻身口，随所见已，欢喜转深。其身即变，丑恶都尽，貌同诸天。

诸长者子，密共议言：「王女所以不来会者，必当端正异于常人；或当绝丑，是故不来。我等今当劝其夫酒，令无觉知，解取钥匙，开门往看。」即饮使醉，解取钥匙，相将共往，开门看之，见此王女端正无双，便还闭门，诣于本处。尔时其夫，犹故未寤，还以钥匙，系着腰下。其夫觉已，寻还向家，开门见妇端正殊异，怪而问之：「汝何天神女，处我屋宅？」妇言：「我是君妇赖提。」夫怪而问之所以卒尔？妇时答言：「我闻君数坐我被罚，心生惭愧，恳恻念佛，寻见如来从地踊出，见已欢喜，身体变好。」贫长者子，极大欢喜，寻入白王：「王女身体，自然变好，今求见王。」王闻欢喜，寻即唤看。见已欢喜，情甚疑怪，将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女何缘，生于深宫，身体丑恶，人见惊怪？复以何因，今卒变好？」

佛告王言：「乃往过去，有辟支佛，日日乞食，到一长者门前，时长者女，持食施辟支佛，见辟支佛身体羸恶，而作是言：『此人丑恶，形如鱼皮，发如马尾。』尔时长者女者，今王女是。施食因缘，生于深宫；毁谤辟支佛故，身体丑恶；生惭愧恳恻心故，而得见我；欢喜心故，身体变好。」

尔时众会闻佛所说，恭敬作礼，欢喜奉行。

（二一）波斯匿王女善光缘

昔波斯匿王有一女，名曰善光，聪明端正，父母怜愍，举宫爱敬。父语女言：「汝因我力，举宫爱敬。」女答父言：「我有业力，不因父王。」如是三问，答亦如前。王时瞋忿，今当试汝有自业力、无自业力？约勅左右，于此城中，觅一最下贫穷乞人。时奉王教，寻便推觅，得一穷下，将来诣王。王即以女善光付与穷人。王语女言：「若汝自有业力不假我者，从今以往，事验可知。」女犹答言：「我有业力。」即共穷人，相将出去。问其夫言：「汝先有父母不？」穷人答言：「我父先舍卫城中第一长者，父母居家，都以死尽，无所依怙，是以穷乏。」善光问言：「汝今颇知故宅处不？」答言：「知处，垣室毁坏，遂有空地。」善光便即与夫相将，往故舍所，周历按行，随其行处，其地自陷，地中伏藏，自然发出，即以珍宝，雇人作舍，未盈一月，宫室屋宅，都悉成就，宫人妓女，充满其中，奴婢仆使，不可称计。

王卒忆念：「我女善光，云何生活？」有人答言：「宫室钱财，不减于王。」王言：「佛语真实，自作善恶，自受其报。」王女即日，遣其夫主，往请于王。王即受请，见其家内，毳毼毼[毯-炎+登]，庄严舍宅，踰于王宫。

王见此已，叹未曾有。此女自知语皆真实，而作是言：「我自作此业，自受其报。」

王往问佛：「此女先世，作何福业，得生王家，身有光明？」

佛答王言：「过去九十一劫，有佛名毘婆尸。彼时有王名曰盘头，王有第一夫人。毘婆尸佛入涅槃后，盘头王以佛舍利起七宝塔。王第一夫人，以天冠拂饰，着毘婆尸佛像顶上，以天冠中如意珠，着于栴头，光明照世，因发愿言：『使我将来身有光明，紫磨金色，尊荣豪贵，莫堕三恶八难之处。』

「尔时王第一夫人者，今善光是。迦叶佛时，复以肴饍，供养迦叶如来及四大声闻。夫主遮断，妇劝请言：『莫断绝我，我今以请，使得充足。』夫还听妇，供养得讫。尔时夫者，今日夫是。尔时妇者，今日妇是。夫以尔时遮妇之故恒常贫穷，以还听故，要因其妇，得大富贵；无其妇时，后还贫贱。善恶业追，未曾违错。」

王闻佛所说，深达行业，不自矜大，深生信悟，欢喜而去。

（二二）昔王子兄弟二人被驱出国缘

昔有王子兄弟二人，被驱出国，到旷路中，粮食都尽。弟即杀妇，分肉与其兄嫂使食。兄得此肉，藏弃不噉，自割脚肉，夫妇共食。弟肉尽，欲得杀嫂。兄言：「莫杀！」以先藏肉，还与弟食。既过旷野，到神仙住处，采取华菓，以自供食。弟后病亡，唯兄独在。是时王子，见一被刖无手足人，生慈悲心，采取菓实，活彼别人。王子为人，少于欲事，采华菓去，其妇在后，与别人通，已有私情，深嫉其夫。于一日中，逐夫采华，至河岸边，而语夫言：「取树头华菓。」夫语妇言：「下有深河，或当堕落。」妇言：「以索系腰，我当挽索。」小近岸边，妇排其夫，堕着河中；以慈善力，堕水漂去而不没死。于河下流，有国王崩，彼国相师，推求国中，谁应为王。遥见水上有黄云盖，相师占已：「黄云盖下，必有神人。」遣人水中而往迎接，立以为王。

王之旧妇，担彼别人，展转乞索，到王子国。国人皆称，有一好妇，担一刖瘡，恭承孝顺，乃闻于王。王闻是已，即遣人唤，来到殿前。王问妇言：「此别人者，实是尔夫不？」答言：「实是。」王时语言：「识我不也？」

答言：「不识。」王言：「汝识某甲不识？」向王看，然后惭愧。王故慈心，遣人养活。

佛言：「欲知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尔时妇者，旃遮婆罗门女带木杆谤我者是也。尔时刖手足者，提婆达多是。」

（二三）须达长者妇供养佛获报缘

昔佛在世，须达长者，最后贫苦，财物都尽，客作佣力，得三斗米，炊作饮食。时炊已讫，值阿那律来从乞食。须达之妇，即取其钵，盛满饭与。后须菩提，摩诃迦叶，大目犍连，舍利弗等次第来乞，其妇悉亦各取其钵，盛饭施与。末后世尊，自来乞食，亦与满钵。于是须达，在外行还，从妇索食，妇答夫言：「其若尊者阿那律来，汝当自食施于尊者？」答言：「宁自不食，当施尊者。」「若复迦叶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舍利弗等，乃至佛来，汝当云何？」答言：「宁自不食，尽以施与。」妇语夫言：「朝来诸圣，尽来索食，所有之食，尽用施之。」夫语妇言：「我等罪尽，福德应生。」即发库中，谷帛饮食，悉皆充满，用尽复生。

（二四）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

昔优填王子，名曰娑罗那，心乐佛法，出家学道，头陀苦行，山林树下，坐禅系念。时恶生王，将诸嫖女，巡行游观，至于此林，顿驾憩息，即便睡眠。诸嫖女等，以王眠故，即共游戏，于一树下，见有比丘坐禅念定，往至其所，礼敬问讯。尔时比丘为其说法。王后寻觉，求觅嫖女，遥见树下，有一比丘，颜貌端正，其年壮美，诸嫖女等，在前听法，即往问言：「汝得阿罗汉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阿那含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斯陀含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须陀洹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「得不净观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。」王便大瞋，作是言曰：「汝都无所得，云何以此生死凡夫，与诸嫖女，共一处坐。」即捉搯打，遍身伤坏。诸嫖女言：「此比丘无过。」王转增瞋恚，又见被打，皆啼哭懊恼，王倍瞋剧。

是时比丘，心自念言：「过去诸佛，能忍辱故，获无上道；又复过去忍辱仙人，被他刖耳鼻手足，犹尚能忍；况我今日，身形固完而当不忍？」如此思惟，默然忍受。受打已竟，举体疼痛，转转增剧，不堪其苦，复作是念：

「我若在俗，是国王子，当绍王位，兵众势力，不减彼王。今日以我出家单独，便见欺打。」深生懊恼，即欲罢道还归于家，即向和上迦旃延所，辞欲

还俗。和上答言：「汝今身体新打疼痛，且待明日，小住止息，然后乃去。」时娑罗那，受教即宿。于其夜半，尊者迦旃延便为现梦，使娑罗那自见己身，罢道归家，父王已崩，即绍王位，大集四兵，伐恶生王。既至彼国，列阵共战，为彼所败，兵众破丧，身被囚执。时恶生王得娑罗那已，遣人持刀，将欲杀去。时娑罗那极大怖畏，即生心念：「愿见和上，虽为他杀，不以为恨。」其时和上，应念知心，执锡持钵，欲行乞食，于其前现，而语之言：「子我常种种为汝说法，鬪诤求胜，终不可得；不用我教，知可如何？」答和上言：「今若救济弟子之命，更不敢。」尔时迦旃延，为娑罗那语王人言：「愿小停住，听我启王救其生命。」作是语已，便向王所。其后王人，不肯待住，遂将杀去。临欲下刀，心中惊怖，失声而觉。觉即具以所梦见事，往白和上。

和上答言：「生死鬪战，都无有胜。所以者何？夫鬪战法，以残他为胜，残害之道，现在愚情，用快其意，将来之世，堕于三涂，受苦无量。若其不如为他所害，丧失己身，殃延众庶，增他重罪，令陷地狱，更相残杀，冤家不息，轮转五道，无有终竟，反复寻之，何补身疮拷楚之痛？汝今欲离生死怖惧鞭打痛者，当自观身以息怨谤。所以者何？是身者众苦之本，饥渴寒热，生老病死，蚊虻毒兽之所侵害。如是诸怨，众多无量，汝不能报，何独欲报恶生王也？欲灭怨者，当灭烦恼。烦恼之怨，害无量身；世怨虽重，正害一身。烦恼之怨，害善法身；世怨虽酷，正害有漏臭秽之身。由是观之，怨害之起，烦恼为根。汝今不伐烦恼之贼，云何乃欲伐恶生王也？」如是种种为其说法。

时娑罗那闻此语已，心开意解，获须陀洹；深乐大法，倍加精进，未久行道，得阿罗汉。

（二五）◎内官赎所犍牛得男根缘

昔干陀卫国，有一屠儿，将五百头小牛，尽欲刑犍。时有内官，以金钱赎牛，作群放去，以是因缘，现身即得男根具足。还到王家，遣人通白：「某甲在外。」王言：「是我家人，自恣而行，未曾通白，今何故尔？」王时即唤问其所以。答王言曰：「向见屠儿，将五百头小牛而欲刑治，臣即赎放。以是因缘，身体得具，故不敢入。」王闻喜愕，深于佛法，生信敬心。夫以华报，所感如此，况其果报，岂可量也？

（二六）◎二内官诤道理缘

昔波斯匿王，于卧眠中，闻二内官共诤道理，一作是言：「我依王活。」一人答言：「我无所依，自业力活。」王闻此已，情可于彼依王活者，而欲赏之。即遣直人，语夫人言：「我今当使一人往者，重与钱财衣服璎珞。」于是寻遣依王活者，持己所饮余残之酒，以与夫人。尔时此人，持酒出户，鼻中血出，不得前进。会复值彼自业活者，即倩持酒，往与夫人。夫人见已，忆王之言，赐其钱财衣服璎珞，还于王前。王见此人，深生怪惑，即便唤彼依王活者，而问之言：「我使汝去，云何不去？」答言：「我出户外，卒得衄鼻，竟不堪任，即便倩彼，持王残酒，以与夫人。」王时叹言：「我今乃知佛语为实，自作其业，自受其报，不可夺也。」由是观之，善恶报应，行业所致，非天非王之所能与。

◎杂宝藏经卷第二

杂宝藏经卷第三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兄弟二人俱出家缘

仇伽离谤舍利弗等缘

龙王偈缘

提婆达多欲毁伤佛因缘

共命鸟缘

白鹅王缘

大龟因缘

二辅相诡媾缘

山鸡王缘

吉利鸟缘

老仙缘

二估客因缘

八天次第问法缘

（二七）◎兄弟二人俱出家缘

往昔之世，有兄弟二人，心乐佛法，出家学道。其兄精懃，集众善法，修阿练行，未久之顷，得罗汉道；其弟聪明，学问博识，诵三藏经，后为辅相请作门师，多与财钱，委使营造僧房塔寺。时三藏法师，受其财物，将人经地，为造塔寺，基刹端严，堂宇莹丽，制作之意，妙绝工匠。辅相见已，倍生信敬，供养供给，触事无乏。三藏比丘，见其心好，即作是念：「寺庙讫成，俱须众僧安置寺上，当语辅相使请我兄。」作是念已，语辅相言：「我有一兄，在于彼处，舍家入道，懃心精进，修阿练行，檀越今可请着寺上。」辅相答言：「师所约勅，但是比丘，不敢违逆，况复师兄，是阿练也。」即便遣人殷懃往请。既来到已，辅相见其精懃用行，倍加供养。

其后辅相以一妙[迭*毛]价直千万，以与于彼阿练比丘，阿练比丘，不肯受之，殷懃强与，然后乃受，而作是念：「我弟营事，当须财物。」即以与之。辅相后时，以一麤[迭*毛]，用与三藏；三藏得已，深生瞋恚。又于后日，辅相更以一张妙[迭*毛]直千万钱，与兄阿练；其兄既得，复以与弟。其弟见已，倍怀嫉妬，即持此[迭*毛]，往至辅相爱敬女所，而语之言：「汝父辅相，先看我厚，今彼比丘至止已来，不知以何幻惑汝父，今于我薄，与汝此[迭*毛]，汝可持向辅相之前，缝以为衣。若其问者，汝可答言：『父所爱重，阿练若者，捉以与我。』」辅相必定瞋不共语。」女语三藏言：「我父今厚敬彼比丘，如爱眼睛，亦如明珠，云何卒当而到谤毁？」三藏复言：「汝若不尔，与汝永断。」女人又答：「何故太卒当更方宜？」情不能已，便受此[迭*毛]，于其父前，裁以为衣。尔时辅相，见[迭*毛]即识，而作念言：「彼比丘者，甚大恶人，得我之[迭*毛]，不自供给，反以诳惑小儿妇女。」于是后日阿练若来，不复出迎，颜色变异。

时此比丘，见辅相尔，心自思惟：「必有异人，毁谤于我，使彼尔耳。」即升空中，作十八变。辅相见已，深怀敬服，即与其妇，礼足忏悔，恭敬情浓，倍于常日，即驱三藏及其已女，悉令出国。

佛言：「尔时三藏，我身是。以谤他故，于无量劫，受大苦恼，乃至今日，为孙他利之所毁谤。尔时此女，由谤圣故，现被驱出，穷困乞活。是以世人，于一切事，应当明察，莫轻诽谤用招咎罚。」

（二八）仇伽离谤舍利弗等缘

昔有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游诸聚落，到瓦师所，值天大雨，即于中宿。会值窑中先时有一牧牛之女，在后深处；而声闻人，不入定时，无异凡夫，故不知见。彼牧牛女，见舍利弗、目连其容端政，心中惑着，便失不净。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从瓦窑出。仇伽离善于形相，观人颜色，知作欲相不作欲相，见牧牛女在后而出，其女颜色，有成欲相，不知彼女自生惑着而失不净，即便谤言：「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淫牧牛女。」向诸比丘，广说是事。时诸比丘，即便三谏：「莫谤尊者舍利弗、目连。」时仇伽离心生瞋嫉，倍更忿盛。

有一长者，名曰婆伽，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为说法要，得阿那含，命终生梵天上，即称名为婆伽梵。时婆伽梵，遥于天上，知仇伽离谤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即便来下，至仇伽离房中。仇伽离问言：「汝是阿谁？」答言：「我是婆伽梵。」「为何事来？」梵言：「我以天耳，闻汝谤尊者舍利弗、目连，汝莫说尊者等有如此事。」如是三谏。谏之不止，反作是言：「汝婆伽梵！言得阿那含，阿那含者，名为不还，何以来至我边？若如是者，佛语亦虚。」梵言：「不还者，谓不还欲界受生。」

时仇伽离，于其身上，即生恶疮，从头至足，大小如豆。往至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云何舍利弗、目连，淫牧牛女？」佛复谏言：「汝莫说是舍利弗、目连是事。」闻佛此语，倍生瞋恚，时恶疮转大如[木*奈]。第二又以此事，而白于佛，佛复谏言：「莫说此事。」疮转大如拳。第三不止，其疮转大如瓠，身体壮热，入冷池中，能令水池甚大沸热，疮疮尽溃，实时命终，堕摩诃优波地狱。

尔时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缘？尊者舍利弗、目连等，为他重谤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劫时，舍利弗、目连等，曾为凡夫。见辟支佛出瓦师窑中，亦有牧牛女，从后而出，即便谤言：『彼比丘者，必与此女，共为交通。』由是业缘，堕三恶道中，受无量苦；今虽得圣，先缘不尽，犹被诽谤。当知声

闻人，不能为众生作大善知识。所以者何？若舍利弗、目连，为仇伽离，现少神足，仇伽离必免地狱；不为现故，使仇伽离堕于地狱，如此之事。」

佛作是说：「是菩萨人，如鸠留孙佛时，有一仙人，名曰定光，共五百仙人，在于山林中草窟里住。时有妇人，偶行在此，值天降雨风寒理极，无避雨处，即向定光仙所，寄宿一夜。明日出去，诸仙人见之，即便谤言：『此定光仙，必共彼女，行不净行。』尔时定光，知彼心念，恐其诽谤，堕于地狱，即升虚空，高七多罗树，作十八变。诸仙人见已，而作是言：『身能离地四指，无有淫欲；何况定光，升虚空中，有大神变，而有欲事？我等云何，于清净人，而起诽谤？』时五百仙人，即五体投地，曲躬忏悔。缘是之故，得免重罪。当知菩萨有大方便，真是众生善知识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定光仙人者，今弥勒是也。尔时五百仙人者，今长老等五百比丘是也。」◎

（二九）◎龙王偈缘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达多，往至佛所，恶口骂詈。阿难闻已，极生瞋恚，驱提婆达多令出去，而语之曰：「汝若更来，我能使汝得大苦恼。」

诸比丘见已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来常于提婆达多生慈愍心，而提婆达多于如来所恒怀恶心。阿难瞋恚，即驱使去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于过去世，亦曾如此。昔于迦尸国，时有龙王兄弟二人，一名大达，二名优婆大达，恒雨甘雨，使其国内，草木滋长，五谷成熟，畜生饮水，皆得肥壮，牛羊蕃息。时彼国王，多杀牛羊，至于龙所，而祠于龙。龙即现身，而语王言：『我既不食，何用杀生而祠我为？』数语不改，兄弟相将，遂避此处，更到一小龙住处，名屯度脾。屯度脾龙，昼夜瞋恚，恶口骂詈。大达语言：『汝莫瞋恚！比尔还去。』优婆大达，极大忿怒，而语之言：『唯汝小龙，常食虾蟇；我若吐气，吹汝眷属，皆使消灭。』大达语弟：『莫作瞋恚！我等今当还向本处，迦尸国王，渴仰我等。』迦尸国王，作是言曰：『二龙若来，随其所须，以奶酪祀，更不杀生。』龙王闻已，即还本处。

「于是大达，而作是偈言：

「『尽共合和至心听，
菩萨本缘所说事，
天中之天三佛陀，
更出恶言相讥毁，
集比丘僧作是说：
非法之事不应作，
更相诽谤自毁害。
修集慈忍难苦行，
应当奉行六和敬。
为欲利益安众生，
修行若闻应远恶。
犹如水出于火，
应断瞋净合道行。
兄弟有二同处住，
第二者名优婆达，
有大威德厌龙形，
若见沙门婆罗门，
变形供养常亲近，
受持八戒捡心意，
有龙名曰屯度脾，
知己不如生嫉恚，
臃颌肿口气羸出，
出是恶声而谤言，
闻此下贱恶龙骂，
请求其兄大达言：
恒食虾蟇水际住，
若在水中恼水性，
闻恶欲忍难可堪，
一切皆毁还本处。』
所说妙偈智者赞：
少得供给而安眠，
知恩报恩圣所赞。
不毁枝叶及花菓，
是人终始不见乐。」

极善清净心数法，
今佛显现故昔偈。
如来在世诸比丘，
大悲见闻如此言。
「诸比丘依我出家，
汝等各各作羸语，
汝不闻知求菩提，
汝等若欲依佛法，
智者善听学佛道，
普于一切不恼害，
出家之人起忿诤，
若欲随顺出家法，
我于过去作龙王，
第一兄名为大达，
俱不杀生持净戒，
恒向善趣求作人。
修持净戒又多闻，
八日十四十五日，
舍己住处诣他方。
见我二龙大威德，
恒以恶口而骂詈。
瞋怒心盛身胀大，
幻惑谄伪见侵逼。
优波大达极瞋恚，
『以此恶语而见毁，
如此贱物敢见骂？
若在陆地恼害人。
今当除灭身眷属，
大力龙王闻弟言，
『若于一宿住止处，
不应于彼生恶念，
若息树下少荫凉，
若于亲厚少作恶，
一滄之惠以恶报，

是不知恩行恶人，
如林被烧而焦兀，
背恩之人善不生，
终不念恩必报怨。
生子即死仙养活，
树木屋宇尽蹋坏，
心意轻躁不暂停，
不修亲友无返复，
若欲报怨应加善，
智者报怨皆以慈，
此担乃轻背恩重。
是为第一最胜乐，
慈等二乐亦如是。
灭除憍慢亦是乐。
实无有知生憍慢，
名称损减得恶声。
新失富贵羸劣者，
单已苦厄无所依，
不生怜愍不名仁。
得众恶骂忍为快，
宁在他国人不识，
若于异国得恭敬，
即是己国亲眷属。
衰灭苦恼甚众多，
制不由己默然乐。
亲友既少无所怙，
非法人所贪且慳，
于彼恶所默然乐。
好加苦毒于众生，
不信强梁喜自高，
于如此人默然乐。
恒作非法无信行，
妄语无愧好两舌，
傲慢自高深计我，

善菓不生复消灭，
后还生长复如故。
若养恶人百种供，
譬如仙人象依住，
长大狂逸杀仙人，
恶人背恩亦如是。
譬如洄渚中有树，
如似白[迭*毛]甄叔染。
不应以恶而毁害，
担负天地及山海，
一切众生平等慈，
如渡河津安隐过，
不害亲友是快乐，
内无德行外憍逸。
好与强诤亲恶友，
孤小老者及病人，
贫穷无财失国主，
于上种种困厄者，
若至他国无眷属，
能遮众恶鬪诤息。
不在己邦众所轻，
皆来亲附不瞋诤，
世间富贵乐甚少，
若见众生皆退失，
怨敌力胜自羸弱，
自察如是默然乐。
不信无惭不受言，
瞋恚甚多残害恶，
如此人边默然乐。
得逆谄伪诈幻惑，
破戒凶恶无虑忍，
于此人所默然乐。
邪见恶口或绮语，
极大慳贪怀嫉妬，

于此人所默然乐。
亦无识别种性行，
至余国界而停住，
若得毁骂皆应忍。
若为基业欲快乐，
若住他界仰衣食，
诸是智者宜忍受。
愚小同处下贱人，
犹如炽火猛风吹，
瞋恚如火烧自他，
瞋恚欲心智者除，
未曾共住辄亲善，
不察其过辄弃舍，
若无愚小智不显，
智者无愚亦如是，
不能觉了智有力。
博识多闻得乐住，
失利不下无愚痴。
诸有所言为遮恶，
为令必解说是语。
思惟筹量论其实，
是名自利亦利他。
造作恶业无理事，
终不为己舍正行。
亦不严惩无愚痴，
终不为利谗构人。
又不下劣正处中，
威猛生嫌懦他轻，
或时默然如症者，
或时作寒犹如雪，
或现高大如须弥，
或时显现猛如王，
或时能忍饥渴苦，
于诸财宝如粪秽，

若于他处不知己，
不应自高生僇慢。
衣食仰人不自在，
他界寄住仰衣食，
亦应如上生忍辱。
乃至下贱来轻己，
在他界住恶知友，
智者自隐如覆火。
炎着林野皆焚烧，
此名极恶之毁害，
若修慈等瞋渐灭。
恒近恶者是痴人，
作如上事非智者。
如鸟折翅不能飞，
以多愚小及无智，
以是义故诸贤哲，
智者得利心不高，
所解义理称实说，
安乐利益故宣辩，
智者闻事不卒行，
明了其理而后行，
智者终不为身命，
不以苦乐违正法，
智者不慳无嫉恚，
危害垂至不恐怖，
亦不威猛不怯弱。
如此诸事智者相，
去其两边处中行。
或时言教如王者，
或时现热如炽火。
或时现卑如卧草，
或时寂灭如解脱。
或时堪忍苦乐事，
自在能调诸瞋恚。

或时安乐纵伎乐，
或时威猛如虎狼，
能观富贵及衰灭，
忍者应忍是常忍，
富贵强盛常谦忍，
嫌恨者所不嫌恨，
见人为恶自不作，
忍等己者畏鬪诤，
恶骂诽谤愚不忍，
能受恶骂重诽谤，
若于恶骂重诽谤，
犹如降雨于大石，
恶言善语苦乐事，
若以实事见骂辱，
若以虚事而骂辱，
智者解了俱不瞋。
忍受苦乐恶骂谤，
设得百千诸珍宝，
树枝被斫不应拔，
便从异道远避去，
先敬后慢而轻毁，
如似白鹄轻飞去，
好乐鬪诤怀谄曲，
妄言恶口亦绮语，
更出痛言入心髓，
智者远离至他方。
见他利乐及名称，
言语善濡意极恶，
人乐恶欲贪利养，
内不清净外亦然，
若人无有恭恪心，
自谓智者实愚痴，
此处饮食得卧具，
应当拥护念其恩，

或时恐怖犹如鹿，
观时非时力无力。
忍不可忍是真忍，
于羸弱者亦应忍。
不可忍忍是名忍，
于瞋人中常心净。
忍胜己者名怖忍，
忍下劣者名盛忍。
如似两石着眼中，
智者能忍花雨象。
明智能忍有慧眼，
石无损坏不消灭，
智者能忍亦如石。
此人实语不足瞋，
彼自欺诳如狂言，
若为财宝及诸利。
若能不为财宝利，
犹应速疾离恶人。
人心已离不可亲，
可亲友者满世间。
亦无恭敬不赞叹，
智者远愚速应离。
喜见他过作两舌，
轻贱毁辱诸众生，
不护身业口与意，
嫉妬恶人无善心，
心生热恼大苦毒，
唯智能远至他方。
谄曲要取无惭愧，
智者速远至他方。
憍慢所怀无教法，
慧者远离至他方。
并诸衣被凭活路，
犹如慈母救一子。

爱能生长一切苦，
悉能将人至恶趣，
富贵亲友贫贱离，
若为一家舍一人，
若为一国舍一村，
若为正法舍己身。
若为身命舍四支，
正法如盖能遮雨，
行法力故断恶趣，
修行法者亦复然，
多得财利不为喜，
不常慙苦求乞索，
施他财宝甚欢喜，
安立己身深于海，
若解义理众事巧，
诸人叹说善丈夫。』
『我今于兄倍信敬，
终不复作诸恶事。
及失财产不造恶。
愿以持戒而取死，
何故应当为一生，
生死之中莫放逸，
遭值恶友造非法，
佛入宿命知了说，
「尔时大达是我身，
当知尔时屯度脾，
比丘当知作是学，
宜广慎行应恭敬，

先当断爱而离瞋，
自高憍慢亦应舍。
如此之友当速远。
若为一村舍一家，
若为己身舍天下，
若为一指舍现财，
若为正法舍一切。
修行法者法拥护，
如春盛热得荫凉。
与诸贤智趣向俱，
若失重宝不为忧，
是名坚实大丈夫。
世间过恶速舍离，
是名雄健胜丈夫。
为人柔软共行乐，
优波大达作是言：
假使遭苦极困厄，
若死若活得财产，
兄今当知我奉事，
不以犯戒而取生。
而可放逸作恶行？
我于生死作不善，
得遇善友以断除。』』』』
告诸比丘是本偈。
优波大达是阿难，
即是提婆达多身。
是名集法总摄说，
诸比丘僧修是法。」

（三〇）提婆达多欲毁伤佛因缘

佛在王舍城，告提婆达多言：「汝莫于如来生过患心，自取减损，得不安事，自受其苦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达多于如来所，常生恶心；世尊长夜，慈心怜愍，柔软共语。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乃往过去，迦尸之国，波罗[木*奈]城，有大龙王，名为瞻卜，常降时雨，使谷成熟，十四日十五日时，化作人形，受持五戒，布施听法。时南天竺国，有呪师来，竖箭结呪，取瞻卜龙王。时天神语迦尸王言：『有呪师将瞻卜龙王去迦尸国。』王即出军众而往逐之，彼婆罗门，便复结呪，使王军众都不能动。王大出钱财，赎取龙王。婆罗门，第二更来呪取龙王，诸龙眷属兴云降雨，雷电霹雳，欲杀婆罗门。龙王慈心语诸龙众：『莫害彼命，善好慰喻，令彼还去。』第三复来，时诸龙等即欲杀之。龙王遮护，不听令杀，即放使去。尔时龙王，今我身是也。尔时呪师者，提婆达多是也。我为龙时，尚能慈心，数数救济，况于今日，而当不慈。」

（三一）共命鸟缘

佛在王舍城，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达多，是如来弟，云何常欲怨害于佛？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昔雪山中，有鸟名为共命，一身二头。一头常食美菓，欲使身得安隐，一头便生嫉妬之心，而作是言：『彼常云何食好美菓，我不曾得？』即取毒菓食之，使二头俱死。欲知尔时食甘菓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食毒菓者，提婆达多是。昔时与我共有一身，犹生恶心，今作我弟，亦复如是。」

（三二）白鹅王缘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达多，推山压佛，放护财象，欲蹋于佛，恶名流布。提婆达多，于众人前，向佛忏悔，鸣如来足；无众人时，于比丘中，恶口骂佛。诸人皆言：「提婆达多，向佛忏悔，心极调顺，无故得此恶名流布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达多，甚能谄伪，于众人前，调顺向佛；于屏处时，恶心骂佛。」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乃往过去时，有莲花池，多有水鸟在中而住。时有鸛雀，在于池中，徐步举脚，诸鸟皆言：『此鸟善行，威仪庠序，不恼水性。』时有白鹅，而说偈言：

「『举脚而徐步， 音声极柔软，
 欺诳于世间， 谁不知谄诡？』」

「鹤雀语言：『何为作此语？来共作亲善。』白鹅答言：『我知汝谄诡，终不亲善。』汝欲知尔时鹅王，即我身是也。尔时鹤雀，提婆达多是。」

（三三）大龟因缘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达多，心常怀恶，欲害世尊，乃雇五百善射婆罗门，使持弓箭，诣世尊所，挽弓射佛。所射之箭，变成拘物头华，分陀利华，波头摩华，优钵罗华。五百婆罗门，见是神变，皆大怖畏，即舍弓箭，礼佛忏悔，在一面坐。佛为说法，皆得须陀洹道。复白佛言：「愿听我等出家学道。」佛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体，重为说法，得阿罗汉道。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神力，甚为希有！提婆达多，常欲害佛，然佛恒生大慈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于过去时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一商主，名不识恩，共五百贾客，入海采宝。得宝还返，到回渊处，遇水罗刹而捉其船，不能得前。众商人等，极大惊怖，皆共唱言：『天神地神，日月诸神，谁能慈愍济我厄也？』有一大龟，背广一里，心生悲愍，来向船所，负载众人，即得渡海。时龟小睡，不识恩者，欲以大石打龟头杀，诸商人言：『我等蒙龟济难活命，杀之不祥，不识恩也。』不识恩曰：『我停饥急，谁问尔恩？』輒便杀龟，而食其肉。即日夜中，有大群象，蹋杀众人。尔时大龟，我身是也。尔时不识恩者，提婆达多是。五百商人者，五百婆罗门出家学得道者是。我于往昔，济彼厄难，今复拔其生死之患。」

（三四）二辅相诡媾缘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达多，作种种因缘，欲得杀佛，然不能得。时南天竺国，有婆罗门来，善知呪术，和合毒药。提婆达多，于婆罗门所，即合毒药，以散佛上。风吹此药，反堕己头上，即便闷绝，躃地欲死，医不能治。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达多，被毒欲死。」佛怜愍故，为说实语：「我从菩萨成佛已来，于提婆达多，常生慈悲，无恶心者，提婆达多，毒自当灭。」作是语已，毒即消灭。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提婆达多，恒起恶心于如来所，如来云何犹故活之？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恶心向我，过去亦尔。」

时问佛言：「恶心于佛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之世，迦尸国中，有波罗[木*奈]城。有二辅相，一名斯那，二名恶意。斯那常顺法行，恶意恒作恶事，好为诡媯，而语王言：『斯那欲作逆事。』王即收闭。诸天善神，于虚空中，出声而言：『如此贤人，实无过罪，云何拘系？』诸龙尔时亦作是语，群臣人民亦作是语，王便放之。第二恶意，劫王库藏，着斯那舍。王亦不信，而语之言：『汝憎嫉于彼，横作此事。』王言：『捉此恶意，付与斯那，仰使断之。』斯那即教恶意，向王忏悔。恶意自知有罪，便走向毘提酰王所，作一宝篋，盛二恶蛇，见毒具足，令毘提酰王，遣使送与彼国国王并及斯那：『二人共看，莫示余人。』王见宝篋，极以严饰，心大欢喜，即唤斯那，欲共发看。斯那答言：『远来之物，不得自看，远来菓食，不得即食。何以故？彼有恶人，或能以恶来见中伤。』王言：『我必欲看。』殷懃三谏，王不用语。复白王言：『不用臣语，王自看之，臣不能看。』王即发看，两眼盲冥，不见于物。斯那忧苦，愁悴欲死，遣人四出，遍历诸国，远觅良药。既得好药，以治王眼，平复如故。尔时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尔时斯那，我身是也。尔时恶意，提婆达多是。」

（三五）山鸡王缘

佛在王舍城，提婆达多，往至佛所，而作是言：「如来今者，可闲静住，以此大众，付嘱于我。」佛言：「食唾痴人！我尚不以诸大众等，付嘱舍利弗、目犍连，云何乃当付嘱于汝？」提婆达多，瞋骂而去。

诸比丘言：「世尊！提婆达多，欲作种种苦恼于佛，又多方便欺诳如来。」

佛言：「不但今日，于过去世，雪山之侧，有山鸡王，多将鸡众，而随从之。鸡冠极赤，身体甚白，语诸鸡言：『汝等远离城邑聚落，莫为人民之所噉食，我等多诸怨嫉，好自慎护。』时聚落中，有一猫子，闻彼有鸡，便往趣之。在于树下，徐行低视，而语鸡言：『我为汝妇，汝为我夫，而汝身形，端正可爱，头上冠赤，身体俱白，我相承事，安隐快乐。』鸡说偈言：

「『猫子黄眼愚小物，触事怀害欲噉食，
不见有畜如此妇，而得寿命安隐者。』」

「尔时鸡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猫者，提婆达多是。昔于过去欲诱诳我，今日亦复欲诱诳我。」

（三六）吉利鸟缘

佛在王舍城。尔时提婆达多，作是念言：「佛有五百青衣鬼神恒常侍卫，佛有十力百千那罗延，所不能及，我今不能得害。当还奉事，观其要脉而伤害之，乃可得杀。」便于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大众之中，向佛忏悔，而作是念：「受我忏悔，得作方便，不受我悔，足使如来恶名流布。」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受我忏悔，我欲于彼闲静之处自修其志。」佛言：「法无谄诳，诸谄诳者，无有法也。」外道六师皆言：「提婆达多，好向佛忏悔，佛不受忏悔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提婆达多，谄曲向佛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久远，波罗[木*奈]国，有王名梵摩达，作制断杀。时有猎师，着仙人衣服，杀诸鹿鸟，人无知者。有吉利鸟，语诸人言：『此大恶人，虽着仙人衣，实是猎师，常行杀害，而人不知。』众人皆信吉利鸟，实如其言。尔时吉利鸟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猎师者，提婆达多是。尔时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」

（三七）老仙缘

佛在王舍城。尔时阿阇世王，为提婆达多日送五百釜饭，多得利养。诸比丘皆白世尊言：「阿阇世王，日为提婆达多送五百釜饭。」佛言：「比丘！莫羨提婆达多得利养事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芭蕉生实枯，芦竹苇亦然，
駉驢怀妊死，骡[马*娄]亦复然，
愚贪利养害，智者所嗤笑。」

说是偈已，告诸比丘言：「提婆达多，非但今日，为利养所害，诽谤于我，过去亦尔。」

比丘问佛言：「过去之事，其义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往昔波罗[木*奈]国，仙山之中，有二仙人：其一老者，获五神通；其一壮者，竟无所得。时老仙人，即以神力，往鬻单越，取成熟粳米，而来共食之；复至阎浮树，取阎浮提菓，亦来共食；到忉利天，取天须陀味，来共食之。少仙人，见是已，心生怖仰，白老者言：『愿教授我修五神通。』老仙人言：『若有好心，得五神通，必有利益；若无好心，反为恶害。』犹慙启请：『唯愿教我。』时老仙人，便教五通，寻即获得。既得五神通，于众人前，现种种神足，于是已后大得名称利养，乃于老者生嫉妬心，处处诽谤，即退失神足。诸人闻已，作是言曰：『老仙人者，宿旧有德；是壮仙人，横生诽谤。』便皆瞋之，城门下遮，不听使入，便失利养。欲知尔时老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壮仙人者，提婆达多是也。」

（三八）二估客因缘

佛在王舍城。尔时诸比丘等，用佛语者，皆得涅槃天人之道，用提婆达多语者，悉堕地狱，受大苦恼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奉我教者，得大利益；用提婆达多语，获于大苦。往昔亦尔。过去之世，有二贾客，俱将五百商人，到旷野中。有夜叉鬼，化作年少，着好衣服，头戴花鬘，弹琴而行，语贾客言：『不疲极也，载是水草，竟何用为？近在前头，有好水草，从我去来，当示汝道。』一贾客主，寻用其言。『我等今弃所载水草。』便即轻行，在前而去。一贾客言：『我等今者，不见水草，慎莫掷弃。』前弃水草者，渴旱死尽；不弃之者，达到所在。尔时不弃水草者，我身是。弃水草者，提婆达多是也。」

（三九）八天次第问法缘

昔佛在世，于夜分中，忽有八天次第而来，至世尊所。其初来者，容貌端正，光照一里，有十天女，以为眷属，来诣佛所，至心顶礼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以修福得受天身，五欲自娱，快获安乐。」于时此天，即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虽生处天上，心常忧苦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先身修行之时，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虽为忠孝心生恭敬，然于其所，不能殷懃恭敬礼拜迎送去。以是业缘，果报实少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，自责修行不能满足。」

复有一天，容貌身光及其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生天上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虽生处天上，亦常忧苦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行之时，虽于父母师长所，沙门婆罗门，生忠孝心，恭敬礼拜，然而不能为施床坐煨暖敷具。以是业缘，今获果报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，自责修因不能满足。」

复有一天，形貌光明及以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虽生处天宫，常怀忧恼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身，虽复善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忠孝恭敬礼拜，为施床敷，然于其所，不能广设肴饍饮食以用供养。以是业缘，今得果报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，心自悔责修因不具，是故忧恼。」

复有一天，容貌光明及其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虽生天，心常忧恼。所以者何？以我过去，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忠孝恭敬礼拜，为施敷具及以饮食，然不听法。以是因缘，今获果报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常自克责修因不满，是故忧恼。」

次复一天，身色光明及其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虽生天，心常忧恼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，虽复于君父母师长，沙门婆罗门，能忠孝恭敬礼拜，敷具饮食，而听于法，而不解义。以不解故，今获果报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，心常悔责修因不满，是故忧恼。」次有一天，身色光明及其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虽生处天堂，心常忧恼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行之时，虽能于君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忠孝恭敬礼拜，敷具饮食，听法解义，然复不能如说修行。以是业缘，今获果报，不如余天，以不如故，深自悔责修因不满，是故忧恼。」

次有一天，容貌光明及其眷属，十倍胜前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在一面。佛告天曰：「汝受天身，快得安乐。」天白佛言：「我于今日，得生天宫，五欲自娱，所须之物，应念輒至，真实快乐，无诸忧恼。所以者何？以我前世修因之时，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忠孝恭敬礼拜，敷具饮食，听法能解其义，如说修行。以是因缘，受天果报，身形端正，光明殊妙，眷属众

多，胜余诸天。以修此行故，得果满足；以满足故，得最胜果报；胜果报故，一切诸天，无有及者；以无及者，心得快乐也。」

◎杂宝藏经卷第三

杂宝藏经卷第四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贫人以麩团施现获报缘

贫女以两钱布施即获报缘

干陀卫国画师罽那设食获报缘

罽夷罗夫妇自卖设会现获报缘

沙弥救蚊子水灾得长命报缘

干陀卫国王治故塔寺得延命缘

比丘补寺壁孔获延命报缘

长者子见佛求长命缘

长者子客作设会获现报缘

弗那施佛钵食获现报缘

大爱道施佛金织成衣并穿珠师缘

（四〇）◎贫人以麩团施现获报缘

昔有一人，居家贫穷，为人肆力，得麩六升，赍持归家，养育妻息。会于中路，见一道人，执钵捉锡，行求乞食，即生心念：「彼沙门者，形貌端政，威仪庠序，甚可恭敬，得施一食，不亦快乎？」尔时道人，知其心念，随逐贫人，至一水边，贫人即便语道人言：「我今有麩，意欲相施，颇能食

不？」道人答言：「唯得而已。」即于水边，为其敷衣，令道人坐，和一升麩，用为一团，而以与之，作是念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净持戒得道人，使我现作一小国王。」道人得麩，语贫人言：「何以极少？何以极小？」此人谓此道人大食，复和一升，用作一团，与而愿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净持戒得道之人，使我得作二小国王。」道人复言：「何以极少？何以极小？」贫人念言：「唯是道人，极似多食，与如许麩，犹嫌少小，然我已请，事须供给。」复和二升麩，用为一团，而以与之，又作念言：「若此道人，是净持戒得道人者，使我现得领四小国王。」道人复言：「何以极少？何以极小？」余有二升，尽和作团，以与道人，又作愿言：「今此道人，若是清静持戒人者，使我得作波罗[木*奈]国王，领四小国，获见谛道。」道人得麩，故嫌少小。贫人白言：「唯愿且食，若不足者，当脱衣裳，贸取饮食，共相供给。」道人即食，唯尽一升，余还归主。

贫人问言：「尊者先嫌麩极少小，如今云何食不令尽？」道人答言：「汝初与我一团麩时，正求作一小国王故，是以我言：『汝心愿少。』第二团麩，正愿得作二小国王，是以我言：『汝愿少小。』第三团麩，正求得作四小国王，是以我言：『汝心愿小。』第四团麩，正求作波罗[木*奈]国王，领四小国，使我后得见谛道果，是以我言：『汝愿少小。』不以不足而嫌少小。」尔时贫人，自生疑念：「使我现得王五国者，此事不小，恐无实耳。」又复思惟：「能知我心，必是圣人，是大福田，不应诳我。」道人知己，即掷其钵，着虚空中，随后飞去，化作大身，满于虚空；又化作小，犹如微尘。以一身作无量身，以无量身合为一身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，作十八变，语贫人言：「好发大愿，莫有疑虑。」即隐身去。

时此贫人，向波罗[木*奈]城，而于道中，见一辅相。辅相见已，谛视形相，而语之言：「汝非某甲子耶？」答言：「我是。」问言：「何以褴褛乃至尔也？」答言：「少失恃怙，居家丧尽，无人见看，是以困苦，褴褛如此。」辅相即启波罗[木*奈]王：「王之所亲某甲之子，今在门外，极为穷悴。」王寻有勅：「令使将前。」问其委曲，知是所亲，王即告言：「好亲近我，慎莫远离。」却后七日，王病命终，诸臣谋言：「王无继嗣，唯此穷子，是王所亲，宜共推举作波罗[木*奈]王。」统领四国，然后虐暴。先彼道人，于虚空中，当王殿前，结加趺坐，而语之言：「汝昔发愿，求得见谛。今日云何乃造众恶，与本乖违？」又复为王说种种法。王闻法已，悔先作恶，改过惭愧，精专行道，得须陀洹。

（四一）贫女以两钱布施即获报缘

昔昼闾山中，多诸贤圣隐居众僧。诸方国土，闻彼山名，供养者众。有一长者，将诸眷属，往送供养。有一贫穷乞索女人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诸长者，送供诣山，必欲作会，我当往乞。」便向山中。既到山已，见向长者，设种种饌，供养众僧，私自思惟：「彼人先世修福，今日富贵，今复重作功德将胜；我先世不作，今世贫苦，今若不作，未来转剧。」思惟此已，啼哭不乐，又自念言：「我曾粪中，拾得两钱，恒常宝惜，以俟乞索不如意时，当贸饮食用自存活。今当持以布施众僧，分一二日不得饮食，终不能死。」伺僧食讫，捉此两钱即便布施。彼山僧法，人有施者，维那僧前立为祝愿。当于尔时，上座不听维那祝愿，自为祝愿。诸下坐等，深生嫌心，而作此念：「得彼乞女两枚小钱，上座自轻，为其祝愿，如常见钱，何以不尔？」上座寻时，留半分食，与此女人。诸人见上座多与，人人多与。此女时得重担饮食，极大欢喜：「我适布施，今以得报。」即担饮食还出山去，到一树下，眠卧止息。

会值王夫人亡来七日，王遣使者，按行国界，谁有福德？应为夫人。相师占言此黄云盖下，必有贤人。即共相将，至彼树下。见彼女人，颜色润泽，有福德相，树为曲荫，光影不移，相师言：「此女人福德，堪为夫人。」即以香汤沐浴，与夫人衣服，不大不小与身相称，千乘万骑，左右导从，将来至宫。王见欢喜，心生敬重，如是数时，私自念言：「我所以得是富福缘，以施钱故。今彼众僧，便为于我有大重恩。」即白王言：「我先斯贱，王见拔擢，得为人次，听我报彼众僧之恩。」王言：「随意。」夫人实时，车载饮食及以珍宝，往到彼山施僧食讫，以宝布施。上座不起，遣维那祝愿，不自祝愿。王夫人言：「我昔两钱，为我祝愿；今车载珍宝，不为我祝愿？」诸年少比丘，皆嫌上座，先贫女人，以两钱布施，为其祝愿，今王夫人，车载珍宝，不为我祝愿，为老耄耶？

尔时上座，即为王夫人，演说正法语言：「夫人！心念嫌我：『先以两钱施时，为我祝愿，今车载珍宝，不为我祝愿。』我佛法中，不贵珍宝，唯贵善心。夫人！先施两钱之时，善心极胜，后施珍宝，吾我贡高，是以我今不与祝愿。年少道人！亦莫嫌我，汝当深解出家之心。」诸年少道人，各自惭愧，皆得须陀洹道。王夫人听法，惭愧欢喜，亦得须陀洹道。听法已讫，作礼而去。

（四二）◎干陀卫国画师罽那设食获报缘

昔干陀卫国，有一画师，名曰罽那，三年客作，得三十两金，欲还归家，而见他作般遮于瑟，问维那言：「一日作会，可用几许？」维那答言：「用三十两金，得一日会。」即自念言：「由我先身不种福业故受此报，佣力自活，今遭福田，云何不作？」即语维那：「请为弟子，鸣椎集僧，我欲设会。」设会已讫，踊跃欢喜，即便归家。既到家已，其妇问言：「三年客作，钱财所在？」其夫答言：「我所得财，今已举着坚牢藏中。」妇时问言：「坚牢之藏，今在何许？」夫言：「乃在僧中。」妇时嫌责，即集亲里，缚其夫主，诣断事人，而作是言：「我之母子，贫穷辛苦，无衣无食，而我夫主，得财余用，不担来归，请诘所以。」时断事人，问其夫言：「何以尔也？」答言：「我身如电光不久照曜，亦如朝露须臾则灭，由是恐惧，深自念言：『缘我前身不作福业，今遭穷苦，衣食困乏。』」故因见彼弗迦罗城中，作般遮会，众僧清净，心生欢喜，敬信内发，即问维那：「得几许物，供一日食？」维那答言：「得三十两金，可得供一日。」我三年中，作所得物，即与维那，使为众僧作一日食。」时断事人，闻是语已，心生欢喜，怜愍其人，脱己衣服璎珞及以鞍马并诸乘具，悉施罽那，即分一村落而赏封之。华报如此，其果在后。

（四三）◎罽夷罗夫妇自卖设会现获报缘

昔有一人，名罽夷罗，夫妇二人，贫穷理极，佣赁自活。见他长者悉往寺中，作大施会，来归家中，共妇止宿，头枕妇臂，自思惟言：「由我前身不作福故，今日贫穷。如彼长者，先身作福，今亦作福；我今无福，将来之世，唯转苦剧。」作是念已，涕泣不乐，泪堕妇臂。妇问夫言：「何以落泪？」答言：「见他修福常得快乐，自鄙贫贱，无以修福，是以落泪。」妇言：「落泪何益？可以我身卖与他人取财作福。」夫言：「若当相卖，我身如何得自存活？」妇言：「若恐不活不见出者，我今与君俱共自卖，而修功德。」于是夫妇，便共相将，至一富家，而语之言：「今我夫妇，以此贱身，请贸金钱。」主人问言：「欲得几钱？」答言：「欲得十金钱。」主人言：「今与汝钱，却后七日，不得偿我，以汝夫妇，即为奴婢。」言契以定，赍钱往诣，至彼塔寺，施设作会。夫妇二人，自共捣米，相劝励言：「今日我等得自出力而造福业，后属他家，岂从意也？」于是昼夜，懃办会具，到六日头，垂欲作会，值彼国主亦欲作会，来共净日，众僧皆言：「以受穷者，终不得移。」国主闻已，作是言曰：「彼何小人，敢能与我共净会

日？」即遣人语罽罗：「汝避我日。」罽罗答言：「实不相避。」如是三反，执辞如初。王怪所以，自至僧坊，语彼人言：「汝今何以不后日作，共我诤日？」答言：「唯一日自在，后属他家，不复得作。」王即问言：「何以不得？」自卖者言：「自惟先身不作福业，今日穷苦，今若不作，恐后转苦。感念此事，唯自卖身，以贸金钱，用作功德，欲断此苦。至七日后，无财偿他，即作奴婢。今以六日，明日便满，以是之故，分死诤日。」王闻是语，深生怜愍，叹未曾有：「汝真解悟贫穷之苦，能以不坚之身，易于坚身，不坚之财，易于坚财，不坚之命，易于坚命。」即听设会，王以己身并及夫人衣服璎珞，脱与罽罗夫妇，割十聚落，与作福封。夫能至心，修福德者，现得华报，犹尚如是，况其将来获果报也。由此观之，一切世人，欲得免苦，当懃修福，何足纵情懈怠放逸？

（四四）◎沙弥救蚊子水灾得长命报缘

昔者有一罗汉道人，畜一沙弥，知此沙弥却后七日必当命终，与假归家，至七日头，勅使还来。沙弥辞师，即便归去，于其道中，见众蚊子，随水漂流，命将欲绝，生慈悲心，自脱袈裟，盛土堰水，而取蚊子，置高燥处，遂悉得活。至七日头，还归师所。师甚怪之，寻即入定，以天眼观，知其更无余福得尔，以救蚊子因缘之故，七日不死，得延命长。

（四五）◎干陀卫国王治故塔寺得延命缘

昔干陀卫国，有一国主，有一明相师，占王，却后七日，必当命终。出游猎行，见一故塔，毁败崩坏，即令群臣共修治之，修治已讫，欢喜还宫，七日安隐。相师见过七日，怪其所以，问王言：「作何功德？」答言：「更无所作，唯有一破塔，以堊补治。」由治塔故，功德如是。

（四六）◎比丘补寺壁孔获延命报缘

昔有比丘，死时将至，会有外道婆罗门见，相是比丘，知七日后必当命终。时此比丘，因入僧坊，见壁有孔，即便团泥，而补塞之。缘此福故，增其寿命，得过七日。婆罗门见，怪其所以，而问之言：「汝修何福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无所修，唯于昨日，入僧房中，见壁有孔，补治而已。」婆罗门叹言：「是僧福田，最为深重，能使应死比丘续命延寿。」

（四七）◎长者子见佛求长命缘

昔佛在世，有一长者子，年五六岁。相师占之，福德具足，唯有短寿命。将至外道六师所，望求长寿，瞋彼六师都无有能与长寿法。将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此子短寿，唯愿世尊与其长寿。」佛言：「无有是法能与长寿。」重白佛言：「愿示方便。」佛时教言：「汝到城门下，见人出者，为之作礼，入者亦礼。」时有一鬼神，化作婆罗门身，欲来入城，小儿向礼，鬼呪愿言：「使汝长寿。」此鬼乃是杀小儿鬼，但鬼神之法，不得二语，以许长寿，更不得杀。以其如是谦忍恭敬，得延寿命。

（四八）◎长者子客作设会获现报缘

昔佛在世时，有长者子，早丧父母，孤穷伶仃，客作自活。闻有人说忉利天上，极为快乐，又闻他说供养佛僧，必得往生，即问他言：「用几许物，可得供佛及以众僧？」时人语言：「用三十两金，可得作会。」便来向市，求客作处。市边有一大富长者，雇其客作，长者问言：「汝今能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是作皆能。」「三年客作，索几许物？」答言：「索三十两金。」长者闻其事事皆能，即雇使作。为人端直，金银铜铁，种种肆上，得利倍常。日月以满，从彼长者，索作价金。长者问言：「汝今得金，用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我欲供养佛僧。」长者语言：「我今佐汝，及以种种瓮器米面，与汝作食，汝但请佛及以众僧。」即诣僧房，请佛及僧。佛使众僧皆受其请，佛住自房，众僧皆受彼长者子请。正值节日，众人皆送种种饮食，往与众僧。众僧食饱，到长者舍。时长者子，手自行食，上座言：「少着。」次第皆言少着，至乞下行。时长者子，啼哭懊恼，「辛苦三年，设此饮食，望众僧食；僧不为食，我求生天，必不得生。」往至佛边，白佛言：「众僧不食我供，而我所愿，必当不得。」佛言：「少食以不？」答言：「皆悉少食。」佛言：「假使不食汝愿必成，况复少食而不成也？」童子欢喜，还来饮食。彼时众僧食讫即还。

时有五百贾客，入海来还，入城募索饮食。时世饥馑，无有与者。有人语言：「彼长者子，今日设会，必有饮食。」时长者子，闻有贾客，欢喜与食，五百贾客，皆得充足，一切将从，悉亦饱满。最下贾客，解一珠与，直万两金；最上头者，解一珠与，直十万两金。五百贾客，人与一珠，与一铜盃，与此长者子，而不敢取。往走问佛，佛言：「此是华报，但取无苦，后必生天，不足恐惧。」主人长者，更无男儿，唯有一女，即与童子。如是家业，遂大炽盛，舍卫城中，最为第一。长者命终，波斯匿王，闻其聪明智见，以其家业，悉乞与之。华报如是，其果在后。

（四九）◎弗那施佛钵食获现报缘

昔佛在世，有梵志兄弟五人，一名耶奢。二名无垢，三名憍梵波提，四名苏驮夷；四兄入山学道，得五神通。其最小弟，名曰弗那，见佛乞食，盛好白净饭，满钵施佛。尔时弗那，恒以耕种为业，时耕种讫，还归于家。后于一日，出到田中，见其田中，所生苗稼，变成金禾，皆长数尺，收刈已尽，还生如初。国王闻之，亦来收刈，不能得尽，如是一切，诸来取者，皆不能尽。兄等念言：「我弟弗那，为得生活，为贫苦耶？」寻共来看，见弟福业踰于国王，便语弟言：「汝先贫穷，云何卒富？」答言：「我见瞿昙，施一钵饭，得如是报。」四兄闻已，欢喜踊跃，又语弟言：「尔今为我，作欢喜团，我等四人，各持一团，供养瞿昙，愿求生天，不听其法，不用解脱。」于是各担欢喜团，往至佛所，大兄捉一团，着佛钵中，佛言：「诸行无常。」第二复以欢喜团，着佛钵中，佛作是语：「是生灭法。」第三复以欢喜之团，着佛钵里，佛作是语：「生灭灭已。」第四复以欢喜之团，着佛钵中，佛作是语：「寂灭为乐。」即还归家，至寂静处，共相问言：「汝闻何语？」第一兄言：「我闻诸行无常。」次者复闻是生灭法，又次者闻生灭灭已，第四者闻寂灭为乐。兄弟四人，各思此偈，得阿那含，皆来佛所，求为出家，得阿罗汉道。

（五〇）大爱道施佛金缕织成衣并穿珠师缘

昔佛在世，大爱道为佛作金缕织成衣，赍来上佛，佛即语言：「用施众僧。」大爱道言：「我以乳哺长养世尊，自作此衣，故来奉佛，必望如来为我受之。云何方言与众僧也？」佛言：「欲使姨母得大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众僧福田，广大无边，是故劝尔。若随我语，已供养佛。」时大爱道，即持此衣，往到僧中，从上座行，无敢取者。次到弥勒，弥勒受衣，即着入城乞食。弥勒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，既到城里，众人竞看，无与食者。有一穿珠师，见诸人等无与食者，即前跪请，将至家中，与弥勒食。弥勒食讫，时穿珠师，以一小座，敷弥勒前，求欲听法。弥勒有四辩才力，即便为说种种妙法。时穿珠师，愿乐听闻，无有厌足。

先有长者，将欲嫁女，雇穿珠师，穿一宝珠，与钱十万。当此之时，彼嫁女家，遣人索珠。时穿珠师，听法情浓，不暇为穿，即答之言：「且可小待须臾之顷。」已复来索，乃至三返犹故不得。彼长者瞋，合其珠钱还来夺去。穿珠师妇，瞋其夫言：「更无业也，须臾穿珠，得十万利，云何听此道人美

说？」其夫闻已，意中恨恨。尔时弥勒，知其恨恨，即问之言：「汝能随我，至寺以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能。」即随弥勒，往僧坊中，问上座言：「有人得金满十万斤，何如欢喜听人说法？」憍陈如言：「假使有人得金十万，不如有人以一钵食施持戒者，况能信心须臾听法，复胜于彼百千万倍。」于是又问第二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设复有人得十万车金，亦不如以一钵之食施持戒者，况复听法欢喜，经于时节。」又复问于第三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若有人得十万舍金，亦复不如施持戒人一钵之食，况复听法？」又问第四上座，上座答言：「若其有得十万国金，亦复不如施持戒人一钵之食，况复听法，百千万倍。」

如是次问乃至阿那律，阿那律言：「有人得满四天下金，犹故不如施持戒人一钵之食，况复听法？」弥勒答言：「尊者说言有施比丘一钵之食，乃至胜得满四天下金，云何如是？」尊者答言：「以自身为证，忆念往昔九十亿劫，有一长者，有其二子，一名利咤，二名阿利咤，恒告之言：『高者亦堕，常者亦尽，夫生有死，合会有离。』长者得病，临命终时，约勅儿子：『慎莫分居。譬如一丝不能系象，多集诸丝，象不能绝。兄弟并立，亦如多丝。』时彼长者，嘱诫子竟，气绝命终。以父勅故，兄弟共活，极相敬念。后为弟娶妇，生活未几，而此弟妇语其夫言：『汝如彼奴。所以者何？钱财用度，应当人客，皆由汝兄，汝今唯得衣食而已，非奴如何？』数作此语。尔时夫妇，心生变异，求兄分居。兄语弟言：『汝不忆父临终之言？』犹不自改，数求分居。兄见弟意，正便与分居，一切所有，皆中半分。弟之夫妇，年少游逸，用度奢侈，未经几时，贫穷困匮，来从兄乞。其兄尔时，与钱十万，得去未久，以复用尽，而更来索。如是六返，皆与十万。至第七返，兄便责数：『汝不念父临终之言，求于分异，不能乃心生活，数来索物；今更与汝十万之钱，从今已往，不好生活，重复来索，更不与汝。』得是苦语，夫妇二人，用心生活，以渐得富。兄钱财丧失，以渐贫穷，来从弟乞，其弟乃至不让兄食，而作是言：『谓兄常富，亦复贫耶？我昔从汝，有所乞索，苦切见责，今日何故，来从我索？』兄闻此已，极生忧恼，自作念言：『同生兄弟，犹尚如此，况于外人？』厌恶生死，遂不还家，入山学道，精勤苦行，得辟支佛。其弟后亦以渐贫穷，遭世饥馑，卖薪自活。时辟支佛，入城乞食，竟无所得，空钵还出。时卖薪人，见辟支佛空钵出城，即以卖薪所得稗粃，而欲与之，语辟支佛言：『尊者能食麤恶食不？』答言：『不问好恶，趣得支身。』时卖薪人，即便授与。辟支佛受而食之，食讫之后，飞腾虚空，作十八变，即还所止。时卖薪人，后更取薪，道见一兔，以

杖撩之，变成死人，卒起而来，抱取薪人项，彼取薪人，种种方便，欲推令去，不能得离，脱衣雇人，使挽却之，亦不得离；展转至闇，负来向家，既到家中，死人自解，堕在于地，作真金人。时卖薪人，即便截却金人之头，头寻还生，却其手脚，手脚还生，须臾之间，金头金手满其屋里，积为大[廿/积]。邻比告官：『此贫穷人，屋里自然有此金[廿/积]。』王闻遣使，往覆捡之。即到屋里，纯见烂臭死人手头。其人自捉金头，来以上王，便是真金。王大欢喜：『此是福人。』即封聚落。从是命终，生第二天，为天帝释，下生人中，为转轮圣王，天王人王，九十一劫，不曾断绝。今最后身，生于释种，初生之日，四十里中，伏藏珍宝，自然踊出。后渐长大，兄释摩男，父母偏爱，阿那律母，欲试诸儿，时遣语无食。阿那律言：『但担无食来。』即与空器，时空器中，百味饭食，自然盈满。设以四天下金，用为乳哺，不足一劫，况九十一劫，常受快乐。所以我今得此自然饮食，适由先身施此一钵之食，今得此报，上至诸佛，下至梵天，净持戒者，皆名持戒。」时穿珠师，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。

◎杂宝藏经卷第四

杂宝藏经卷第五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天女本以华鬘供养迦叶佛塔缘

天女本以莲华供养迦叶佛塔缘

天女本以受持八戒斋生天缘

天女本以燃灯供养生天缘

天女本以乘车见佛欢喜避道缘

天女本以华散佛化成华盖缘

舍利弗摩提供养佛塔生天缘

长者夫妇造作浮图生天缘

长者夫妇信敬礼佛生天缘
外道婆罗门女学佛弟子作斋生天缘
贫女人以[送*毛]施须达生天缘
长者女不信三宝父以金钱雇令受持五戒生天缘
女因扫地见佛生欢喜生天缘
长者造舍请佛供养以金布施生天缘
妇以甘蔗施罗汉生天缘
女人以香敬心涂佛足生天缘
须达长者妇归依三宝生天缘
贫女从佛乞食生天缘
长者婢为主送食值佛转施生天缘
长者为佛造作讲堂生天缘
长者见王造塔亦复造塔获报生天缘
贾客造舍供养佛生天缘

（五一）◎天女本以华鬘供养迦叶佛塔缘

尔时释提桓因，从佛闻法，得须陀洹，即还天上，集诸天众，赞佛法僧。时有天女，头戴华鬘，华鬘光明，甚大晃曜，共诸天众，来集善法堂上。诸天众，见是天女，生希有心。释提桓因，即便说偈，问天女言：

「汝作何福业， 身如融真金，
光色如莲花，
而有大威德？ 身出妙光明，
面若开敷华，

金色晃然照， 以何业行得？
愿为我说之。」

尔时天女，说偈答言：

「我昔以华鬘， 奉迦叶佛塔，
今生于天上，
获是胜功德， 生在于天中，
报得金色身。」

释提桓因，重复说偈，而赞叹言：

「甚奇功德田， 耘除诸秽恶，
如是少种子，
得天胜果报， 谁当不供养？
恭敬真金聚。
谁不供养佛， 上妙功德田，
其目甚修广，
犹如青莲花？ 汝能兴供养，
无上第一尊，
作少功德业， 而获如此容。」

尔时天女，即从天下，执持华盖，来至佛所；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，而还天上。诸比丘等，怪其所以，即问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天女，作何功德，获此天身，端政殊特？」佛言：「往古之时，以种种华鬘，供养迦叶佛塔，以是因缘，今获此果。」

（五二）◎天女本以莲华供养迦叶佛塔缘

尔时复有一天女，头上华鬘，光明晃曜，共诸天众，来集善法堂上。时诸天众，见是天女，生希有心。时天帝释，以偈问曰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 身如真金聚，
光色如莲花， 而有大威德？
身出微妙光， 面如开敷花，
光明甚炜炜， 以何业行得？
唯愿为我说。」

天女即便，说偈答言：

「我昔以莲花， 供养迦叶塔，
今日值世尊， 得是胜功德，
生处于天上， 得是金色报。」

释提桓因，重以偈赞：

「甚奇功德田， 灭除诸秽恶，
殖因者甚少， 获得胜果报。
谁不乐供养， 恭敬真金聚？
谁不供养佛， 上妙胜福田，
目广修而长， 其喻青莲华？
汝昔能兴供， 第一最胜尊，
作妙福德业， 获得如此报。」

尔时天女，即从天下，执持华盖，来到佛所；听佛说法，得法眼净，还于天上。时诸比丘，即问佛言：「此女往昔，作何行业，得报如是？」佛言：「过去之时，以妙莲华，供养迦叶佛塔，故获胜果，今见道迹也。」

（五三）天女受持八戒斋生天缘

尔时复有一天女，受持八斋，生于天上，得端政报，光颜威相，与众超异。时共诸天，集善法堂上，诸天见已，生希有心。释提桓因，以偈而问：

「汝昔作何业， 身如真金山，
光颜甚炜炜， 色如净莲花？
得是胜威德， 身出大妙光，
以何业行获？ 愿为我说之。」

天女尔时，说偈答言：

「昔于迦叶佛， 受持八戒斋，
今得生天中， 获是端政报。」

释提桓因，重以偈赞：

「奇哉功德田， 能生胜妙报，
昔少修微因， 而得生天上。
如此胜福聚， 谁当不供养？
如是最胜尊， 谁当不恭敬？
诸有闻是者， 宜应大欢喜，
欲求生天者， 应当持净戒。」

尔时此天，持好华盖，来至佛所；佛为说法，得见谛道。时诸比丘，即问佛言：「此天往昔，作何福业，得生天中，而获圣果？」佛言：「昔为人时，于迦叶佛所，受持八斋，由是善行生于天上，而见道迹。」

◎

（五四）◎天女本以然灯供养生天缘

尔时王舍城，频婆娑罗王，于佛法中得道，获不坏信，常以灯明，供养于佛。后提婆达多，与阿闍世王作恶知识，欲害佛法，是以国土怖畏，不复然灯供养。有一女人，以习常故，于僧自恣日，佛经行道头，然灯供养。阿闍世王，闻极大瞋恚，即以剑轮，斩腰而杀，命终得生三十三天摩尼焰宫殿中，乘此宫殿，至善法堂。帝释以偈问曰：

「汝昔作何业， 身如聚真金，
而有大威德， 容貌甚光明？」

天女实时，以偈答言：

「三界之真济， 三有之大灯，
至心眼观佛， 相好庄严身，
法中之最胜， 为之然明灯，
灯然以灭闇， 佛灯灭众恶，
见灯如日光， 真实生信心，
覩灯明炽盛， 欢喜而礼佛。」

说此偈已，来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，即还天上。比丘问佛：「以何因缘，生于天宫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间，于僧自恣日，佛经行道头，然灯供养，阿闍世王，斩其腰杀。以是善因，命终之后，得生天中，重于我边，闻法信解，得须陀洹道。」

（五五）天女本以乘车见佛欢喜避道缘

尔时佛在舍卫国，入城乞食，有一童女，乘车游戏，欲向园中，道逢如来，回车避道，生欢喜心。其后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往集善法堂。释提桓因，以偈问言：

「汝昔作何行， 身色如真金，
 光颜甚炜炜， 犹若优钵罗，
 得是胜威德， 而生于天中？
 愿今为我说， 何由而得之？」

天女实时，以偈答曰：

「我见佛入城， 回车而避道，
 欢喜生敬信， 命终得生天。」

说此偈已，来向佛所；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，即还天宫。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缘，生此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昔于人间，回车避我，今得生天，重于我所，闻法信受，证须陀洹果。」

（五六）天女本以华散佛化成华盖缘

尔时舍卫国，有一女子，于节日中，采阿恕伽华，还入城来，遇值佛出，即以此华，散于佛上，化成华盖，欢喜踊跃，生敬信心。于是命终，生于三十三天，即乘宫殿，至善法堂。帝释以偈问言：

「汝昔作何业， 得来生天中，
 身如真金色， 威德甚光明？
 以何业行获？ 愿为我说之。」

天女即以偈答言：

「昔于阎浮提， 取阿恕伽花，
 还值于如来， 即以供养佛，
 欢喜生敬重， 命终得生天。」

说是偈已，来向佛所；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，便还天上。比丘问言：「此天女者，以何因缘得受天身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出城取阿恕伽花，还来值我，即以华供养，发欢喜心。乘此善业，命终生天，重于我所，闻法得悟，证须陀洹。」

（五七）舍利弗摩提供养佛塔缘

频婆娑罗王，已得见谛，数至佛所，礼拜问讯。时宫中妇女，不得日日来佛边，王以佛发，宫中起塔，宫中之人，经常供养。频婆娑罗王崩，提婆达多共阿阇世王，同情相厚，生诽谤心，不听宫中供养此塔。有一宫人，名舍利弗摩提，以僧自恣日，忆本所习，即以香花供养此塔。时阿阇世王，嫌其供养佛塔，用钻钻杀。命终得生三十三天，乘天宫殿，集善法堂。帝释以偈而问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 而得生天中，
威德甚光明， 犹如真金色？
作何业行获？ 愿为我说之。」

天女以偈，而答之曰：

「我昔在人中， 欢喜恭敬心，
以诸好香华， 供养于佛塔，
而为阿阇世， 以钻钻杀我，
命终得生天， 受此极快乐。」

说是偈已，来向佛所；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，即还天宫。比丘问言：「以何因缘生此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本于人间，曾以华香，供养佛塔。由是善业，今得天身，重从我所，闻法而悟，证须陀洹。」

（五八）长者夫妇造作浮图生天缘

舍卫国，有一长者，作浮图僧坊，长者得病，命终生三十三天。妇追忆夫，愁忧苦恼，以追忆故，修治浮图及与僧坊，如夫在时。夫在天上，自观察言：「我以何缘生此天上？」知以造作塔寺功德，是故得来。自见定是天身，心生欢喜，常念塔寺，以天眼观所作塔寺，今谁料理？即见其妇，昼夜忆夫，忧愁苦恼，以其夫故，修治塔寺。夫作念言：「我妇于我，大有功

德，我今应当往至其所，问讯安慰。」从天上没，即到妇边，而语之言：「汝大忧愁，念于我也。」妇言：「汝为是谁？劝谏于我。」答言：「我是汝夫，以作僧坊塔寺因缘，得生天上三十三天，见汝精懃修治塔寺，故来汝所。」妇言：「来前与我交会。」夫言：「人身臭秽，不复可近，欲为我妻者，但懃供养佛及比丘僧，命终之后，生我天宫，以汝为妻。」妇用夫语，供养佛僧，作众功德，发愿生天。其后命终，即生彼天宫，夫妇相将，共至佛边；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诸比丘等，惊怪所以，便问：「何业缘故得生此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作浮图僧坊，供养佛僧，由是功德，今得生天。」

（五九）长者夫妇信敬礼佛生天缘

王舍城中，有一长者，日日往至佛所。其妇生疑，而作念言：「将不与他私通，日日恒去。」便问夫言：「日日恒向何处来还？」夫答妇言：「佛边去来。」问言：「佛为好丑能胜汝也？而恒至边。」夫即为妇，叹说佛之种种功德。尔时其妇，闻佛功德，心生欢喜，即乘车往。既至佛所，尔时佛边有诸王大臣，逼塞左右，不能得前，遥为佛作礼即还入城。其后舍寿，生三十三天，便自念言：「得佛恩重，一礼功德，使我生天。」即从天下往至佛边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以何因缘，得生此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为我作礼，以一礼功德，命终生天。」

（六〇）外道婆罗门女学佛弟子作斋生天缘

尔时舍卫国，有佛诸弟子，女人作邑会，数数往至佛边。徒伴之中有一婆罗门女，邪见不信，不曾受斋持戒，见诸女人共聚斋食，问言：「汝等今作何等吉会？与汝亲厚，而不命我。」诸女答言：「我等作斋。」婆罗门女言：「今非月六日，又非十二日，为谁法作斋？」诸女言：「我作佛斋。」婆罗门女言：「汝作佛斋，得何功德？」答言：「得生天解脱。」婆罗门女贪饮食故，受水作斋食，后与好美浆。婆罗门斋法，不饮不食，佛斋之法，食好食饮美浆，此斋甚易，生信乐欢喜。却后寿尽，得生天上，来向佛边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以何因缘，生于天中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间，见诸女等聚集作斋，随喜作斋，由是善业，得来生天。」

（六一）贫女人以[送*毛]施须达生天缘

尔时须达长者，作是思惟：「生我家者，命终之后，无堕恶道，何以故？我尽教以净法故，贫穷困苦，信与不信，我今亦当教以善法，使供养佛僧。」于是具以上事，启波斯匿王，王便击鼓鸣铃。却后七日，须达长者，欲劝化乞索供养三宝，一切人民，各各随喜，多少布施。至七日头，须达长者，从诸人等，劝化乞索。有一贫女，辛苦求价，唯得一[迭*毛]，以覆身体，见须达乞，即便施与。须达得已，奇其所能，便以钱财谷帛衣食，恣意所欲供给。贫女其后寿尽命终，生于天上，来至佛边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缘，生于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值须达长者教化乞索，心生欢喜，即以所著白[迭*毛]，布施须达。由是善业，得生天上，重于我边，闻法信解，获须陀洹。」

（六二）长者女不信三宝父以金钱雇令受持五戒生天缘

尔时舍卫国中，有一长者，名曰弗奢，生二女子，一者出家，精进用行，得阿罗汉；一者邪见，诽谤不信。父时语此不信之女：「汝今归依于佛，我当雇汝千枚金钱，乃至归依法僧，受持五戒，当与八千金钱。」于是便受五戒。不久之顷，命终生天，来向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此天女者，以何业行，得生于天？」佛言：「本于人间，贪父金钱，归于三宝，受持五戒。由是因缘，今得生天，重于我所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六三）女因扫地见佛生欢喜生天缘

南天竺法，家有童女，必使早起，净扫庭中门户左右。有长者女，早起扫地，会值如来于门前过，见生欢喜，注意看佛。寿命短促即终生天。夫生天者，法有三念，自思惟言：「本是何身？」自知人身；「今生何处？」定知是天；「昔作何业，来生于此？」知由见佛欢喜善业，得此果报。感佛重恩，来供养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诸比丘言：「以何因缘，令此女人生天得道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早起扫地，值佛过门，见生喜心。由是善业，生于天上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证道。」

（六四）长者造舍请佛供养以舍布施生天缘

王舍城有大长者，新造屋舍，请佛供养，即以布施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自今已后，入城之时，洗手洗钵，恒常来此。」其后寿尽，生于天上，乘天宫殿，来诣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白言：「以何因缘，得生于

天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造新屋舍，请佛布施。由是善业，上生天宫，遂于我边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六五）妇以甘蔗施罗汉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有罗汉比丘，入城乞食，次到压甘蔗家。其家儿妇，以一羸大甘蔗，着比丘钵中。姑见瞋之，便捉杖打，遇着腰脉，实时命终得生忉利天，而作女身，所处宫殿纯是甘蔗。诸天之众集善法堂，时彼天女亦集此堂，帝释以偈而问言：

「汝昔作何业， 而得妙色身，
光明色无比， 犹如镕金聚？」

天女以偈答言：

「我昔在人中， 以少甘蔗施，
今得大果报， 于诸天众中，
光明甚晖赫。」

（六六）女人以香涂佛足生天缘

昔舍卫城中，有一女人，坐地磨香，值佛入城，女见佛身，生欢喜心，以所磨香，涂佛脚上。其后命终，得生天中，身香远闻，彻四千里，便往集于善法堂上。帝释以偈而问言：

「汝昔作何福， 身出微妙香，
生在于天中， 光色如镕金？」

天女即以偈答言：

「我以上妙香， 供养最胜尊，
得无等威德， 生三十三天，
而受大快乐。 身出众妙香，
闻于百由旬， 诸得闻香者，
悉得大利益。」

实时天女，向世尊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道而还天上。诸比丘问言：「昔作何福，得生天中，身若此香？」佛言：「由此天女，昔在人间，以香涂我足，以是因缘，命终生天受此果报。」

（六七）须达长者婢归依三宝生天缘

尔时舍卫国，须达长者，以十万两金，雇人使归依佛。时有一婢，闻长者语，即归依佛。命终之后，生三十三天，于是往集善法堂上。帝释以偈而问言：

「汝宿有何福， 得生于天中，
 光明色微妙？ 今为我说之。」

天女以偈答言：

「三界之坚胜， 能拔生死苦，
 三界之真济， 断除三垢结，
 我昔归依佛， 并于法僧，
 以是因缘故， 而获此果报。」

说是偈已，来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道。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缘，受是果报？」佛言：「昔于人中，归依佛故，今得生天，值我说法，得须陀洹。」

（六八）贫女从佛乞食生天缘

昔舍卫国城中，有一女人，贫穷困苦，常于道头，乞索自活。转转经久，一切人民，无看视者。佛遇行见，往到其所，从佛乞食，怜愍贫女困饿欲死，即勅阿难，使与其食。时此贫女，得食欢喜，后便命终，生于天上。感佛往恩，来供养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诸比丘问佛言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缘，得生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此天女者，昔在人间，困饿垂死，佛使阿难与食，既得食已，心生欢喜。乘是善根，命终生此天宫，重于我所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六九）长者婢为主送食值佛即施获报生天缘

舍卫国中，有长者子，共诸长者子，游戏园中。欲去之时，语其家内：「为我送食。」其家于后，遣婢送食。婢到门外，遇见于佛，即以其食，供养如来。还复归家，取食更送，亦于路中，见舍利弗、目犍连等，即复与之。第三取食，与长者子。长者子食竟，自来还归，语其妇言：「今日送食何为极晚？」妇答之言：「今日三过，为君送食，何故迟晚？」便唤婢问：「汝朝三过，取食与谁？」婢时答言：「第一送食，值佛即施；第二送食，见舍利弗、目连等，复以与之；第三取食，始与大家。」大家闻已，极大瞋恚，以杖而打，实时命终，生于天上。初生天时，具作三念，一者自念，我今生在何处？自知生天。二者自念，从何处终？而来生天，知从人道中生于天上。三者自念，乘何等业缘而得生天？知由施食获此果报。便来佛所，供养恭敬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佛：「今此天女，以何因缘，生于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本于人中，作长者婢，为长者子送食，值佛如来，即以施佛，大家瞋恚，以杖打杀。乘是业缘，命终生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证道。」

（七〇）长者念佛造讲堂获报生天缘

尔时王舍城，频婆娑罗王，为佛造作浮图僧房。有一长者，亦欲为佛作好房屋，不能得地，便于如来经行之处，造一讲堂，堂开四门。后时命终，生于天上，乘天宫殿，来供养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今此天子，以何业缘，得生天宫？」佛言：「本在人中，造佛讲堂，由是善因，命终生天。来至我所，感恩供养，重闻说法，获须陀洹。」

（七一）长者见王造塔亦复造塔获报生天缘

尔时耆闍崛山南天竺，有一长者，见频婆娑罗王为佛作好浮图僧坊，亦请如来，为造浮图，僧房住处。其后命终生于天上，来至佛所，报恩供养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此天子往日，以何因缘，得生天宫？」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见王起塔，心生随喜，便请如来，造立浮图。由此善业，得生天上，又于我所，闻法信悟，证须陀洹。」

（七二）贾客造舍供养佛获报生天缘

尔时舍卫国，有一贾客，远行商贾，身死不还。母养其子，其子长大，复欲远去。祖母语言：「汝父远去，身死不还，汝莫远去，当于近处，在市坐肆。」即奉其勅，便于市中，作于估肆，而作念言：「此城人民，悉皆请佛，我今新造舍已，亦当请于如来。」便往请佛。佛来至已，而白佛言：

「我以此舍，供养如来，自今已后，入城之时，洗手洗钵，恒向我舍。」其后命终，便生天上，来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「此天昔日，以何业因缘，得生天上？」佛言：「本为人时，新作肆舍，请佛着中。乘此善业，今生于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获报。」

◎

杂宝藏经卷第五

杂宝藏经卷第六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帝释问事缘

度阿若憍陈如等说往日缘

差摩释子患目归依三宝得眼净缘

七种施因缘

迦步王国天旱浴佛得雨缘

长者请舍利弗摩诃罗缘

（七三）帝释问事缘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在摩竭提国，王舍城南，有婆罗门聚落，名庵婆罗林，此聚落北，毘提酰山石窟之中。尔时帝释闻佛在彼，即告盘阁识企犍闍婆王子言：「摩竭提国，婆罗门聚落，名庵婆罗林，此聚落北，有毘提酰山，世尊在中，今与汝等可共诣彼。」盘阁识企犍闍婆王子，答言：「唯然，此事最善。」欢喜乐闻，即挟琉璃琴，从于帝释，往于佛所。尔时诸天，闻帝释共犍闍婆王子等，欲往佛所，各自庄严，随从帝释，于天上没，即至毘提酰山。

尔时山中，光明照曜，近彼仙人，皆谓火光。帝释即告犍闍婆王子言：「此处清静，远离诸恶，阿练若处，安隐坐禅，当今佛边，多饶尊胜诸天侧塞，满其左右。我等今者，云何而得奉见世尊？」帝释即告犍闍婆王子：「汝可为我往向佛所通我等意，欲得觐问。」犍闍婆王子，受教即往，不远不近，瞻仰尊颜，援琴而弹，使佛得闻，作偈颂曰：

「欲心生恋着， 如象没淤泥，
亦如象醉狂， 非钩之所制。
譬如阿罗汉， 恋慕于妙法，
亦如我贪色， 恭敬礼其父，
由生贵胜处， 情倍生爱乐。」

「极能生长我之爱， 如似热汗遇凉风，
亦如极渴得冷饮， 汝之容体甚可嬉，
犹如罗汉爱乐法， 亦如病者得好药，
如彼饥者得美食， 疾以清凉灭我热，
今我贪尚欲驰奔， 如捉我心不得去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般闍识企！今作此声，弦管相谐，汝于近远而造歌颂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我于往时，遇一贤女，名修利婆折斯，是犍闍婆王珍浮楼女。摩多罗天子，名识蹇稚，先求彼女，我时悦爱，即于其所而说斯偈，我今佛前，重说本偈。」帝释念言：「佛以从定觉，今与般闍识企言说。」帝释复语企言：「汝今称我名，顶礼佛足，问讯世尊：『少病少恼，起居轻利，饮食调适，气力安乐，无诸恶不？安乐住不？』」即报言语。受帝释教，重诣佛所，称帝释名，即礼佛足，以帝释语，问讯世尊。佛言：「帝释及诸天，皆安乐不？」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帝释及三十三天，欲得见佛，听来见不？」佛言：「今正是时。」

帝释及三十三天，闻佛教已，即至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当何处坐？」佛言：「坐此座上。」白佛言：「此窟极小，天众极多。」作是语已，见石窟广博，佛威神力，多所容受。帝释即礼佛足，在前而坐，白佛言：「我于长夜，常欲见佛，欲得闻法。我于往时佛在舍卫国，入火光三昧，当于尔时，有毘沙门侍女，名步闍拔提，步闍拔提，合掌向佛，我时语彼毘沙门侍女言：『佛今在定，我不敢乱，为我顶礼世尊之足，

称我问讯。』彼女以帝释语，礼拜问讯。」佛语帝释言：「我于尔时，闻汝辈声，不久从定而起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我昔从宿旧所闻，如来．阿罗诃．三藐三佛陀出现世间，诸天众增长，阿须伦众减少。今日我亲自生天，诸天众增长，阿须伦减少。我今见佛弟子得生天上者，三事胜于诸天，寿命胜，光色胜，名胜。时具毘耶宝女，生忉利天，先是佛弟子，为帝释作子，名渠或天子。复有三比丘，于佛前修行梵行，心未离欲，身坏命终，生于閼婆家，日日三时，为诸天作使。渠或天子见是三人而作给使。即言：『我心不喜不忍，我昔先在于人中时，而彼三人，恒至我家，受我供养，今日为诸天给使。我不忍见。此三天者，本是佛之声闻弟子，我本为人时，受我恭敬供养饮食衣服，今日下贱，汝等从佛口闻法，为佛所开解，云何生此鄙陋之处？我先奉事供养于汝，而我从佛，闻法修施，我信因缘，故今为帝释子，有大威德，势力自在，诸天皆名我为渠或。汝得佛胜法，云何不能懃心修行，生此贱处？我今不忍见此恶事，如是之事，我不喜见。云何同一法中，生此下贱？是佛弟子，所不应生处。』渠或天子，作是讥论，此三人等，深自惭愧，生厌恶心，合掌语渠或言：『如天子所说，实是我过，今当除断如此欲恶。』即懃精进，修于定慧。三人念瞿昙之法，见欲过患，即断欲结，譬如大象绝于羈鞅，断其贪欲，亦复如是。帝释并一商那天，及余诸天众，护世四天王，皆来就此座，此三断欲者，即于诸天前，飞腾虚空中。」

帝释白佛言：「此三人为得何法，能作此种神变？来见世尊，欲问彼所得。」

佛言：「此三人，既舍彼处，得生于梵世。」

「唯愿世尊！为我说彼生梵天法。」

「善哉贤帝释！分别问所疑。」时佛作是念：「帝释无谄伪，真实问所疑，不为恼乱我，若汝之所问，我当分别说。」

帝释问佛：「是何结使，能系缚人、天、龙、夜叉、干闥婆、阿修、罗迦楼罗、摩睺罗伽？」

佛时答曰：「贪嫉二结使，系缚人、天、阿修罗、干闥婆等，并与一切类，皆为贪嫉自缚。」

「此事实尔。天中天！贪嫉因缘，能缚一切，我今从佛闻解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深生欢喜，更问余义：「贪嫉因何而生？何因何缘，得生贪嫉？何因何缘生？何因何缘灭？」

「憍尸迦！贪嫉因憎爱生，憎爱为缘，有憎爱必有贪嫉，无憎爱贪嫉则灭。」

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今从佛闻解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深生欢喜，更问余义：「爱憎何因何缘生？何因何缘灭？」

答言：「爱憎从欲而生，无欲则灭。」

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从佛闻信解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深生欢喜，更问余义：「欲从何因何缘生？何缘增长？云何得灭？」

佛言：「欲因觉生，缘觉观增长，有觉观则有欲，无觉观欲则灭。」

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今从佛闻解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深生欢喜，更问余义：「觉观因何而生？何缘增长？云何而灭？」

「觉观从调戏生，缘调戏增长，无调戏觉观则灭。」

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今从佛闻解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深生欢喜，更问余义：「调戏因何而生？云何而灭调戏？」

佛告憍尸迦：「欲灭调戏，当修八正道，正见、正业、正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思惟、正念、正定。」

帝释闻已，白佛言：「实尔，天中天！调戏实由八正道而灭，我今从佛得闻此义，疑网即除。」帝释欢喜，复问余义：「欲灭调戏，能修八正道，此八正道，比丘复因何法而得增长？」

佛言：「复有三法：一者欲，二者正勤，三者多习摄心。」

帝释言：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等闻此义，疑网即除。比丘能修行正道分，实自因此三事增长。」闻已欢喜，帝释复问：「比丘欲灭调戏，当学几法？」

佛言：「当学三法。当学增盛戒心，当学增盛定心，当学增盛智慧心。」

帝释闻已：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闻此义，疑网得除。」踊跃欢喜，复问余义：「欲灭调戏，当解几义我闻？」

佛言：「当解六义，一眼识色，二耳识声，三鼻识香，四舌识味，五身识细滑，六意识诸法。」

帝释闻已：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闻此义，疑网得除。」欢喜踊跃，复问余义：「一切众生，皆同一贪一欲一向一趣。」

佛言：「帝释！一切众生，亦不一贪一欲一向一趣，众生无量，世界无量，意欲趣向，殊别不同，各执所见。」

帝释闻已：「实尔，天中天！我闻此义，疑网得除。」欢喜踊跃，更问余义：「一切沙门婆罗门，尽得一究竟不？得一无垢不？得一究竟梵行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一切沙门婆罗门，不能尽得一究竟一无垢，亦不得一究竟梵行。若有沙门婆罗门，得无上断灭爱结解脱，得政解脱者，此乃尽得一究竟一无垢一究竟梵行。」

「如佛所说，无上断灭爱结解脱，得正解脱者，此乃尽得一究竟一无垢一究竟梵行。今从佛闻便解此义，得了此法，得度疑彼岸，得拔诸见毒箭，已除我见，心不退转。」

说是经时，帝释及八万四千诸天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

佛言：「憍尸迦！汝颇曾以此问，问沙门婆罗门不？」

「世尊！我忆昔时，曾共诸天，集善法堂，问于诸天有佛出世未？诸天各言：『未有佛出。』诸天闻佛未出于世，各自罢散，诸大威德天，福尽命终。我时恐怖，见有沙门婆罗门在闲静处，便到其所，彼沙门婆罗门，问我是谁？我言：『是帝释。』我不礼彼，彼逆礼我。我亦未问彼，彼问于我。知其无智，是故我不归依于彼。我今从此归依于佛，为佛弟子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我先常怀疑， 意想不满足，
 长夜求智者， 分别如是疑。
 推觅于如来， 见诸闲静处，

沙门婆罗门， 意谓是世尊。
即往到其所， 礼敬而问讯，
我作是问言： 『云何修正道？』
彼诸沙门等， 不解道非道，
我今覩世尊， 疑网悉皆断。
今日便有佛， 世间大论师，
破坏降魔怨， 尽烦恼最胜。
世尊出于世， 希有无与等，
于诸天梵众， 无有如佛者。

「世尊！我得须陀洹。婆伽婆！我得须陀洹。」

世尊告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憍尸迦！若汝不放逸，当得斯陀含。」佛语帝释：「汝于何处得是不坏信？」帝释白言：「我于是处世尊边得，我即于此更得天寿命，唯愿觉了忆持此事。」帝释言：「世尊！我今作是念：『得生人中豪贵之处，众事备足。即于其中，舍俗出家趣向圣道，若得涅槃，甚为大好；若不得者，生净居天。』」尔时帝释，集诸天众，寻即告言：「我于三时，供养梵天，自今已后，止不为此，当于三时，供养世尊。」

尔时帝释告般阇识企干闥婆子言：「汝今于我，其恩甚重，汝能觉悟佛世尊故，使我得见闻于深法。我还天上，当以珍浮楼女贤修利婆折斯，为汝作妻，复当使卿代其父处，作干闥婆王。」

尔时帝释，将诸天众，遶佛三匝，却行而去，至于静处，皆三称言南无佛陀，便还天上。

帝释去不久，梵天王作是念言：「帝释已去，我今当往至佛所。」如似壮士屈申臂顷，即至佛所，礼佛足已，在一面坐，梵天光明遍照毘提酰山。尔时梵天，即说偈言：

「多所利益， 显现此义， 舍脂彼地，
磨伽婆， 周匝皆贤， 能作问难， 娑
[卅/娑]婆。」

重说帝释所问，即还天上。

佛于晨朝，告诸比丘言：「梵天王，昨日来至我所，说上偈已，即还天上。」佛说是语已，诸比丘欢喜，敬礼佛足而去。

（七四）度阿若憍陈如等说往日缘

佛在王舍城，说法度阿若憍陈如，释提桓因，频婆莎罗王，各将八万四千众，而悉得道。诸比丘疑怪，各有尔许人，拔三恶道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于往昔时，亦曾济拔。」

诸比丘言：「过去济拔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过去世时，有诸商贾人，入海采宝，还来中路，于大旷野，值一蟒蛇，其身举高六拘楼舍，遶诸商贾，四边周匝，无出入处。时诸商人，极怀惊怖，各皆唱言：『天神地神，有慈悲者，拔济我等。』时有白象共师子为伴，师子跳往坏蟒蛇脑，令诸商人得脱大难。尔时蟒蛇，便以口中毒气，害于师子及以白象，命犹未断。贾客语言：『汝济拔我，欲求何愿？』答言：『唯求作佛，度一切人。』诸商人言：『汝若得佛，愿我等辈，最在初会，闻法得道。』师子、白象即便命终，商人烧之，以骨起塔。」

佛言：「欲知尔时师子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白象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尔时商主，憍陈如、帝释、频婆莎罗王是。尔时诸商众者，今得道诸天人是也。」

（七五）差摩释子患目归依三宝得眼净缘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在释氏园。尔时车头城中有释种，名曰差摩，净信于佛，净信于法，净信于僧；归依于佛，归依于法，归依于僧；一向于佛，一向于法，一向于僧；于佛无疑，于法无疑，于僧无疑；于苦谛无疑，于集谛无疑，于灭谛无疑，于道谛无疑；以得见谛，获得道果，如须陀洹，所知见事，悉得知见，于三菩提，不过期限，必定得之。差摩释子以患眼故，有种种色，不得见之。差摩释子，即念世尊：「南无与眼者，南无与明者，南无除闇者，南无执炬者，南无婆伽婆，南无善逝。」

佛以净天耳过于人耳，闻其音声，语阿难言：「汝去，今以章句，拥护差摩释，为作救作守作牧，灭除灾患，为四众，作利作益作安乐住。」

尔时世尊，为差摩释说净眼修多罗：「多折他施利弥利弃利酰酰多。以此净眼呪，使差摩释眼得清浄，眼膜得除。若是风翳，若是热翳，若是冷翳，若是等分翳，莫烧，莫煮，莫肿，莫痛，莫痒，莫流泪，戒实，苦行实，仙实，天实，药实，呪句实，因缘实，苦实，习实，灭实，道实，阿罗汉实，辟支佛实，菩萨实。如是称差摩释名，余人亦如是称名，便得眼净，得眼净已，使闇除，使膜除。若是风翳，若热翳，若是冷翳，若等分翳，莫烧，莫煮，莫肿，莫痛，莫痒，莫流泪。阿难！如是章句，如是六佛世尊，我今第七，亦作是说，四天王亦说是呪，帝释亦说，梵王并诸梵众，亦随欢喜。」

「阿难！我不见若天，若人，若魔，若梵，若沙门众，若婆罗门众，若人，若天，三说是章句，若翳，若闇，若膜，若肿，若眼青，若眼中瑕出，若是天作，若是龙作，若夜叉作，若阿修罗作，若究盘荼作，或饿鬼作，或毘舍作，或毒所作，或恶呪作，或蛊道作，或毘陀罗呪作，或是恶星作，或诸宿作。」

阿难即到，为差摩释，三说是呪，眼净如本，得见诸色。以此呪随称人名字，如差摩释，皆得除闇除膜风热冷及等分，莫烧莫煮莫肿莫痛莫痒莫流泪。南无婆伽婆，南无多陀阿伽陀阿罗呵三藐三佛陀，菩萨以此神呪章句，一切皆得吉成，诸梵随喜，娑呵。

（七六）七种施因缘

佛说有七种施，不损财物，获大果报。一名眼施，常以好眼，视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不以恶眼，名为眼施。舍身受身，得清浄眼；未来成佛，得天眼佛眼，是名第一果报。二和颜悦色施，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不颦蹙恶色，舍身受身，得端正色；未来成佛，得真金色，是名第二果报。三名言辞施，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出柔软语，非麤恶言。舍身受身，得言语辩了，所可言说，为人信受；未来成佛，得四辩才，是名第三果报。四名身施，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起迎礼拜，是名身施。舍身受身，得端政身，长大之身，人所敬身；未来成佛，身如尼拘陀树，无见顶者，是名第四果报。五名心施，虽以上事供养，心不和善，不名为施；善心和善，深生供养，是名心施。舍身受身，得明了心，不痴狂心；未来成佛，得一切种智心，是名心施第五果报。六名床座施，若见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为敷床座令坐，乃至自以己所自坐，请使令坐。舍身受身，常得尊贵七宝床座；未来成佛，得师子法座，是名第六果报。七名房舍施，前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，

使屋舍之中得行来坐卧，即名房舍施。舍身受身，得自然宫殿舍宅；未来成佛，得诸禅屋宅，是名第七果报，是名七施。虽不损财物，获大果报。

（七七）迦步王国天旱浴佛得雨缘

若种少善于良福田，后必获报。如往古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尔时有王，名曰迦步，统领阎浮提内八万四千国土。王有二万夫人，然无子息，祷祀神祇，经历多年，最大夫人，而生太子，字曰栴檀，为转轮王，领四天下，厌恶出家，得成正觉。时彼国中，诸相师等咸言：「大旱应十二年，作何方计，攘却此灾？」寻共议言：「我等今者，应造金盃，置于市上，盛满香水，以用浴佛，分布香水，而起塔庙，可得除灾。」即请如来，香水澡浴，分取世尊洗浴之余，作八万四千宝瓶，分与八万四千诸国，仰造塔庙，供养作福。以造塔庙作福因缘，天即大雨，五谷丰熟，人民安乐。时有一人，见是塔庙，心生欢喜，即以一把华，散于塔上，获大善报。

佛言：「我以佛眼，观彼久远，栴檀如来，香水塔庙，受彼化者，皆久成佛，入于涅槃。一把华施者，我身是也。以我往日有是因缘，今于末后，自致成佛。」是故行者，应当懃心作诸功德，莫于小善生下劣想。

（七八）长者请舍利弗摩诃罗缘

昔舍卫城中，有大长者，其家巨富，财宝无量，常于僧次，而请沙门，就家供养。尔时僧次，次舍利弗及摩诃罗，至长者家，长者见已，甚大欢喜。当于时日，入海估客，大获珍宝，安隐归家。时彼国王，分赐聚落，封与长者，其妻怀妊，复生男儿，诸欢庆事，同时集会，舍利弗等，既入其家，受长者供。饭食已讫，长者行水，在尊者前，敷小床座，舍利弗祝愿而言：「今日良时得好报，财利乐事一切集，踊跃欢喜心悦乐，信心踊跃念十力，如似今日后常然。」长者尔时，闻祝愿已，心大欢喜，即以上妙好[送*毛]二张，施舍利弗，然摩诃罗独不施与。

时摩诃罗，还寺惆怅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舍利弗，所以得者，正由祝愿适长者意，故获是施。我今应当求是祝愿。」即语舍利弗言：「向者祝愿，愿授与我。」即答之言：「此祝愿者，不可常用，有可用时，有不可用时。」摩诃罗，殷懃求请：「愿必授我。」舍利弗不免其意，即授祝愿。既蒙教授，寻即读诵，极令通利，作是思惟：「我当何时，次第及我，得为上座，用此祝愿？」时因僧次，到长者家，得作上座。时彼长者估客入海，亡失珍宝，长

者之妇，遭罗官事，儿复死丧，而摩诃罗说本祝愿，言后常然。尔时长者，既闻是语，心怀忿恚，寻即馱打，推令出门。被馱打已，情甚懊恼，即入王田胡麻地中，蹋践胡麻，苗稼摧折。守胡麻者，馱其如是，复加鞭打，极令劳辱。时摩诃罗，重被打已，过问打者言：「我有何愆，见打乃尔？」时守麻者，具说践蹋胡麻之状，示其道处。涉路前进，未经几里，值他刈麦，积而为[廿/积]。时彼俗法，遶[廿/积]右旋，施設饮食，以求丰壤，若左旋者，以为不吉。时摩诃罗，遶[廿/积]左旋，麦主忿之，复加打棒。时摩诃罗，复问之言：「我有何罪，横加打棒？」麦主答言：「汝遶麦[廿/积]，何不右旋呪言多入？违我法故，是以打汝。」即示其道。小复前行，逢有葬埋，遶他冢圻，如向麦[廿/积]，呪愿之言：「多入多入。」丧主忿之，复捉搥打，而语之言：「汝见死者，应当愍之，言自今已后，更莫如是，云何返言多入多入？」摩诃罗言：「自今已后，当如汝语。」又复前行，见他嫁娶，如送葬者之所教言：「自今已后，莫复如是。」时嫁娶者，馱其如是，复加笞打，乃至头破。遂复前进，被打狂走，值他捕鴈，惊怖惶惶，触他罗网，由是之故，惊散他鴈，猎师馱恚，复捉榜打。时摩诃罗，被打困熟，语猎师言：「我从直道行，数被蹶顿，精神失错，行步躁疾，触君罗网，愿见宽放，令我前进。」猎师答言：「汝极羸踈，俯[仁-二+张]乃尔，何不安徐匍匐而行？」即前着道，如猎师语，匍匐而行。复于道中，遇浣衣者，见其肘行，谓欲偷衣，实时征捉，复加打棒。时摩诃罗，既遭困急，具陈上事，得蒙放舍。至于祇桓，语诸比丘：「我于先日，诵舍利弗祝愿，得大苦恼。」自说被打肤体毁破，几失身命。诸比丘将摩诃罗，诣于佛边，具说其人被打因由。

佛言：「此摩诃罗，不但今日有是因缘。乃至昔时，有国王女，遭遇疾患，太史占之，须诣冢间为其解除。时国王女，即将导从，往诣冢间。于时道行，有二估客，见国王女，侍从严飭，心怀惧畏，走至冢间。其一人者，即为王女侍从之人，割截耳鼻；其一人者，得急惊怖死尸中伏，诈现死相。尔时王女，将欲解除，选新死人肤未烂者，坐上澡浴，以疗所患。时遣人看，正值估客，以手触之，其体尚暖，谓为新死，即以芥末涂身，在上洗浴，芥末辛气，入估客鼻，虽欲自持，不能禁制，即便大嚏欬然而起。时侍从者，谓起尸鬼，或能为我作诸灾疫，闭门拒逆，王女得急急捉不放。于时估客，以实告言：『我实非鬼。』王女实时，与彼估客，俱往诣城，唤开城门，具陈情实。时女父国王，虽闻其言，犹怀不信，庄严兵仗，启门就看，方知非

鬼。时父王言：『女人之体形不再现。』即以其女，而用妻之。估客欢喜，庆遇无量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估客得王女者，舍利弗是。割截耳鼻者，摩诃罗是。宿缘如此，非但今日。自今已后，诸比丘等！若欲说法祝愿，当解时宜，应修习布施，持戒，忍辱，精进，禅定，智慧，忧悲喜乐，宜知是时及以非时，不得妄说。」

杂宝藏经卷第六

杂宝藏经卷第七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婆罗门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缘

十力迦叶以实言止佛足血缘

佛在菩提树下魔王波旬欲来恼佛缘

佛为诸比丘说利养灾患缘

贼临被杀遥见佛欢喜而生天缘

刖手足人感念佛恩得生天缘

长者以好蜜浆供养行人得生天缘

波斯匿王遣人请佛由为王使生天缘

波斯匿王劝化乞索时有贫人以[迭*毛]施王得生天缘

兄常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

父闻子得道欢喜即得生天缘

子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缘

罗汉祇夜多驱恶龙远入海缘

二比丘见祇夜多得生天缘

月氏国王见祇夜多缘

月氏国王与三智臣作善亲友缘

（七九）婆罗门以如意珠施佛出家得道缘

佛在舍卫国。尔时南天竺，有一婆罗门，善别如意珠，持一如意珠，从南天竺，至东天竺，遍诸国土，无能别者。如是次第，至舍卫国，到波斯匿王所，而作是言：「谁能分别识此珠者？」波斯匿王，集诸群臣，一切智人，无有识者。波斯匿王，共至佛边，佛语婆罗门言：「汝识珠名字不？知珠生出处不？知珠力耐不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」佛言：「此珠磨竭大鱼脑中出，鱼身长二十八万里，此珠名曰金刚坚也。有第一力耐，使一切被毒之人，见悉消灭，又见光触身，亦复消毒。第二力者，热病之人，见则除愈，光触其身，亦复得差。第三力者，人有无量百千怨家，捉此珠者，悉得亲善。」时婆罗门，闻此语已，甚用欢喜，如来真实一切智人，即以此珠，奉上于佛，而求出家。佛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自落，法服着身，为说法要即得罗汉。

诸比丘言：「如来善能分别此珠，复能说法，使得道证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亦尔。昔迦尸国，仙人山中，有五通仙。时有婆罗门，持一树叶，问仙人言：『此何树叶？』仙人答言：『此树名金顶，若人被毒，垂命欲死，此树下坐，即得消灭。热病之人，依此树者，亦复得除。以此树叶触人身者，所有毒气，及与热病，悉皆得除。』婆罗门欢喜，求与仙人而作弟子，修习其法，亦得五通。尔时五通仙人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持树叶婆罗门者，今此婆罗门是也。我于尔时，教其使得具五神通，今亦免其生死之难，获阿罗汉。」

（八〇）十力迦叶以实言止佛足血缘

尔时如来，被迦陀罗刺刺其脚足，血出不止，以种种药涂，不能得差。诸阿罗汉，于香山中，取药涂治，亦复不降。十力迦叶，至世尊所，作是言曰：「若佛如来，于一切众生，有平等心，于罗睺罗、提婆达多等无有异者，脚

血应止。」实时血止，疮亦平复。比丘叹言：「种种妙药，涂治不止，迦叶实言，血则寻止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世时，亦复如是。昔有一婆罗门，生一子，名曰无害，而白父言：『田中行时，莫害众生。』父告子言：『汝欲作仙人也？生活之法，云何避虫？』子言：『我今望得现世安乐、后世安乐，不用我语，用是活为？』即向毒龙泉边而坐，欲求取死。世有毒龙，见之害人。时婆罗门子，即见毒龙，毒遍身体，命即欲断。父时忧恼，不知儿处，寻即求觅。见儿欲死，父到儿所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子从来，无害心者，此毒应消。』作是语已，毒气即消，平复如故。尔时父者，十力迦叶是也。尔时子者，我身是也。于过去世中，能作实语，消除我病，于今现世，亦以实言而愈我病。」

（八一）佛在菩提树下魔王波旬欲来恼佛缘

昔如来在菩提树下，恶魔波旬，将八十亿众，欲来坏佛。至如来所，而作是言：「瞿昙！汝独一身，何能坐此？急可起去。若不去者，我捉汝脚，掷着海外。」佛言：「我观世间，无能掷我着海外者。汝于前身，但曾作一寺，受一日八戒，施辟支佛钵之食，故生六天，为大魔王。而我乃于三阿僧祇劫，广修功德，一阿僧祇劫，我曾供养无量诸佛，第二第三阿僧祇劫，亦复如是，供养声闻缘觉之人，不可计数，一切大地，无有针许非我身骨。」魔言：「瞿昙！汝道我昔，一日持戒，施辟支佛食，信有真实，我亦自知，汝亦知我；汝自尊者，谁为证知？」佛以手指地言：「此地证我。」作是语时，一切大地，六种震动，地神即从金刚际出，合掌白佛言：「我为作证，有此地来，我恒在中。世尊所说，真实不虚。」佛语波旬：「汝今先能动此澡瓶，然后可能掷我海外。」尔时波旬及八十亿众，不能令动，魔王军众，颠倒自堕，破坏星散。诸比丘言：「波旬长夜，恼乱如来，而不得胜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亦尔。昔迦尸国，仙人山中，有五通仙，教化波罗[木*奈]城中诸年少辈，皆度出家，使修仙道。尔时城神，极大瞋忿，语仙人言：『汝若入城，更度人者，我捉汝脚，掷于海外。』彼仙人捉一澡瓶，语城神言：『先动此瓶，然后掷我。』尽其神力，不能得动，惭愧归伏。尔时仙人，我身是也。尔时城神，波旬是也。」

（八二）佛为诸比丘说利养灾患缘

尔时如来，在舍卫国，厌患利养。有一深林，名贪庄严，逃避利养，往至林中。林中有寺，时一罗汉，名那弋迦，作此寺主。佛至彼林，到后日中，有诸人等，持衣供养，满于林中，作是言曰：「我不用利养，而此利养常逐我后。」有万二千比丘，亦至彼处。佛语诸比丘：「利养者是大灾害，能作障难，乃至罗汉，亦为利养之所障难。」比丘问言：「能作何障？」佛言：「利养之害，破皮，破肉，破骨，破髓。云何为破？破持戒之皮，禅定之肉，智慧之骨，微妙善心之髓。」万二千比丘，齐畜三衣六物，作阿练若，不受余物。佛即赞叹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能作阿练若法。我之此法，是少欲法，非是多欲，是知足法，非不知足，是乐静法，非乐愤闹，是精进法，非懈怠法，是正念法，非邪念法，是定心法，非乱心法，是智慧法，非愚痴法。」时诸比丘，闻说此语，皆得阿罗汉。

诸比丘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」

佛言：「非适今日，过去亦尔。昔迦尸国有辅相，名曰夜叉。夜叉之子，名夜儿达多，深觉非常，出家学仙。诸仙多欲，皆诤菓草，夜儿达多，为欲令彼少欲之故，舍其濡草，取彼鞭草，舍此甘菓，取彼酢菓，舍己新菓，取他陈菓，舍取菓已，即得五通。万二千仙人，见其如此，便学少欲，不复多求，亦皆得五通。夜儿达多，渐作方便，教化诸仙。命终之后，生不用处。尔时达多，我身是也。尔时万二千仙人，今万二千比丘是也。」

（八三）贼临被杀遥见佛欢喜而生天缘

尔时舍卫国，波斯匿王，击鼓唱令，而作是言：「若作贼者，捉得当杀。」时有一人，捉贼将来，王便遣人将出杀去。在于城外，会于道中，逢见如来，心生欢喜，至于杀处，即伏王法，寻得生天。具修三念，知己由是垂杀之时见佛欢喜命终生天，感佛恩德，来下供养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缘，生于天宫？」
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为王所杀，临死之时，见佛欢喜。乘此善因，生彼天宫，重于我所，闻法解悟，证须陀洹。」

（八四）刖手足人感念佛恩而得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有人犯于王法，截其手足，掷着道头。佛行见之，即往到边，而问言曰：「汝于今日，以何为苦？」别人答言：「我最苦饿。」即勅阿难，使与彼食。其别人命终生天，感佛厚恩，来下供养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行，生于天上？」
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被刖手足掷于道头，佛到其所，勅与其食，心生欢喜，命终生天，重于我所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八五）长者以好蜜浆供养行人得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有一长者，于祇洹林，求空闲地，欲造房舍。须达长者，遍已作竟，无复空处，便于祇洹大门之中，以好净水，用种种蜜种种之麩作浆，供给一切行人。九十日后，佛亦受之。于是命终，生于天上，有大威德，乘天宫殿，来供养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行，得生天上，威德如此？」

佛言：「本为人时，于祇洹门，作种种浆，施与一切，佛亦自受。以是因缘，生于天上，又于我所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八六）波斯匿王遣人请佛由为王使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波斯匿王、须达长者久不见佛，心生渴仰，于夏坐后，遣使请佛。使至佛所，恭敬白佛言：「王与长者，欲见如来，唯愿世尊！乘此车上，往到舍卫。」佛言：「我不用车，自有神足。」虽作是语，为其得福，当于车上空中而行。使便在前，而告于王及以长者。王与长者，躬自出迎，使亦与王，还来见佛。命终生于天上，即乘宝车，来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以何因缘，生于天宫，乘此宝车？」
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为王所使，到于佛所，奉车使乘。由是业缘，今得生天，恒驾宝车，重于我边，闻法得悟，证须陀洹。」

（八七）波斯匿王劝化乞索时有贫人以[送*毛]施王得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波斯匿王，作是言曰：「须达长者，尚能劝化一切人民，作诸福业，我今亦当为众生故，教导乞索，令其得福。」于是行化，处处乞索。时有一人，贫穷多乏，唯有一[迭*毛]，即便持施波斯匿王；王得[迭*毛]已，转以奉佛。其后贫人，命终生天，感佛大恩，而来供养，佛为说法，获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昔作何业，生于彼天？」

佛言：「在人中时，值王劝化，即以白[迭*毛]，而布施之。乘此善因，今得生天，遂于我所，闻法证果。」

（八八）兄常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有兄弟二人，而第一者，奉修佛法，第二之者，事富兰那。兄常劝弟，使事三宝，弟不随顺，恒共鬪诤，情不和合，各便分活。第一者供养于佛，后遂命终，生于天上，即来佛所，报恩供养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昔为何业，生此天宫？」

佛言：「往在人中，心乐正法，奉修三宝，以是福因，今得生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信解，而证道果。」

（八九）父闻子得道欢喜即得生天缘

昔舍卫国，有兄弟二人，恒喜鬪诤，更相怨恶，便共诣王，欲求断决。道中值佛，佛为说法，得阿罗汉道。父闻其子遇佛得道，心生欢喜，遂即命终，生于天上，来至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往作何业，今得生天？」

佛言：「昔在人中，闻我为其子等说法得道，踊跃欢喜，命终生天，重于我所，闻法信解，而证道果。」

（九〇）子为其父所逼出家生天缘

昔舍卫国有入，使子出家事佛，佛即度之，恒使扫地，不堪辛苦，罢道还俗。其父语言：「汝但出家，从今已后，代汝扫地。」父即共子，往彼祇洹

精舍。儿见精舍，其中清静，心生欢喜，便作是言：「我宁杀身，出家扫地，不复还俗。」其后命终，生于天上，即来佛所，佛为说法，得须陀洹。

比丘问言：「以何业缘，生于天上？」

佛言：「往在人中，不堪辛苦，欲还于家。其父不听，代其使役，强驱出家，遂便欢喜。命终生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得道。」

（九一）罗汉祇夜多驱恶龙入海缘

昔有尊者阿罗汉，字祇夜多，佛时去世，七百年后，出罽宾国。时罽宾国，有一恶龙王，名阿利那，数作灾害，恼诸贤圣；国土人民，悉皆患之。时有二千阿罗汉，各尽神力，驱遣此龙，令出国界：其中有百罗汉，以神通动地；又有五百人，放大光明；复有五百人，入禅定经行。诸人各各尽其神力，不能使动。时尊者祇夜多，最后往至到龙池所，三弹指言：「龙！汝今出去，不得此住。」龙即出去，不敢停住。尔时二千罗汉，语尊者言：「我与尊者，俱得漏尽，解脱法身，悉皆平等，而我等各各尽其神力，不能令动。尊者云何，以三弹指，令阿利那龙远入大海耶？」时尊者答言：「我凡夫已来，受持禁戒，至突吉罗，等心护持，如四重无异，今诸人等，所以不能动此龙者，神力不同，故不能动。」

时尊者祇夜多，与诸弟子，向北天竺，道中见一鸟，仰而微笑。弟子白言：「不审尊者何缘微笑？愿说其意。」尊者答言：「时至当说。」于是前行，到石室城，既到城门，惨然变色，食时已至，入城乞食，既得食已，还出城门，复惨然变色。诸弟子等，长跪白言：「不审向者何缘微笑？复惨然变色？」

时尊者祇夜多，答诸弟子言：「我于往昔九十一劫，毘婆尸佛入涅槃后，作长者子。尔时求欲出家，父母不听，而语子言：『我家业事重，汝若出家，谁继后嗣？吾当为汝取妇，产一子胤，听汝出家。』即便为娶。既娶妇已，复求出家，父母复言：『若生一息，听汝出家。』其后不久，生一男儿。儿已能语，复白父母言：『愿尊先许听我出家。』尔时父母，恐违前言，密教乳母语孙儿言：『汝父若欲出家去时，汝当在门，而捉父言：「既生育我，今欲舍我出家去耶？若欲去者，愿父今杀我，然后当去。」』其父实时惨然情变，而语子言：『我今当住，不复更去。』由是之故，流浪生死。我以道眼，观察宿命，天上人中，及三恶道，相值甚难！相值甚难！今乃一见。向

一鸟者，即是彼时孙儿也。我向所以惨然变色者，我于城边，见饿鬼子，而语我言：『我在此城边，已七十年，我母为我，入城求食，未曾一得来。我今饥渴，甚大困厄，愿尊者入城，见我母者，愿为我语：「速看我来。」』时我入城，见饿鬼母，而语之言：『女儿在外，饥渴甚危，思欲相见。』时饿鬼母，而报之言：『我来入城，七十余年，我自薄福，加我新产，饥羸无力，虽有脓血涕唾糞秽不净之食，诸大力者，于先持去，我不能得。最后得一口不净，欲持出门与子分食，门中复有诸大力鬼，复不听出。惟愿尊者！慈愍将我，使母子相见，食此不净。』时尊者，即将饿鬼母，得出城门，母子相见，分食不净。尔时尊者，问此鬼言：『汝于此住，为以几时？』时鬼答言：『我见此城七返成坏。』时尊者叹言：「饿鬼寿长，甚为大苦。」

时诸弟子，闻说此语，皆厌患生死，即得道迹。

（九二）二比丘见祇夜多得生天缘

时南天竺，有二比丘，闻祇夜多有大威德，来向罽宾，到其住处。道由树下，见一比丘，形体甚悴，灶前然火。彼二比丘，而问之言：「汝识尊者祇夜多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识。」彼比丘言：「今在何处？」语言：「在上第三窟中。」彼二比丘，即便上山，往到窟所，见向然火比丘。时二比丘，疑怪所以，比丘言：「尚有如此名德，何忧不能于先来此？」时一比丘即求决疑，而问之言：「尊者有如此威德，自然火为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我念往昔生死之苦，若我头手脚可然之者，犹为众僧而用然火，况复然薪？」

时二比丘，即便问言：「不审往昔生死之苦，其事云何？愿欲闻之。」

尊者答言：「我念往昔五百世中，生于狗中，常困饥渴，唯于二时，得自饱满。一值醉人酒吐在地，得安乐饱。二值夫妇二人共为生活，夫便向田，妇住后作食，时彼妇人，事缘小出，我时即入，盗彼饭食。值彼食器口小，初虽得入头，后难得出，虽得一饱，然受辛苦，夫从田还，即便剪头在于器中。」时二比丘，闻其说法，厌恶生死，得须陀洹。

（九三）月氏国王见阿罗汉祇夜多缘

月氏国有王，名梅檀罽尼咤，闻罽宾国，尊者阿罗汉字祇夜多，有大名称，思欲相见，即自躬驾，与诸臣从，往造彼国。于其中路，心窃生念：「我今为王，王于天下，一切人民，靡不敬伏，自非有大德者，何能堪任受我供

养？」作是念已，遂便前进，径诣彼国。有人告尊者祇夜多言：「月氏国王，名栴檀鬬尼咤，与诸臣从，远来相见。唯愿尊者！整其衣服，共相待接。」时尊者答言：「我闻佛语，出家之人，道尊俗表，唯德是务，岂以服饰出迎接乎？」遂便静默端坐不出。于是月氏国王，往其住处，见尊者祇夜多，覩其威德，倍生敬信，即前稽首，却住一面。时尊者欲唾，月氏国王，不觉前进授唾器。时尊者祇夜多，即语王言：「贫道今者未堪为王作福田也，胡为躬自枉屈神驾。」时月氏王，深生惭愧，「我向者窃生微念，以知我心，自非神德，何能尔也？」于尊者所，重生恭敬。时尊者祇夜多，即便为王，略说教法。「王来时道好，去如来时。」王闻教已，便即还国。至其中路，群臣怨言：「我等远从大王，往至彼国，竟无所闻，然空还国。」时月氏王，报群臣言：「卿今责我无所得也？向时尊者，为我说法：『王来时道好，去如来时。』卿等不解此耶？以我往昔，持戒布施，修造僧坊，造立塔寺，种种功德，以殖王种，今享斯位。今复修福，广积众善，当来之世，必重受福，故诫我言：『王来时道好，去如来时。』」群臣闻已，稽首谢言：「臣等斯下，智慧愚浅，窃生妄解，谓所行来道。大王神德，妙契言旨，积德所种，故享斯国位。」群臣欢喜，言已而退。

（九四）月氏国王与三智臣作善亲友缘

时月氏国有王，名栴檀鬬尼咤，与三智人，以为亲友，第一名马鸣菩萨，第二大臣，字摩咤罗，第三良医，字遮罗迦，如此三人，王所亲善，待遇隆厚，进止左右。马鸣菩萨，而白王言：「当用我语者，使王来生之世，常与善俱，永离诸难，长辞恶趣。」第二大臣，复白王言：「王若用臣密语，不漏泄者，四海之内，都可克获。」第三良医，复白王言：「大王若能用臣语者，使王一身之中，终不横死，百味随心，调适无患。」王如其言，未曾微病。于是王用大臣之言，军威所拟，靡不摧伏，四海之内，三方已定，唯有东方，未来归伏，即便严军，欲往讨罚。先遣诸胡及诸白象，于先导首，王从后引，欲至葱岭，越度关峻。先所乘象马，不肯前进，王甚惊怪，而语马言：「我前后乘汝征伐，三方已定，汝今云何不肯进路？」时大臣白言：「臣先所启，莫泄密语，今王漏泄，命将不远。」如大臣言，王即自知定死不久。是王前后征伐，杀三亿余人，自知将来罪重必受无疑，心生怖惧，便即忏悔，修檀持戒，造立僧房，供养众僧，四事不乏，修诸功德，精勤不倦。时有诸臣，自相谓言：「王广作诸罪杀戮无道，今虽作福，何益往咎？」时王闻之，将欲解其疑意，即作方便，勅语臣下：「汝当然一大镬，七日七夜，使令极沸，莫得断绝。」王便以一指环掷于镬中，命向诸臣：

「仰卿鑊中得此鑊来。」臣白王言：「愿更以余罪，而就于死，此鑊叵得。」王语臣言：「颇有方便可得取不？」时臣答言：「下止其火，上投冷水，以此方便，不伤人手，可取之耳。」王答言：「我先作恶，喻彼热鑊，今修诸善，惭愧忏悔更不为恶，胡为不灭？三涂可止，人天可得。」实时解悟，群臣闻已，靡不欢喜，智人之言不可不用。

◎杂宝藏经卷第七

杂宝藏经卷第八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拘尸弥国辅相夫妇恶心于佛佛即化导得须陀洹缘

佛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缘

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

辅相闻法离欲缘

尼干子投火聚为佛所度缘

五百白鴈听法生天缘

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

（九五）◎拘尸弥国辅相夫妇恶心于佛佛即化导得须陀洹缘

佛在拘尸弥国，有辅相婆罗门，为人狂暴，动不以道，其妇邪谄，亦复无异。夫勅妇言：「瞿昙沙门，在此国界，若其来者，闭门莫开。」于一日中，如来忽然在其屋中，婆罗门妇，见已默然都不与语。佛便说言：「汝婆罗门愚痴邪见！不信三宝。」妇闻此语，极大瞋恚，自绝璎珞，着垢腻衣，在地而坐。夫从外来，问言：「何以尔耶？」答言：「瞿昙沙门，骂辱于我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婆罗门！邪见不信。』」夫言：「且待明日，明日开门，以待佛来。」于后日中，佛现出其家，婆罗门即捉利剑，而斫于佛，不

能得着，见佛在虚空中，便自惭愧，五体投地，而白佛言：「唯愿世尊！来下受我忏悔。」佛即来下，受其忏悔，为说法要，夫妇俱得须陀洹道。

时诸比丘，闻佛降化如是恶人，各作此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」佛告比丘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之时，亦曾调伏。」比丘白言：「不审过去调伏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昔迦尸国有王，名为恶受，极作非法，苦恼百姓，残贼无道，四远贾客，珍琦胜物，皆税夺取，不酬其直。由是之故，国中宝物，遂至大贵，诸人称传，恶名流布。尔时有鸚鵡王，在于林中，闻行路人说王之恶，即自思念：『我虽是鸟，尚知其非，今当诣彼为说善道。彼王若闻我语，必作是言：「彼鸟之王，犹有善言，奈何人王，为彼讥责，傥能改修。」』寻即高飞，至王园中，回翔下降，在一树上。值王夫人入园游观，于时鸚鵡，鼓翼嚶鸣，而语之言：『王今暴虐无道之甚，残害万民，毒及鸟兽，含气嗷嗷，人畜愤结，呼嗟之音，周闻天下。夫人荷克，与王无异，民之父母，岂应如是？』夫人闻已，瞋毒炽盛：『此何小鸟，骂我溢口？』遣人伺捕。尔时鸚鵡，不惊不畏，入捕者手。夫人得之，即用与王。王语鸚鵡：『何以骂我？』鸚鵡答言：『说王非法，乃欲相益，不敢骂也。』时王问言：『有何非法？』答言：『有七事非法，能危王身。』问言：『何等为七？』答言：『一者耽荒女色，不务贞正。二者嗜酒醉乱，不恤国事。三者贪着碁博，不修礼教。四者游猎杀生，都无慈心。五者好出恶言，初无善语。六者赋役谪罚，倍加常则。七者不以义理，劫夺民财。有此七事，能危王身。又有三事，倾败王国。』王复问言：『何谓三事？』答言：『一者亲近邪佞谄恶之人。二者不附贤圣，不受忠言。三者好伐他国，不养人民。此三不除，倾败之期，非旦则夕。夫为王者，率土归仰，王当如桥，济渡万民；王当如秤，亲疎皆平；王当如道，不违圣踪；王者如日，普照世间；王者如月，与物清凉；王如父母，恩育慈矜；王者如天，覆盖一切；王者如地，载养万物；王者如火，为诸万民，烧除恶患；王者如水，润泽四方。应如过去转轮圣王，以十善道，教化众生。』王闻其言，深自惭愧：『鸚鵡之言，至诚至款。我为人王，所行无道。』请遵其教，奉以为师，受修正行。尔时国内风教既行，恶名消灭，夫人臣佐，皆生忠敬，一切人民，无不欢喜，譬如牛王渡水，导者既正，从者亦正。尔时鸚鵡，我身是也。尔时迦尸国王恶受，今辅相是也。尔时夫人，辅相夫人是也。』

（九六）佛弟难陀为佛所逼出家得道缘

佛在迦比罗卫国，入城乞食，到难陀舍，会值难陀与妇作妆香涂眉间，闻佛门中，欲出外看，妇共要言：「出看如来，使我额上妆未干顷便还入来。」难陀即出，见佛作礼，取钵向舍，盛食奉佛。佛不为取，过与阿难，阿难亦不为取，阿难语言：「汝从谁得钵，还与本处。」于是持钵逐佛，至尼拘屡精舍。佛即勅剃师，与难陀剃发。难陀不肯，怒拳而语剃发人言：「迦毘罗卫一切人民，汝今尽可剃其发也。」佛问剃发者：「何以不剃？」答言：「畏故不敢为剃。」佛共阿难，自至其边，难陀畏故，不敢不剃。虽得剃发，恒欲还家，佛常将行，不能得去。后于一日，次守房舍，而自欢喜，「今真得便，可还家去，待佛众僧都去之后，我当还家。」佛入城后，作是念言：「当为汲水令满澡瓶，然后还归。」寻时汲水，一瓶适满，一瓶复翻，如是经时，不能满瓶，便作是言：「俱不可满，使诸比丘来还自汲，我今但着瓶屋中，而弃之去。」即闭房门，适闭一扇，一扇复开，适闭一户，一户复开，更作是念：「俱不可闭，且置而去。纵使失诸比丘衣物，我饶财宝，足有可偿。」即出僧房，而自思惟：「佛必从此来，我则从彼异道而去。」佛知其意，亦异道来，遥见佛来，大树后藏。树神举树，在虚空中，露地而立。佛见难陀，将还精舍，而问之言：「汝念妇耶？」答言：「实念。」即将难陀，向阿那波那山上，又问难陀：「汝妇端政不？」答言：「端政。」山中有一老瞎猕猴，又复问言：「汝妇孙陀利，面首端政，何如此猕猴也？」难陀懊恼，便作念言：「我妇端政人中少双，佛今何故，以我之妇，比此猕猴？」佛复将至忉利天上，遍诸天宫，而共观看，见诸天子，与诸天女，共相娱乐。见一宫中，有五百天女，无有天子。来还问佛，佛言：「汝自往问。」难陀往问言：「诸宫殿中，尽有天子，此中何以独无天子？」天女答言：「阎浮提内，佛弟难陀，佛逼使出家，以出家因缘，命终当生于此天宫，为我天子。」难陀答言：「即我身是。」便欲即住，天女语言：「我等是天，汝今是人，还舍人寿，更生此间，便可得住。」便还佛所，以如上事具白世尊。佛语难陀：「汝妇端政，何如天女？」难陀答言：「比彼天女，如瞎猕猴比于我妇。」佛将难陀，还阎浮提，难陀为生天故，勲加持戒。阿难尔时，为说偈言：

「譬如羝羊鬪， 将前而更却，
汝为欲持戒， 其事亦如是。」

佛将难陀，复至地狱，见诸镬汤，悉皆煮人，唯见一镬炊沸空停。怪其所以，而来问佛，佛告之言：「汝自往问。」难陀即往，问狱卒言：「诸镬尽皆煮治罪人，此镬何故空无所煮？」答言：「阎浮提内，有如来弟，名为难

陀，以出家功德，当得生天，以欲罢道因缘之故，天寿命终，堕此地狱，是故我今炊镬而待。」难陀恐怖，畏狱卒留，即作是言：「南无佛陀！唯愿拥护，将我还至阎浮提内。」佛语难陀：「汝懃持戒，修汝天福。」难陀答言：「不用生天，唯愿我不堕此地狱。」佛为说法，一七日中，成阿罗汉。

诸比丘叹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奇甚特！」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乃往过去亦复如是。」诸比丘言：「过去亦尔，其事云何？请为我说。」

佛言：「昔迦尸国王，名曰满面，比提希国，有一淫女，端政殊妙。尔时二国，常相怨嫉，傍有佞臣，向迦尸王，叹说彼国有淫女端政世所希有。王闻是语，心生惑着，遣使从索，彼国不与。重遣使语：『求暂相见，四五日间，还当发遣。』时彼国王，约勅淫女：『汝之姿态，所有伎能，好悉具备，使迦尸王惑着于汝，须臾之间，不能远离。』即遣令去，经四五日，寻复唤言：『欲设大祀，须得此女，暂还放来，后当更遣。』迦尸王即遣归还，大祀已讫，遣使还索，答言：『明日当遣。』既至明日，亦复不遣。如是妄语，经历多日。王心惑着，单将数人，欲往彼国，诸臣劝谏，不肯受用。时仙人山中，有猕猴王，聪明博达，多有所知，其妇适死，取一雌猕猴。诸猕猴众，皆共瞋呵：『此淫猕猴，众所共有，何缘独当？』时猕猴王，将雌猕猴，走入迦尸国，投于王所，诸猕猴众，皆共追逐。既到城内，发屋坏墙，不可料理。迦尸国王，语猕猴王言：『汝今何不以雌猕猴，还诸猕猴？』猕猴王言：『我妇死去，更复无妇，王今云何欲使我归？』王语之言：『今汝猕猴，破乱我国，那得不归？』猕猴王言：『此事不好耶？』王答言：『不好。』如是再三，王故言不好。猕猴王言：『汝宫中有八万四千夫人，汝不爱乐，欲至敌国追逐淫女。我今无妇，唯取此一，汝言不好。一切万姓，视汝而活，为一淫女，云何捐弃？大王当知，淫欲之事，乐少苦多，犹如逆风而执炽炬，愚者不放，必见烧害。欲为不净，如彼屎聚；欲现外形，薄皮所覆；欲无返复，如屎涂毒蛇；欲如怨贼，诈亲附人；欲如假借，必当还归；欲为可恶，如厕生华；欲如疥疮，而向于火爬之转剧；欲如狗啮枯骨，涎唾共合，谓为有味，唇齿破尽，不知厌足；欲如渴人饮于咸水，逾增其渴；欲如段肉，众鸟竞逐；欲如鱼兽，贪味至死，其患甚大。』尔时猕猴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王者，难陀是也。尔时淫女者，孙陀利是也。我于尔时，欲淤泥中拔出难陀，今亦拔其生死之苦。」

◎

（九七）◎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

尔时佛在王舍城。于王舍城、毘舍离二国中间，有五百群贼。频婆娑罗王，慈仁宽善，以恩法治世，不害物命，即出募言：「谁能往化五百群盗，使不作贼，当重爵赏。」时有一力士，来应王募，往彼旷野，绥化群贼，即能令其不复作贼。既能调伏，作大城池，而安置之，渐渐聚集，多人依附，遂成大国。其国人民，各作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大力士养育之恩，便共聚集，作是言要：『从今已后，新取妇者，先奉力士。』」即到力士所，语力士言：「我等作要，新取妇者，奉上力士，为二事故，一者欲得好子，使似力士。二者以报力士之恩。」力士答言：「何用是为？」众人殷懃，即从其意。唯行此法，渐经多时，有一女人，不乐此事，于众人前，裸立小便，众皆呵言：「汝无惭愧，云何妇女在众人前，而立小便？」女人答言：「女人还在女前而裸小便，有何等耻？一国都是女人，唯大力士是男子耳，若于彼前，应当惭愧，于汝等前，有何羞耻？」从是众人，转相语言：「此女所说，正是道理。」

时舍利弗、目连，共将五百弟子，经旷野中过。力士知之，请二尊者并五百弟子，安置止宿，供给衣食。过三日后，国中人民，聚集作会，饮酒过醉，详共围遶大力士舍，以火焚烧，力士问言：「何故如是？」众人答曰：「妇女初嫁，都经由汝，我等是人，不忍此事，故来烧汝。」力士答言：「我先不肯，汝等强尔。」诸人不听，便烧使死，垂欲命终，发誓愿言：「持我供养舍利弗、目连功德因缘，生此旷野中，作大力鬼神，灭诸人等。」作是语已，其命即断，便于旷野，作化生鬼，放大毒气，多杀人众。往至中间，有智之人，共求鬼言：「汝今自杀无量人民，食肉不尽，唐使臭烂，愿听我等，杀诸牛马，日以一人，供给于汝。」于是国中，皆共拔筹，人当一日。如是次第，到一长者拔须陀罗，须陀罗生一男儿，福德端政，次应鬼食。长者念言：「如来出世，拔济一切苦恼众生。唯愿世尊！救护我子今日之厄。」佛在王舍城，知长者心，即便来向旷野鬼神宫殿中坐。旷野鬼神，来见世尊，极大瞋恚，而语佛言：「沙门出去！」佛便出去。鬼适入宫，佛复还入。如是三返，至第四过，佛不为出，鬼作此言：「若不出者，使汝心颠倒，当捉汝脚掷恒河里。」佛语之言：「我不见世间若天魔梵有能捉我作如是者。」旷野鬼言：「如是如是。如来听我使问四事，当为我说。一者谁能渡驶流，二者谁能渡大海，三者谁能舍诸苦，四者谁能得清净。」佛即答言：「信能渡驶流，不放逸者能渡大海，精进能舍苦，智慧能得清净。」闻

是语已，即归依佛，为佛弟子，手捉小儿，着佛钵中，遂名小儿为旷野手，渐渐长大，佛为说法，得阿那含道。

诸比丘言：「世尊出世，甚为希有！如此大恶旷野鬼神，佛能降伏，作优婆塞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世时，亦复曾于迦尸国、比提酰国二国中间，有大旷野，有恶鬼名沙咤卢，断绝道路，一切人民，无得过者。有一商主，名曰师子，将五百商人，欲过此路，诸人恐怖，畏不可过。商主语言：『慎莫怖畏！但从我后。』于是前行，到于鬼所，而语鬼言：『汝不闻我名耶？』答言：『我闻汝名，故来欲战。』问言：『汝何所能？』即捉弓箭而射是鬼，五百放箭，皆没鬼腹，弓刀器仗，亦入鬼腹，直前拳打，拳复入去，以右手托，右手亦着，以右脚踏，右脚亦着，以左脚踏，左脚亦着，又以头打，头亦复着，鬼作偈言：

「『汝以手脚及与头， 一切诸物悉以着，
 余人何物而不着？』」

「商主说偈而答言：

「『我今手足及以头， 一切财钱及刀仗，
 唯有精进不着汝， 精进若当不休息，
 与汝鬪诤终不废， 我今精进不休息，
 终不于汝生怖畏。』」

「时鬼答言：『今为汝等故，五百贾客，尽皆放去。』尔时师子，我身是也。尔时沙咤卢，旷野鬼是也。」

（九八）辅相闻法离欲缘

佛在王舍城。频婆娑罗有大辅相，数共其王，往至佛所，而听如来说离欲法。后于妇所，不大往返，妇生恶心，推求毒药，着饮食中，请佛欲与。夫觉其妇有怀恶意，从索饮食，妇不肯与，更与异食，佛已来至，夫白佛言：「此食不可食。」佛言：「何以不可食？」答言：「有毒。」佛言：「世间有毒，不过三毒，我尚消除，有何小毒能中伤我？」佛即食其食，都无有异。时辅相妇，便生信心，佛为说法，夫妇二人，得须陀洹道。诸比丘等，叹未曾有！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于过去世，亦曾化彼。昔迦尸国王，有一智臣，名比图酰，常以道法，辅相国王，及诸群臣，悉使修善。时有龙王，名曰明相，数数往来比图酰所，听受法言，亦于其妇，往返希简。龙妇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得比图酰心祀火，得血而饮，然后可活。』时有夜叉鬼，与此龙王并及其妇，往返亲善，闻龙妇语，便即答言：『我能得之。』于龙妇边，担如意珠，现作贾客，往诣迦尸国。至于王边共王樗蒲，赌如意珠，王以国土、库藏、比图酰等，复作一分，以对其珠。夜叉得胜，求不用其国土、库藏，单取比图酰，以珠与王。王问比图酰：『为欲去不？』答言：『欲去。』夜叉将去，比图酰问夜叉言：『索我来者，有何意故？』夜叉不答。如是殷勤，更问不已，便语之言：『龙王夫人，欲得汝心，以祀于火，欲得汝血，而用饮之。』比图酰言：『若其杀我，担心血去，一切之人，心血一种，知是谁许？汝今莫杀我，为将我去，须我心者，欲得我智，须我血者，欲得我法。』闻此语已，夜叉心念，实是智人，即将至龙所。龙见欢喜，即为说法。龙王夫妇，及诸眷属，生敬信心，尽受五戒，并夜叉众，亦受五戒。尔时阎浮提龙与夜叉，大赍珍宝，送比图酰。比图酰得是珍宝，用上于王，并与人民。于是阎浮提人及龙鬼，受持五戒，修行十善。尔时比图酰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明相龙王者，善见辅相是也。尔时龙妇者，辅相妇是也。尔时王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尔时夜叉者，目连是也。」

（九九）尼干子投火聚为佛所度缘

佛在舍卫国。尔时如来降化外道邪见六师，及其眷属，悉使破尽。五百尼干子作是念言：「我等徒众，都破散尽，不如烧身早就后世。」即集薪草，便欲烧身。如来大悲，欲拔彼苦，使火不然。佛在其边，入火光三昧。诸尼干子，见大火聚，心生欢喜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不须然火，皆共投中。」既到火里，身体清凉，极大快乐，见佛在中，倍复庆悦，求欲出家。佛言：「善来比丘！」须发已落，法服在身，佛为说法，得阿罗汉。

诸比丘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乃能拔此尼干子等自烧之苦，使得罗汉。」

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往昔之时，舍卫国中，有五百贾客，入海采宝。时有商主，名比舍佉，将诸商众，顺风而往，即到宝所，集着船上。诸贾客辈，贪取珍宝，船上极重。时比舍佉，语诸商贾言：『莫重着宝，丧汝身命。』时诸贾客，不用其言，宁共宝死，不能减却。商主即以船宝，投着水中，上诸贾客，着已船上，是诸宝船，都没于海。海神见是商主能舍珍宝救诸商贾，

心生欢喜，取是商主所弃珍宝，担飞在前，既得出海，以还商主。诸商人言：『我等何为不于宝所即自并命？』见是苦恼，时比舍佉，深生悲愍，所得珍宝，悉亦分与，便修外道出家之法，得五神通。诸商人言：『如此大士，不贪财宝，自修其志，得大利益，我等应学。』各舍珍宝，向仙人所，修习其法，皆获五通。尔时比舍佉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五百贾客，五百尼干子是。」

（一〇〇）五百白鴈听法生天缘

佛在舍卫国。尔时般遮罗国，以五百白鴈，献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，送着祇桓精舍。众僧食时，人人乞食，鴈见僧聚，来在前立。佛以一音说法，众生各得随类受解。当时群鴈，亦解佛语，闻法欢喜，鸣声相和，还于池水，后毛羽转长，飞至余处，猎师以网，都覆杀之。当网着时，一鴈作声，诸鴈皆和，谓听法时声，乘是善心，生忉利天。生天之法，法有三念：一者念本所从来；二者念定生何处；三者念先作何业得来生天？便自思惟，自见宿因，更无余善，唯佛僧边听法。作是念已，五百天子，实时来下，在如来边，佛为说法，悉得须陀洹。波斯匿王，遇到佛所，常见五百鴈罗列佛前，是日不见，便问佛言：「此中诸鴈，向何处去？」佛言：「欲见诸鴈耶？」王言：「欲见。」佛言：「先鴈飞去他处，为猎师所杀，命终生天；今此五百诸天子等，着好天冠，端政殊特者是，今日听法，皆得须陀洹。」

王问佛言：「此诸群鴈，以何业缘，堕于畜生，命终生天，今日得道？」

佛言：「昔迦叶佛时，五百女人，尽共受戒，用心不坚，毁所受戒，犯戒因缘，堕畜生中，作此鴈身。以受戒故，得值如来，闻法获道，以鴈身中听法因缘，生于天上。」

（一〇一）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

佛在王舍城。尔时提婆达多，放护财醉象欲得害佛，五百罗汉，皆飞虚空，唯有阿难，独在佛后。佛时举右手，护财白象，见五百师子，象时恐怖，即便调顺。五百比丘，尽弃佛去，唯有阿难，在于佛后。佛言：「非但今日，过去亦尔。昔迦尸国，有五百鴈，共为群侣，尔时鴈王，名曰赖咤，鴈王有臣，名曰素摩。时此鴈王，为猎者捕得，五百群鴈，皆弃飞去，唯有素摩，随逐不舍，语猎师言：『请放我王，我于今日，以身代之。』猎师不听，遂以鴈王，献梵摩瞿王。王问鴈王：『为安隐不？』鴈王答言：『蒙王大恩，

得王清水，又得好草，以活性命，得常平安，在国土住。唯愿大王！放一切鴈，使无所畏。』五百群鴈，在王殿上，空中作声。时王问言：『此是何鴈？』鴈王答言：『是我眷属。』王即施无畏，内外宣令：『不听杀鴈。』鴈王白王言：『今当以正法治国，世间无常，如四方山，譬如东方大山，上无边际，一时来至，南西北方，亦复如是，磨碎世间，一切众生，及与人鬼，悉皆微灭，无可逃避，无可恃怙，不可救济。当于尔时，何所恃赖？惟念如是，宜应慈心普育一切，修行正法，作诸功德。大王当知：一切富贵，皆为衰灭之所摧碎，四方而至，为归丧失。一切强壮，又有诸病，从四方来，破灭强健。一切壮年，有病羸山，从四方来，破坏壮年。一切有命，有大死山，四方而来，坏灭生命。如是四山，一切共有，天龙人鬼有生之类，无得免者。以此义故，常修慈心，懃行正法。若能尔者，死时不悔，心不悔故，得生善处，必遇贤圣，得遇贤圣，得脱生死。』王问素摩：『何以默然？』素摩答言：『今鴈王人王，二王共语，若当参言，非是仪礼，便无上下恭恪之心。』王言：『实是希有！汝为鴈身，能行如是忠臣之节，人所不及，能以身命，代于鴈王。又复谦顺，不参言说，如汝鴈王，君臣之义，世所希有。』悉与金钷瑕，约其头际，以好白绢，着鴈王首，而发遣之，言曰：『往时为我说善法。』即便放去。

「尔时鴈王，我身是也。尔时素摩，阿难是也。尔时人王，我父王净饭王是也。尔时猎师，提婆达多是。」

◎杂宝藏经卷第八

杂宝藏经卷第九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迦梅延为恶生王解八梦缘

金猫因缘

恶生王得五百钵缘(卷内下文更有八缘三缘)

(一〇二) ◎迦梅延为恶生王解八梦缘

昔恶生王，为行残暴，无悲愍心，邪见炽盛。如来大悲，遣诸弟子，遍化诸国，迦梅延者，即是恶生王国婆罗门种，佛寻遣迦梅延，还化其国王，并及人民。时尊者迦梅延，受佛教已，寻还本国。时恶生王，不覩正真，奉事邪道，常于晨朝，不欲见人，先拜天祠。时迦梅延，将欲开化恶生王故，于清朝早起，化作异人，状如远使形貌端政，到王门中。当王见时，还服本形，作沙门像。王于道士剃发之人，特复憎恶，王大恚言：「汝今定死。」寻便遣人，将迦梅延，垂欲加害。迦梅延白王言：「我有何过，乃欲见害？」王复语言：「汝剃发人，见者不吉，是以今者欲杀于汝。」尊者迦梅延即答之言：「今不吉者，乃在于我，不在于王。所以者何？王虽见我，都无损减，我见于王，王欲见杀，以此推之，言不吉者，正在于我。」王素聪明，闻其语已，即领其意，放迦梅延，不兴恶心。密遣二人，寻逐其后，观其住止，食何饮食？见迦梅延，坐于树下，乞食而食，若得食时，分与二人，有小余残，泻着河中。二人既还，王即问尊者住处及以饮食，二人如上所见，具白于王。王于后日，而请尊者迦梅延，与麤涩饮食，遣人问言：「而今此食，称适意不？」尊者答言：「食之势力，便以充足。」后与上味细食，复遣人问言：「可适以不？」答言：「食之势力，便为充足。」后王问尊者言：「我所施食，不问麤细，皆言充足。此事何谓也？」尊者迦梅延即答王言：「夫身口者，譬如于灶，梅檀亦烧，粪秽亦烧，身口亦尔，食无麤细，饱足为限。」即说偈言：

「此身犹如车， 好恶无所择，
香油及臭脂， 等同于调利。」

王闻其语，深知大德，便以麤细之食，与婆罗门。诸婆罗门，初得麤食，咸皆忿恚，作色骂詈；后与细食，欢喜赞叹。王见婆罗门等于饮食中心生喜怒，于迦梅延，倍生信敬。

尔时尊者，有外生女，先在城外，住婆罗门聚落，甚有好发。以安居时至，心怀供养，剪已发卖，得五百金钱，请迦梅延，夏坐供养。尊者迦梅延，夏安居讫，还至城中。时恶生王宫门之中，卒有死雉，如转轮王所食之雉，而恶生王，即欲食之。时一智臣，白于王言：「然此雉者，不宜便食，应先试之。」王用其言，时即遣人，割小脔以用与狗，狗得肉已贪着肉味，合舌俱食，遂至于死。又复割少肉，用试一人，人食肉已，亦着滋味，遂至自噉其手而死。王见是已，深生怖畏，闻有人言：「而此肉者，唯转轮圣王，有无漏智得道之人，乃可食之。」即便遣人，调和美食，送与尊者迦梅延。时迦

栴延，食是食已，身体便安。王于后日，遣人伺看，见迦栴延，颜色和悦，倍胜于常。时王闻已，深生奇特，益加尊重，轻贱外道诸婆罗门等。

王问迦栴延言：「尊者此夏，何处安居？今方来耶？」尊者具说以外生女卖发贸钱供养众僧，王闻是语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宫中人，极美发者然直铜钱不过数枚，今言彼女之发，直五百金钱者，彼之女人，美发非常，容仪必妙。」即问其女父母姓名，寻遣使人，往至于彼亲见女身，姿貌超绝，果如所量。王即遣使，将娉为妇，而彼女家，大索宝物城邑聚落，王复思惟：「若与彼者，女来之时还当属我。」即便与之，纳为夫人。

初迎之日，举国欣庆，咸称大吉。于其后日复放大赦，即号为尸婆具沙夫人，王甚悦敬，后生太子，字乔婆罗。时王于寝，梦见八事：一头上火然。二两蛇绞腰。三细铁网缠身。四见二赤鱼吞其双足。五有四白鹄飞来向王。六血泥中行泥没其腋。七登大白山。八鹳雀[尸@(漂-木+土)]头。于梦寤已，以为不祥愁忧惨悴，寻即往问诸婆罗门。婆罗门闻王此梦，素嫌于王，兼嫉尊者，因王此梦，言：「大王不吉，若不禳厌，祸及王身。」王闻其语信以为然，益增忧恼即问之言：「若禳厌时，当须何物？」诸婆罗门言：「所须用者，王所珍爱，我若说者，王必不能。」时王答言：「此梦甚恶，但恐大祸殃及我身，除我以外，余无所惜，请为我说所须之物。」诸婆罗门等，见其殷懃，知其心至，即语王言：「所可用者，此梦有八，要须八种可得禳灾：一杀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。二杀王所爱太子乔婆罗。三杀辅相大臣。四杀王所有乌臣。五杀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。六杀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驼。七杀王良马。八杀秃头迦栴延。却后七日，若杀此八，聚集其血，入中而行，可得消灾。」王闻其言，以己命重，即便许可。还至宫中，愁忧懊恼。夫人问王：「何故如是？」王答夫人，具陈说上不祥之梦，并道婆罗门禳梦所须。夫人闻已，而作是言：「但使王身平安无患，妾之贱身岂足道耶？」即白王言：「却后七日，我归当死，听我往彼尊者迦栴延所，六日之中，受斋听法。」王言：「不得。汝若至彼，或语其实，彼若知者，舍我飞去。」夫人殷懃，王不能免，即便听往。

夫人到彼尊者所已，礼拜问讯，遂经三日。尊者怪问：「王之夫人，未曾至此经停信宿，何故今者不同于常？」夫人具说王之恶梦，却后七日，当杀我等用禳灾患，余命未几，故来听法。因向尊者，说王所梦，尊者迦栴延言：「此梦甚吉！当有欢庆，不足为忧。头上火然者，宝主之国，当有天冠，直十万两金，来贡于王，正为斯梦。」夫人心急，七日向满，为王所害，惧其

来晚，问尊者言：「何时来到？」尊者答言：「今日晡时必当来至。两蛇绞腰者，月支国王，当献双剑价直十万两金，日入当至。细铁网缠身者，大秦国王，当献珠璎珞价直十万两金，后明晨当至。赤鱼吞足者，师子王国当献毘琉璃宝履价直十万两金，后日食时当至。四白鹄来者，跋耆国王，当献金宝车，后日日中当至。血泥中者，安息国王，当献鹿毛钦婆，价直十万两金，后日日昃当至。登太白山者，旷野国王，当献大象，后日晡时当至。鸛雀[尸@(漂-木+土)]头者，王与夫人，当有私密之事，事至后日自当知之。」果如尊者所言，期限既至，诸国所献一切皆到，王大欢喜。尸婆具沙夫人，先有天冠，重着宝主国所献天冠，王因交戏脱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，着金鬘夫人头上。时尸婆具沙夫人，瞋恚而言：「若有恶事，我先当之，今得天冠，与彼而着。」寻以酪器，掷王头上，王头尽污，王大瞋忿，拔剑欲斫夫人，夫人畏王，走入房中，即闭房户，王不得前。王寻自悟：「尊者占梦云有私密，正此是耳。」

王与夫人，寻至尊者迦梅延所，具论上来信于非法恶邪之言，几于尊者、妻子大臣、所爱之物，行大恶事。今蒙尊者演说真实，开示盲冥，得覩正道，离于恶事。即请尊者，敬奉供养，驱诸婆罗门等，远其国界。即问尊者：「有何因缘，如此诸国，各以所珍，奉献于我？」

尊者答言：「乃往过去，九十一劫，尔时有佛，名毘婆尸。彼佛出时，有一国名曰盘头，王之太子，信乐精进，至彼佛所，供养礼拜，即以所著天冠，宝剑，璎珞，大象，宝车，钦婆罗衣，用上彼佛。缘是福庆，生生尊贵，所欲珍宝，不求自至。」王闻是已，于三宝所，深生敬信，作礼还宫。

（一〇三）金猫因缘

昔恶生王，游观林苑，园中堂上，见一金猫，从东北角，入西南角。王即遣人，寻复发掘，得一铜瓮，瓮受三斛，满中金钱。渐渐深掘，复获一瓮，如是次第，得三重瓮，各受三斛。渐复傍掘，亦得铜瓮，转掘不已，满五里中，尽得铜瓮盛满金钱。时恶生王，深生奇怪，即诣尊者迦梅延所，即向尊者，具论得钱所由因缘：「我适輒欲用，将无灾患于我及国人耶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此王宿因所获福报，但用无苦。」王即问言：「不审往因，其事云何？」尊者答言：「谛听谛听！乃往过去九十一劫，毘婆尸佛，遗法之中，尔时有诸比丘，于四衢道头，施大高座，置钵在上，而作是言：『谁有世人，能于坚牢藏中，举钱财者，若入此藏，水不能漂，火不能烧，王不能

夺，贼不能劫？』时有贫人，先因卖薪，适得三钱，闻此语已，生欢喜心，即以此钱，重着钵中，诚心发愿。去舍五里，当还家时，步步欢喜，既到其门，向劝化处，至心发愿，然后入舍。」尊者言：「尔时贫人，今王是也。以因往昔三钱施缘，世世尊贵，常得如是三重钱瓮，缘五里中步步欢喜，恒于五里，有此金钱。」王闻宿缘，欢喜而去。

（一〇四）恶生王得五百钵缘

昔恶生王，住鬻禅延城。时守门者，晨朝开门，门外忽然有五百乘车，各载宝钵，盛满金粟，皆有印封题言：「此钵与恶生王。」时守门者，告白王言：「外有宝钵，题钵言与王，不审今者，为当取不？」王自思惟：「此宝忽至，或是不祥，我若取者，将不为我家国灾害？」作是念已，即往诣尊者迦梅延所，而问之言：「今晨开门，忽见宝钵，其上印题云与恶生王，未知吉凶，为可取不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是王宿福果报，但取勿疑。」王白尊者：「我于往因，修何功德而致此报？」尊者答言：「汝于昔日九十一劫，仙人山中，有一辟支佛，值雨脚踏，即破瓦钵。时辟支佛，诣瓦师家，从乞瓦钵。瓦师寻以五器，皆盛满水，欢喜施与。辟支佛得已，掷钵空中，踊身腾虚，作十八变，瓦师妻子，并买瓦者，见此神变，咸皆踊悦欢喜无量。尔时瓦师者，王身是也。尔时妇者，尸婆具沙夫人是也。尔时儿者，乔波罗太子是。尔时买瓦者，辅相富卢窥是也。买瓦妇者，辅相妇是。」

王复问言：「不审此钵，为自然出，为有从来？」

尊者答言：「而此钵者非自然有，从恒河水龙宫中来。何以知之？乃往过去，罗摩王舅婆罗门，修清净行，在恒河侧。时罗摩王，日以宝钵，送食与舅。婆罗门法，器不重用，食竟弃钵于彼恒河中。盲龙收取宝钵，盛满金粟，着己宫中。如是所弃，日日渐多，由是获得五百车钵。盲龙命终，又无儿子赏领此钵，天帝知王往昔施钵因缘，故用遗王。」王闻是语，寻取宝钵，以用作福，广修布施，供养三宝，从此因缘，后生善处。

求毘摩天望得大富缘

鬼子母失子缘

天祀主缘

祠树神缘

妇女厌欲出家缘

不孝子受苦报缘

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

不孝妇意欲害姑反杀夫缘

（一〇五）求毘摩天望得大富缘

昔有兄弟二人，家计贫困，兄常日夕，精懃礼拜求毘摩天，望得大富，而遣其弟，耕田种植。如是求请，经历多时。时毘摩天，化作其弟，至其兄边。兄瞋弟言：「何不垦殖？来此何为？」时弟答言：「兄在天寺，昼夜祈请，望得大富；弟于今日，亦欲效兄，斋戒求愿，望获大富。」兄语弟言：「卿不耕田下于种子，财[声-耳+米]丰有，何由可获？」弟答兄言：「实以种故，而收获耶？」兄不能报。于是毘摩天，还复天像，而语之言：「今我之力，正可助汝，及于今日，修行布施，然后可富。而汝往因，不修布施，故使贫穷。今虽日夜精懃求我富饶财宝，将何可获？如庵婆罗树，若于冬时，虽复奉事百千天神欲求于菓，菓不可得。汝亦如是，先不修因，而于我所，欲求大富，亦不可得；菓若熟时，不求自得。」而说偈言：

「福业如菓熟， 不以祠祀得，
人秉持戒车， 后得至天上，
定智如灯灭， 得至于无为，
一切由行得， 求天何所为？」

（一〇六）鬼子母失子缘

鬼子母者，是老鬼神王般闍迦妻，有子一万，皆有大力士之力。其最小子，字嫫伽罗，此鬼子母凶妖暴虐，杀人儿子，以自噉食。人民患之，仰告世尊。世尊尔时，即取其子嫫伽罗，盛着钵底。时鬼子母，周遍天下，七日之中，推求不得，忧愁懊恼，传闻他言，云佛世尊，有一切智。即至佛所，问儿所在。时佛答言：「汝有万子，唯失一子，何故苦恼愁忧而推觅耶？世间人民，或有一子，或五三子，而汝杀害。」鬼子母白佛言：「我今若得嫫伽罗者，终更不杀世人之子。」佛即使鬼子母见嫫伽罗在于钵下，尽其神力，不能得取，还求于佛。佛言：「汝今若能受三归五戒，尽寿不杀，当还汝

子。」鬼子母即如佛勅，受于三归及以五戒。受持已讫，即还其子。佛言：「汝好持戒，汝是迦叶佛时，羯膩王第七小女，大作功德，以不持戒故，受是鬼形。」

（一〇七）天祀主缘

昔日有一婆罗门，事摩室天，昼夜奉事。天即问言：「汝求何等？」婆罗门言：「我今求作此天祀主。」天言：「彼有群牛，汝问最在前行者。」即如天语，往问彼牛：「汝今何以为苦为乐？」牛即答言：「极为大苦，刺刺两肋，柴炭脊破，驾挽车载，重无休息。」时复问言：「汝以何缘，受是牛形？」牛答之言：「我是彼天祀主，自恣极意，用天祀物，命终作牛，受是苦恼。」闻是语已，即还天所。天即问言：「汝今欲得作天主不？」婆罗门言：「我覩此事，实不敢作。」天言：「人行善恶，自得其报。」婆罗门悔过，即修诸善。

（一〇八）祀树神缘

昔有老公，其家巨富，而此老公，思得肉食，诡作方便，指田头树，语诸子言：「今我家业，所以谐富，由此树神恩福故尔，今日汝等！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祠。」时诸子等，承父教勅，寻即杀羊祷赛此树，即于树下，立天祠舍。其父后时，寿尽命终，行业所迫，还生己家羊群之中。时值诸子欲祀树神，便取一羊，遇得其父，将欲杀之，羊便[嘌-示+土][嘌-示+土]笑而言曰：「而此树者，有何神灵？我于往时，为思肉故，妄使汝祀，皆共汝等，同食此肉。今偿殃罪，独先当之。」时有罗汉，遇到乞食，见其亡父受于羊身，即借主人道眼，令自观察，乃知是父，心怀懊恼，即坏树神，悔过修福，不复杀生。

（一〇九）妇女厌欲出家缘

昔有一妇女，端政殊妙，于外道法中出家修道。时人问言：「颜貌如是，应当在俗，何故出家？」女人答言：「如我今日，非不端政，但以小来厌恶淫欲，今故出家。我在家时，以端政故，早蒙分处，早生男儿，儿遂长大，端政无比，转觉羸损，如似病者。我即问儿病之由状，儿不肯道，为问不止，儿不获已，而语母言：『我正不道，恐命不全；正欲具道，无颜之甚。』即语母言：『我欲得母以私情欲，以不得故，是以病耳。』母即语言：『自古以来，何有此事？』复自念言：『我若不从，儿或能死，今宁违理，以存儿

命。』即便唤儿，欲从儿意。儿将上床，地即劈裂，我子实时生身陷入，我即惊怖，以手挽儿，捉得儿发。而我儿发，今日犹故在我怀中。感切是事，是故出家。」

（一一〇）不孝子受苦报缘

昔迦默国，鸠陀扇村中，有一老母，唯有一子。其子勃逆，不修仁孝，以瞋母故，举手向母，适打一下，即日出行。遇逢于贼，斩其一臂，不孝之罪，寻即现报，苦痛如是，后地狱苦，不可称计。

◎

（一一一）◎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

昔难陀王，聪明博通，事无不练，以己所知谓无讎敌，因问群臣：「颇有智慧聪辩之人，咨询疑事，能对我不？」时有一臣，家先供养一老比丘，履行清静，然不广学，即谈于王。王问之言：「夫得道者，为在家得，为出家得乎？」时老比丘，即答之曰：「二俱得道。」王复问言：「若二俱得，何用出家？」彼老比丘，即便默然，不知何对。时难陀王，转复憍慢。时诸臣等，即白王言：「那伽斯那，聪慧绝伦，今在山中。」王于尔时，欲试之故，即遣使人，赍一瓶酥，湛然盈满，王意以为我智满足，谁复有能加益于我？那伽斯那，获其酥已，即解其意，于弟子中，捡针五百，用刺酥中，酥亦不溢，寻遣归王。王既获已，即知其意，寻遣使请。那伽斯那，即赴王命。那伽斯那身体长大，将诸徒众，在中特出，王心骄豪，诡因游猎，路次相逢，见其殊长，即自摇指异道而去，竟不共语，默欲非之，一切长者，都无所知。时那伽斯那，寻以己指，而自指胸言：「而我独知。」难陀王将延入宫，即凿小屋，户极令卑下，望使斯那曲躬向伏，然此斯那知欲陷己，即自却入，不受其屈。时难陀王，即设饮食，与羸食数种食，食五三匙，便言已足。后与细美，方乃复食，王复问言：「向云已足，何故今者犹故复食？」斯那答言：「我向足羸，未足于细。」即语王言：「今者王殿上，可尽集人令满其上。」寻即唤人充塞遍满，更无容处。王在后来，将欲上殿，诸人畏故，尽皆慑伏，其中转宽，乃容多人。斯那尔时即语王言：「羸饭如民，细者如王，民见于王，谁不避路？」王复问言：「出家在家，何者得道？」斯那答言：「二俱得道。」王复问言：「若俱得道，何必出家？」斯那答言：「譬如去此三千余里，若遣少健，乘马赍粮，捉于器仗，得速达不？」王答言：「得。」斯那复言：「若遣老人，乘于瘦马，复无粮食，为

可达不？」王言：「纵令赍粮，由恐不达，况无粮也？」斯那言：「出家得道，喻如少壮，在家得道，如彼老人。」王复问言：「今我欲问身中之事，我为常无常，随我意答。」斯那返问：「如王宫中，有庵婆罗树上菓，为甜为醋？」王言：「如我宫中，都无此树，云何问我菓之甜醋？」斯那言：「我今亦尔。一切五阴，既自无我，云何问我常以无常？」时王复问：「一切地狱，刀剑解形，分散处处，其命犹存，实有此不？」斯那答言：「譬如女人，噉食饼肉瓜菜，饮食悉皆消化。至于怀妊，歌罗罗时，犹如微尘，云何转大而不消化？」王言：「此是业力。」斯那答言：「彼地狱中，亦是业力，命根得存。」王复问言：「日之在上，其体是一，何以夏时极热，冬时极寒，夏则日长，冬则日短？」斯那答言：「须弥山有上下道，日于夏时，行于上道，路远行迟，照于金山，是故长而暑热。日于冬时，行于下道，路近行速，照大海水，是故短而极寒。」

（一一二）不孝妇欲害其姑反杀其夫缘

昔有一妇，禀性很戾，不顺礼度，每所云为，常与姑反，得姑瞋责，恒怀不分。瞋心转盛，规欲杀姑，后作方计，教其夫主，自杀其母。其夫愚痴，即用妇语，便将其母，至旷野中，缚结手足，将欲加害。罪逆之甚，感彻上天，云雾四合，为下霹雳，霹杀其儿。母即还家，其妇开门，谓是夫主，问言：「杀未？」姑答：「已杀。」至于明日，方知夫死。不孝之罪，现报如是，后入地狱，受苦无量。

波罗奈王闻冢间唤缘

老比丘得四果缘

女人至诚得道果缘

（一一三）波罗奈王闻冢间唤缘

凡一切法，于可求处，若以方便，可得；若不可求，虽欲强得，都不可获。譬如压沙责油、攢冰求酥，既不可得，徒自劳苦。如昔波罗奈国，有王名梵誉，常于夜半，闻冢间唤声，唤言：「咄王咄王。」如是一夜，三闻其声。王闻异声情甚惊怕，音声不绝，经历多时。王集诸婆罗门太史相师，而与议言：「我常于夜，耳闻冢间唤我之声，我常恐惧，怖不敢应。」诸人答言：「彼冢墓间，必有妖物，作此音声，今宜遣使有胆勇者诣冢往看。」王即募

人：「若有夜能至冢间者，吾当赏赐五百金钱。」时有一人，莹独无父，家甚贫寒，有大胆力，即便应募。身着钾胄，手捉刀杖，夜至冢间闻唤王声，即便[口*戒]言：「叱！汝是谁？」答言：「我是贝耳伏藏。」语募人言：「汝健丈夫，我于夜常唤彼王，彼王若当应和于我，我欲往至其库藏中。然彼王怯，未曾应我，而我今者，将从有七，明日清晨，当至汝家。」募人问言：「明日来时，我当以何事共相承迎？」贝耳答言：「汝但洒扫舍内，除去粪秽，香华严饰，极令清静，蒲桃麪浆酥乳之糜，各盛八器，有八道人，当以杖打上座头，语言入角，如是次第，尽馱入角。」募人知己，即便还家。从王请取五百金钱，用俟供设。王问之言：「彼音声者，为是何物？」募人诡答言是鬼魅。受募之人，闻贝耳言，私怀欢喜，请剃发师，以自庄严。至明日已，供设备具，有八道人，来就其食。饮食既讫，打上座头，馱令入角，即变作金钱一盎，以次馱入，作金八盎。时剃发师，在门孔中，见其得宝，默自念言：「我解此法，试効为之。」便于后时，备具如前，请八道人，设食已讫，闭门遮户，打上座头，望同前者获珍宝聚。然此道人，头破血沥，沾污床座，馱令入角，得急失粪。次第七人，皆被打棒，宛转于地，中有一人气力盛壮，实时掣手，突出至外，扬声大叫云：「某主人，欲害我等。」时彼国王，遣人往视，即捉主人，具问事状。时剃发师，具以上事，而白于王。王寻遣人，到募人舍，看其金宝，正欲税夺，化为毒蛇，变为火聚。王即语言：「此是汝福。」世间凡愚，亦复如是，具有精进，受持八戒，获善果报，渐行八正，得无漏果。便欲效他，受持八戒，内无诚信，悻求利乐，既无善果，反获殃咎，如彼愚人，等无差别。

（一一四）老比丘得四果缘

佛法宽广，济度无涯，至心求道，无不获果，乃至戏笑，福不唐捐。如往昔时，有老比丘，年已朽迈，神情昏塞，见诸年少比丘，种种说法，闻说四果，心生羡慕，语少比丘言：「汝等聪慧，愿以四果，以用与我。」诸年少比丘，嗤而语言：「我有四果，须得好食然后相与。」时老比丘，闻其此语，欢喜发中，即解钦婆，用贸所须，寻即施設种种肴饍，请少比丘，求乞四果。诸少比丘，食其食已，更相指麾，弄老比丘语言：「大德！汝在此舍一角头坐，当与尔果。」时老比丘闻已欢喜，如语而坐。诸少比丘，即以皮毬，打其头上，而语之言：「此是须陀洹果。」老比丘闻已，系念不散，即获初果。诸少比丘，复弄之言：「向尔虽得须陀洹果，然其故有七生七死，更移一角，次当与尔斯陀含果。」时老比丘，获初果故，心转增进，即复移坐。诸少比丘，复以毬打头，而语之言：「与尔二果。」时老比丘，益加专

念，即证二果。诸少比丘，复弄之言：「汝今已得斯陀含果，犹有往来生死之难，汝更移坐，我当与尔阿那含果。」时老比丘，如言移坐，诸少比丘，复以毬打，而语之言：「我今与尔第三之果。」时老比丘，闻已欢喜，倍加至心，实时复证阿那含果。诸少比丘，复弄之言：「汝今已得不还之果，然故于色无色界，受有漏身，无常迁坏，念念是苦，汝更移坐，次当与尔阿罗汉果。」时老比丘，如语移坐，诸少比丘，复以皮毬，撩打其头，而语之言：「我今与尔彼第四果。」时老比丘，一心思惟，即证罗汉。得四果已，甚大欢喜，设诸肴饍种种香花，请少比丘，报其恩德，与少比丘共论道品无漏功德。诸少比丘，发言滞塞。时老比丘，方语之言：「我已证得罗汉果已。」诸少比丘，闻其此言，咸皆谢悔先戏弄罪。是故行人，宜应念善，乃至戏弄，犹获实报，况至心也。

（一一五）女人至诚得道果缘

若人求道，要在精诚，精诚相感，能获道果。如往昔时，有一女人，聪明智慧，深信三宝，常于僧次，请一比丘，就舍供养。时有一老比丘，次到其舍，年老根钝，素无知晓。时彼女人，斋食已讫，求老比丘为我说法，独敷一座，闭目静默。时老比丘，自知愚闇，不知说法，伺其泯眼，弃走还寺。然此女人，至心思惟有为之法，无常苦空不得自在，深心观察即获初果。既得果已，求老比丘，欲报其恩。此老比丘，审己无知，弃他走避，倍更惭耻，复弃藏避。而此女人，苦求不已，方自出现。女人于时，具论上来蒙得道果，故赍供养，用报大恩。时老比丘，以惭愧故，深自克责，即复获果。是故行者，应当至心，若至心者，所求必获。

◎杂宝藏经卷第九

杂宝藏经卷第十

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

优陀羨王缘

罗睺罗因缘

婆罗门谄伪缘

婆罗门妇欲害姑缘

乌梟报怨缘

婢共羊鬪缘

(一一六) ◎优陀羨王缘

昔优陀羨王，住卢留城，聪明解达，有大智慧。其一夫人，名曰有相，姿容奇特，兼有德行，王甚爱敬，情最宠厚。时彼国法，诸为王者，不自弹琴。尔时夫人，恃已爱宠，而白王言：「愿为弹琴，我为王舞。」王不免意，取琴而弹，夫人即举手而舞。王素善相，见夫人舞，覩其死相，寻即舍琴，惨然长叹。夫人即白王言：「如我今者，受王恩宠，敢于曲室，求王弹琴，我自起舞，用共为乐，有何不适，放琴而叹？愿王莫隐，而见告语。」时王答言：「我之长叹，非尔妇人之所可闻。」夫人白言：「我今奉王，至诚无二，若有不理，宜应告勅。」殷懃不已，王以实答：「我之于尔，岂容有异？尔向起舞，死相外现，计其余命，不过七日，由是之故，舍琴而叹。」夫人闻已，甚怀忧惧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所说，命不云远。我闻石室比丘尼说，若能信心出家一日，必得生天。由是之故，我欲出家，愿王听许，得及道次。」时王情重恩爱不息，语夫人言：「至六日头，乃当听尔出家入道，不相免意。」遂至六日，王语夫人：「尔有善心，求欲出家，若得生天，必来见我，我乃听尔得使出家。」作是誓已，夫人许可，便得出家，受八戒斋，即于其日，多饮石蜜浆，腹中绞结，至七日晨，即便命终。乘是善缘，得生天上，即生三念：一念忆本为是何身？二念本缘修何功德？三念现今定是天生。作是念已，具知本缘并与王誓，以先誓故，来诣王所。

尔时光明遍满王宫，时王问言：「今此光瑞，为是谁耶？愿见告示。」时天答言：「我是王妇有相夫人。」王闻是，语：「愿来就坐。」天答之言：「如我今者，观王臭秽，不可亲近。我以先誓，故来见王。」王闻是已，心即开悟，而作是言：「今彼天者，本是我妇，由有善心，求索入道，出家一日，寻即命终，由是功德，而得生天，神志高远，而见鄙贱。我今何故，而不出家？我曾闻说，天一爪甲，直阎浮提，况我一国，何足贪惜？」作是语已，立子王军，用嗣王位，出家学道，得阿罗汉。

尔时王军王，统临国已，信用谗佞，不恤国事，优陀羨王，愍念其子并及国人，欲来教化劝令修善。时王军王，闻父将至，踊悦无量，欲勅一切于路往

迎。时诸佞臣，畏惧被遣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今者，首戴天冠，坐师子座，师子之座，法无再坐。若迎父王，还复王位，必杀于王，王若立者，须害父王。」时王军王，心怀忧愕，疑惑转生，劝谏不已，遂作恶意，募梅陀罗，往杀其父。时梅陀罗，既受募已，到父王所，头面顶礼，而白之言：「我之昔来，亦受恩遇于父王所，实无逆心，而今被遣来杀父王，若不加害，必受诛罚。」父王答言：「我今来者，欲化尔王，岂可爱身使尔被诛？」便引项令长十余丈，语梅陀罗：「随尔斫截。」时梅陀罗，极力斫之，刀不能伤。父王愍故，而借神力，语梅陀罗：「尔今为我往语尔王：『尔今杀父，复害罗汉，作二逆罪，好加忏悔，可得轻罪。』」时梅陀罗，既受勅已，举刀复斫，斩父王首，赍向其国。时王军王，见父头已，颜色不变，知父得道，不贪王位。悔情既生，心怀懊恼，啼哭闷绝，良久乃苏，问梅陀罗父王所说。时梅陀罗，以父王勅，而白于王：「尔既杀父，复害罗汉，作是二逆，须好忏悔。」闻是语已，倍增断绝，而作是言：「今我父王，得罗汉道，有何贪国，而使我杀父？」时彼佞臣，惧王加害，而白王言：「世界之中，何有罗汉？王信空语，用自苦恼。」时王答言：「今我父头，死来多日，颜色不变，自非得道，何由有是？又我父时，大臣婆啞师，优波啞师，普皆出家，得罗汉道，种种神变，我等所见，于此涅槃，收骨造塔如今现在，云何尊无？」佞臣答言：「世幻呪术，及以药力，亦能神变。彼二臣者，非是罗汉。比更数日，示王证验。」作是语已，便于塔所，造作二孔各置一猫，于塔养食，唤言啞师出，猫出食肉，语令还去，还入于孔。如是教之，猫便调伏，而白王言：「今王欲见啞师等耶？愿往共看。」王即命驾，往至塔所。时彼佞人，便唤啞师出来，猫即出孔，语令还去，猫便入孔。王既见已，迷心遂盛，任意所作，不信罪福。

时王出军，游戏回还，于其路次，而见尊者迦梅延，端坐静处，坐禅入定。时王见之，便生恶心，手自把土，用盆尊者，语左右言：「尔等为我各各以土盆迦梅延。」于时土聚，遂没尊者。有一大臣，信心三宝，于后而至，闻见斯事，极大懊恼，即为尊者，除去其土。复语诸人：「有念我者，而除此土。」尔时尊者，坐琉璃宝窟，神仪鲜泽，无污盆色，大臣欢喜，头面礼足，白尊者言：「今王无道，作是恶逆，善恶必报，何得无患？」尊者答言：「却后七日，天当雨土满其城内，积为土山，王及人民，尽皆覆灭。」大臣闻已，心怀忧恼，即以白王；又自设计，造作地道，出向城外；七日既满，天雨香华珍宝衣服，于其城内无不欢喜，佞臣白王：「而今此瑞，皆由王德，无智之人，反生诽谤，云当雨土，而获珍宝。」如此诳惑，前后非

一，恶缘之后，闻有善瑞，皆来云集。时城四门，冥缘力故，尽下铁关，逃隐无地，天便雨土，满城山积。而彼大臣，共有心者，地道而出，向尊者所，而白之言：「感惟此城，一日覆没，雨土成山，君民并命。先有何缘，同受此害？」

尔时尊者，语大臣言：「谛听谛听！当为尔说。乃往过去若干劫，时于其国内，有长者女，住于楼上，清朝洒扫，除弃扫粪置比丘头，不知忏悔。会得好夫，尔时诸女，而问女言：『尔作何缘，得此良匹？』时女答言：『更无异事，由我扫楼，盆比丘头，由是之故，值遇好婿。』诸女闻已谓如其言，竟共聚土，用盆比丘。由是业缘，普受斯报。」作是语已，共功德天，向花氏城。自昔以来，卢留城而与彼城，迭互盛衰，此国既灭，彼城复盛，由是之故，而尊者等，向花氏城，好音声长者于其界首，供养尊者。尔时长者，素自殷富，尊者到家，财宝丰溢，殊胜于前。既至城已，尊者迦梅延，而白佛言：「好音声长者，有何因缘，有好音声，巨富无量，财宝盈溢？」

佛言：「乃往过去，有一长者，日日遣人，请五百辟支佛，就家设食。而彼使人，常将狗往。会有事缘，不得往请。狗依时节，独诣僧坊，向僧而吠。时辟支佛等，而作是言：『俗内多事，脱能过忘，向狗来吠，似唤我等。』即便相将，诣长者家。尔时长者，甚大欢喜，如法供养。尔时长者，我身是也。尔时使人，阿那律是。尔时狗者，好音长者是。由是之故，世世好声，而多财宝。」是故智者，应于福田所勉力供养。

（一一七）罗睺罗因缘

我昔曾闻，佛初出家夜，佛子罗睺罗，始入于胎。悉达菩萨，六年苦行，于菩提树下，降伏四魔，除诸阴盖，豁然大悟，成无上道，具足十力、四无所畏，成就十八不共之法，具四辩才，悉于诸度得到彼岸，解了一切诸佛之法，过诸声闻缘觉之上。于初成道夜，生罗睺罗，举宫嫖女，咸皆惭耻，生大烦恼，而作是言：「怪哉大恶耶输陀罗，不虑是非，轻有所作，不自爱慎，令我举宫都被染污。悉达菩萨，久已出家，而于今者，卒生此子，甚为耻辱。」时有释女，名曰电光，是耶输陀罗姨母之女，椎胸拍髀，瞋恚呵骂：「耶输陀罗！汝于尊长所亲，何以自损？悉达太子，出家学道，已经六年，生此小儿，甚为非时，从谁而得？尔无惭愧，辱我种族，不数种族，不护恶名。悉达菩萨，有大功德，名称远闻，汝今云何，不护惜彼，而方耻辱？」

净饭王当于尔时，在楼阁上，见此大地六种震动奇异相现，白净王见是相已，谓菩萨死，忧箭入心，生大苦恼，而作是言：「我子戒香，充塞四远，相好庄严，如莲花鬘，今为死日之所干枯，戒深固根，惭愧枝叶，名誉之香，大悲厚荫。我子如树，为死象所蹋；大如金山，众宝庄严，我子金山王，相好庄严身，为无常金刚杵之所碎坏；犹如大海，满中众宝，如摩竭鱼扰乱海水，我子大海，亦复如是，为死摩竭鱼之所烦恼；犹如满月，众星围绕，我子如是无量功德，相好庄严，今为无常罗睺罗所吞。我种从大丈夫、丈夫卢越真净，如是等王，相续至此，今日将不断绝我种耶？特望我子为转轮圣王，或成佛道，而于今者，宁可死耶？设失我子，忧愁憔悴，命必不全，冀其出家法服持钵，敷演甘露，如此种种诸事，必不得见。」以忆子故，种种愁思思惟。是时闻子宫中举声大哭，王倍惊怖，谓太子死，问前走使女言：「是何哭声？将非我子死耶？」女白王言：「太子不死，耶输陀罗今产一子，举宫惭愧，是以哭耳。」王闻是语，倍增烦恼，发声大哭，扬声大唤，唱言：「怪哉！极为丑辱。我子出家，以经六年，云何今日，而方生子？」时彼国法，击鼓一下，一切军集，九万九千诸释悉会，即唤耶输陀罗。

时耶输陀罗，着白净衣，抱儿在怀，都不惊怕，面小有垢，于亲党中，抱儿而立。时执杖释，作色瞋忿，骂耶输陀罗：「叱！尔凡鄙可愧之甚！辱我种族，有何面目，我等前立？」有释名毘纽天，是耶输陀罗舅，语耶输陀罗：「凡鄙婴愚，无过于尔。舅于种族，宜好实语，竟为何处而得此子？」耶输陀罗，都无惭耻，正直而言：「从彼出家释种名曰悉达，我从彼边，而得此子。」悦头檀王，闻是语已，瞋恚而言：「不护所生，便作异语，若实若虚，诸释所知。我子悉达，本在家时，闻有五欲，耳尚不听，况当有欲而生于子？如斯之言，深为鄙媠。从谁得子？毁辱我等，实是谄曲，非正直法。我子悉达，昔在家时，及众珍宝肴饍，都无染着，况今苦行，日食麻米，以此谤毁。」净饭王极大瞋恚，问诸释言：「今当云何苦毒杀害？」复有释言：「如我意者，当作火坑，掷置火中，使其母子，都无遗余。」诸人皆言：「此事最良。」即掘火坑，以佉陀罗木，积于坑中，以火焚之，即将耶输陀罗至火坑边。

时耶输陀罗，见火坑已，方大惊怖，譬如野鹿，独在围中四向顾望，无可恃怙。耶输陀罗便自呵责：「既自无罪受斯祸患。」遍观诸释，无救己者，抱儿长叹，念菩萨言：「汝有慈悲，怜愍一切，天龙鬼神，咸敬于汝。今我母子，薄于佑助，无过受苦，云何菩萨不见留意？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

厄？诸天善神，无忆我者。菩萨昔日，处众释中，犹如满月在于众星，而于今者，更不一见。」实时向佛方所，一心敬礼，复拜诸释，合掌向火，而说实语：「我此儿者，实不从他而有斯子，若实不虚，犹六年在我胎中者，火当消灭终不烧害我之母子。」作是语已，即入火中，而此火坑，变为水池，自见己身，处莲花上，都无恐怖，颜色和悦，合掌向诸释言：「若我虚妄，应即焦死，以今此儿实菩萨子，以我实语，得免火患。」复有释言：「视其形相，不惊不畏，以此推之，必知是实。」复有释言：「而此火坑，变为清池，以是验之，知其无过。」时诸释等，将耶输陀罗还归宫中，倍加恭敬赞叹，为索乳母，供事其子，犹如生时，等无有异。

祖白净王，爱重深厚，不见罗睺罗，终不能食；若忆菩萨，抱罗睺罗，用解愁念。略而言之，满六年已，白净王渴仰于佛，遣往请佛。佛怜愍故，还归本国。来到释宫，佛变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如佛身，光相无异。耶输陀罗，语罗睺罗：「谁是汝父？往到其边。」时罗睺罗，礼佛已讫，正在如来左足边立，如来即以无量劫中所修功德相轮之手，摩罗睺罗顶，时诸释等，咸作是念：「佛今犹有爱私之心。」佛知诸释心之所念，即说偈言：

「我于生眷属， 及以所生子，
 无有偏爱心， 但以手摩顶，
 我尽诸结使， 爱憎永除尽，
 汝等勿怀疑， 于子生犹预。
 此亦当出家， 重为我法子，
 略言其功德， 出家学真道，
 当成阿罗汉。」

（一一八）老婆罗门问谄伪缘

一切狡猾谄伪诈惑，外状似直，内怀奸欺，是故智者，应察真伪。如往昔时，有婆罗门，其年既老，娉娶少妇，妇嫌夫老，傍淫不已。欲心既着，诳夫设会，请诸少壮婆罗门等，夫疑有奸，不肯延致。时彼少妇，设种种计，用惑其夫。老婆罗门前妇之子，坠于火中，尔时少妇，眼看使堕，而不捉取。婆罗门言：「儿今坠火，何故不捉？」妇即答言：「我自少来，唯近己夫，不曾捉他其余男子，云何卒欲令我捉此男子小儿？」老婆罗门闻是语已，谓如其言信明妇故，便于其家，而设大会，集婆罗门。尔时少妇，便共交通。老婆罗门闻是事已，心怀忿恨，即取宝物，盛裹衣被，弃妇而去。

离舍既远，于其路中，见一婆罗门，便共为伴，于其日暮，一处共宿，至明清旦，复共前行。离主人舍，渐渐欲远，彼婆罗门，语老婆罗门言：「于昨宿处，有一草叶着我衣裳，我自少以来，无侵世物，叶着衣来我甚为愧，欲还草叶，归彼主人，尔并停住待我往还。」老婆罗门闻是语已，深信其言，倍生爱敬，许当住待。彼婆罗门，诈捉草叶欲还主人，未远之间，入一沟壑，偃腹而卧，良久乃还，云以草叶还主人竟。老婆罗门信以为然，倍增爱重。老婆罗门时因便利，洗大小便，即以宝物，而用寄之，此人寻后，赍其珍宝，便弃走去。

老婆罗门见偷己物，叹惋彼人，又自感伤，忧愁懊恼，惆怅进路。小复前行，憩一树下，见一鹳雀，口中衔草，语诸鸟言：「我等应当共相怜愍，集会一处，而共住止。」尔时诸鸟，皆信其言，而来聚集。时此鹳雀，伺众鸟等一切行后，就他巢窠，啄卵饮汁，杀他子食，诸鸟将至，更复衔草。众鸟既还，见有此事，咸皆瞋责，而此鹳雀，拒言我不。时诸鸟辈，知其谄欺，悉舍而去。于此树下，更经少时，见一外道出家之人，身服纳衣，安行徐步，去去众生，老婆罗门而问之言：「何以并行口唱去去？」外道答言：

「我出家人，怜愍一切，畏伤虫蚁，是故尔耳。」时婆罗门，见其出家口吐此言，深生笃信，实时寻逐，往至其家。于其暮宿，语婆罗门：「我须闲静以自修心，尔止别屋于彼而卧。」时婆罗门，憙闻行道，心怀庆悦。至夜后分，但闻作乐歌舞之声，便出看之，乃见出家外道住室，有一地孔，中出妇女，与共交通，若女人舞，外道弹琴，若外道舞，女人弹琴。见此事已，而自念言：「天下万物，不问人兽，无一可信者。」说偈言曰：

「不捉他男子， 以草还主人，
 鹳雀诈衔草， 外道畏伤虫，
 如是谄伪语， 都无可信者。」

尔时国内，有一长者，居家巨富，多诸珍宝，于其一夜，多失财物。时王闻已，问长者言：「有谁来去，致令亡失？」长者白王：「初无奸杂而与往返，唯一婆罗门，长共出入，清身洁己，不犯世物，草叶着衣，犹还其主，自此已外，更无异人。」王闻是已，摄婆罗门而诘问之。尔时长者，往白王言：「彼人净行，世之无比，如何一旦，而被拘执？宁失财物，愿王放舍。」时王答言：「我昔曾闻，有如是比外诈清净内怀奸恶，尔勿忧恼，听我核实。」作是语已，即便捡究，辞穷理屈，依实伏首。是故智者，处世如镜，善别真伪，为世导师。

（一一九）婆罗门妇欲害姑缘

昔有婆罗门，其妇少壮，姿容艳美，欲情深重，志存淫荡，以有姑在，不得遂意，密作奸谋，欲伤害姑。诈为孝养，以惑夫意，朝夕恪懃，供给无乏，其夫欢喜，谓其妇言：「尔今供给，得为孝妇，我母投老，得尔之力。」妇答夫言：「今我世供，资养无几，若得天供，是为愿足，颇有妙法，可生天不？」夫答妇言：「婆罗门法，投岩赴火，五热炙身，行如是事，便得生天。」妇答夫言：「若有是法，姑可生天，受自然供，何必孜孜，受世供养？」作是语已，夫信其言，便于野田，作大火坑，多积薪柴，极令然炽，乃于坑上，而设大会，扶将老母，招集亲党，婆罗门众，尽诣会所，鼓乐弦歌，尽欢竟日。宾客既散，独共母住，夫妇将母诣火坑所，推母投坑，不顾而走。时火坑中，有一小墮，母堕墮上，竟不坠火。母寻出坑，日已逼闇，按来时迹，欲还向家。路经丛林，所在阴黑，畏惧虎狼罗刹鬼等，攀上卑树，以避所畏。会值贼人多偷财宝，群党相随，在树下息。老母畏惧，怖不敢动，不能自制，于树上歛。贼闻歛声，谓是恶鬼，舍弃财物，各皆散走。既至天明，老母泰然，无所畏惧，便即下树，选取财宝，香瓔珠玑金钏耳珰真奇杂物，满负向家。夫妇见母，愕然惊惧，谓是起尸鬼，不敢来近。母即语言：「我死生天，多获财宝。」而语妇言：「香瓔珠玑金钏耳珰，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来与汝。由吾老弱，不能多负，语汝使来，恣意当与。」妇闻姑语，欣然欢喜，求如姑法投身火坑，而白夫言：「老姑今者，缘投火坑，得此财宝，由其力弱，不能多负，若我去者，必定多得。」夫如其言，为作火坑，投身焦烂，于即永没。尔时诸天，而说偈言：

「夫人于尊所， 不应生恶意，
 如妇欲害姑， 反自焚灭身。」

（一二〇）乌梟报怨缘

昔有乌梟，共相怨憎。乌待昼日，知梟无见，踏杀群梟，噉食其肉。梟便于夜，知乌眼闇，复啄群乌，开穿其肠，亦复噉食。畏昼畏夜，无有竟已。时群乌中，有一智乌，语众乌言：「已为怨憎，不可救解，终相诛灭，势不两全，宜作方便殄灭诸梟，然后我等可得欢乐，若其不尔，终为所败。」众乌答言：「如汝所说，当作何方，得灭讎贼？」智乌答言：「尔等众乌，但共啄我，拔我毛羽，啄破我头，我当设计，要令殄灭。」即如其言。憔悴形容，向梟穴外，而自悲鸣。梟闻声已便出语言：「今尔何故，破伤头脑，毛

羽毁落，来至我所，悲声极苦，欲何所说？」鸟语梟言：「众鸟讎我，不得生活，故来相投，以避怨恶。」时梟怜愍，欲存养畜，众梟皆言：「此是怨家，不可亲近，何缘养畜，以长怨敌？」时梟答言：「今以困苦，来见投造，一身孤单，竟何能为？」遂便畜养，给与残肉。日月转久，毛羽平复，乌诈欢喜，微作方计，衔干树枝并诸草木，着梟穴中，似如报恩。梟语乌言：「何用是为？」乌即答言：「孔穴之中，纯是冷石，用此草木，以御风寒。」梟以为尔，默然不答。而乌于是，即求守孔穴，诈给使令，用报恩养。时会暴雪，寒气猛盛，众梟率尔来集孔中，乌得其便，寻生欢喜，衔牧牛火，用烧梟孔，众梟一时，于是殄灭。尔时诸天，说偈言曰：

「诸有宿嫌处， 不应生体信，
如乌诈托善， 焚灭众梟身。」

（一二一）婢共羊鬪缘

昔有一婢，禀性廉谨，常为主人，典熬麦豆。时主人家，有一羯羝，伺空逐便噉食麦豆。斗量折损，为主所瞋，信己不取，皆由羊噉。缘是之故，婢常因嫌，每以杖捶，用打羯羝；羝亦含怒，来抵触婢，如此相犯，前后非一。婢因一日空手取火，羊见无杖，直来触婢，婢缘急故，用所取火，着羊脊上。羊得火热，所在触突，焚烧村人，延及山野。于时山中五百猕猴，火来炽盛，不及避走，即皆一时被火烧死。诸天见已，而说偈言：

「瞋恚鬪诤间， 不应于中止，
羝羊共婢鬪， 村人猕猴死。」

杂宝藏经卷第十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4 册 No. 0203 杂宝藏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2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范振业大德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